感言集

天堂沒有豆腐渣

一天是我的子女，永遠都是我的子女。

吳志森◉著

空間，帶來更多的陌生，還是更緊密的關係？是離開太久了，你要着力的拚命把你們的關係拉回來？還是因為有空間的區隔，你跟他，可以保持適當的距離，讓他有足夠的時間成長，成為獨立的個體，成為一個真正的「別人」？要放手，才可以得着，說起來，似乎很簡單，做起來，真的不容易。

次文化堂

作者簡介

吳志森 傳媒人，在各類傳媒工作超過二十年，身心俱疲，未能休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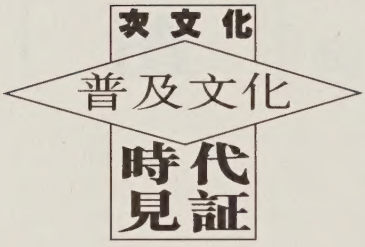
每天在電台發聲，現任香港電台《自由風》主持，聲嘶力竭仍未放棄。在報紙塗鴉，評論散見於《明報》、《蘋果》，不時引來過份反應，共鳴稱道有之，喊打喊殺有之，卻甘之如飴。

香港大上大落，前途時喜時悲，無力面對，有時惟有嘻笑怒罵，以求心理平衡。

雖然事實愈描愈黑，但仍簡單幼稚相信真理愈辯愈明。文章全屬個人意見，擇善固執，一矢中的，抗拒假客觀偽持平扮理性裝中立的兜兜轉轉。歡迎新知舊雨，月旦評彈，批判撻伐。

個人網誌：

http://samngx.blogspot.com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85692218

次文化堂
普及文化叢書 187

天堂沒有豆腐渣

作者／吳志森

感言集❷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普及文化系列⑱⑦

感言集❷天堂沒有豆腐渣

作　　者：吳志森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原秋白
執行編輯：李子翹
封面插圖：吳　穎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 612-618 號
　　好望角大廈 10 樓 1009 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09 年 1 月初版
書　　號：SCB 487
I S B N：978-962-992-201-6
定　　價：HK$70

©二〇〇九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自序

——生活•夢想•天堂

生活

寫《明報》的「三言堂」已踏入第三年了。

我無法知道讀者是否喜歡這個專欄，也不知道這個小小的豆腐方塊，有多少的「收視率」。但據知，編輯每年都做調查，了解讀者的口味和習慣，決定專欄作者的去留。寫了超過兩年，專欄仍可留低，看的人相信不會太少，也有一定的慣性收視吧！

不時收到讀者的回應，反應最多的一次，竟然是《老爸的傳話器》，電郵問訊，回郵信件，真的如雪片飛來。查詢的，有弱聽患者，也有孝順仔女，他們都被這毛病困擾多時，知道有這個設備，喜出望外，如獲至寶。寫專欄也是服務行業，我樂意一一回覆。

滔滔偉論，遠不及在生活中，一件令老爸窩心的瑣事。

夢想

成書之際，奧巴馬當選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圓了馬丁●路德●金五十年前的夢。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這位黑人民權領袖，帶領幾十萬群眾遊行，爭取種族平等。遊行結束前，發表了膾炙人口的演說《我有一個夢》：「我夢想有一天，在佐治亞洲的紅色山崗上，昔日奴隸的兒子，和昔日奴隸主的兒子，能夠同席而坐……我夢想有一天，我的四個孩子，在一個不以他們的膚色，而是以品格來判斷他們的國度裏生活。今天，我有一個夢……」

五十年前，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樸素而卑微：黑白兄弟，同席而坐，同乘公車，同校念書……他做夢也沒有想過，黑人會有一天能當上總統。如果馬丁能活到今天，相信他一定會跟在芝加哥聆聽奧巴馬勝利演說的群眾一樣，也跟爭取過總統提名但屢戰屢敗的黑人領袖傑西●傑克遜一樣，喜極而泣。

「奧巴馬」成為了中國網民最熱門的關鍵詞，網上討論美國總統選舉的帖子，源源不絕。中國網民不能議論自己國家如何「選出」領導人，看看人家的總統選舉，也相當過癮。

「只要有夢想，凡事可成真。」在任何國度，都可能發生的嗎？

天堂

天堂真的沒有豆腐渣？沒去過，不知道，無法告訴你。但人們常說：「天堂般生活」、「天堂般美好」，我想，天堂是應該沒有豆腐渣的。

天堂也應該沒有毒奶粉，沒有假唱，沒有黑磚窯，沒有隱瞞的煤礦大災難。天堂裏，桃紅柳綠，但相信找不到蘇丹紅和孔雀石綠，玉液佳餚，都可以放心享用，因為沒有人會將三聚氰胺混到食物中。

如果有，上帝會主持公道，祂不會阻止受害人的家屬進行訴訟，天兵天將，只會將壞人繩之以法，而不會日夜監視逝去孩子的父親和母親。上帝的法庭，會作出公正的審判，為遲來的公義，定個說法，令早夭的亡魂，得以安息。

這些卑微的夢想，難道只能在天堂找到？

＊　＊　＊

書的封面，是小女兒的作品，希望她童真的眼眸，看到滿是世界美好。

目錄

自序——生活•夢想•天堂 3
義和團情結 5
百犬吠聲 7
仲有機會畀你講嘢 9
寒蟬效應 11
彭志銘有難 13
所向披靡無遠弗屆 15
《洪門》 17
《親愛的安德烈》 19
所有爸爸媽媽都是「中央政府」 21
兩代 23
泥漿摔角 25
明天你會去投票嗎？ 27
平等時間 29
紙老虎 31
騎虎難下 33
讀書會 35
敲門 37
醜字點寫？ 39
種票 41
橫切面性教育 43
驚嚇性教育 45
性教育基準試 47
持平 49
中立 51
人大代表 53
包裝老餅人大 55
1,000天 57
一士諤諤　凌遲處死 59
邵家臻 61
我的同事Ada 63
雨後開花的故事

65 《頭條新聞》
67 股海浮沉真人騷
69 「學生股神」的因果
71 上繳
73 豆槍
75 集體偽善
77 《羨慕陳冠希》
79 阿 Sir 的自省
81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83 好樣的！陳冠希
85 十六歲之後才上牀？
87 「白卷英雄」張鐵生
89 派糖
91 退稅捐獻
93 到時代廣場野餐
95 黑箱
97 無孩夫妻
99 生兒育女
101 台灣觀選嘉年華
103 司機論政
105 台灣競選廣告
107 畫無立錐之地
109 奢談創意
111 紫禁城傳聖火
113 聖火護衛三合一
115 競投火炬手
117 如何把抵制法貨運動進行到底
119 雙刃刀
121 自我審查
123 回應
125 「家樂福」
127 早就是你們的天下

129 退出加拿大國籍運動
131 返祖現象
133 歧視政策殺錯良民
135 遲來的公義
137 普通常識
139 他們在刪帖了
143 抓緊媽媽的手
147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150 「假如我的孩子還活着……」
152 「你是中國人嗎？」（一）
154 「你是中國人嗎？」（二）
156 「你是中國人嗎？」（三）
158 「你是中國人嗎？」（四）
160 記者當官
162 官媒一家
164 學者當官
164 官學一家
168 十四歲
170 孩子變成飼料雞
172 年少輕狂？
174 打不過你就同謀吧
176 大班開台
178 奧馬第一男主角
180 曾特首做實Q
182 平安奧運
184 幼稚園奧運觀賽規則
186 現場奧馬？不看也罷
188 書展•潮語
190 天天都是書展
192 《頭條》的疑惑
194 《頭條》變成Color Bar
196 台灣簽證

198 奧馬瞌眼瞓
200 老謀子，你錯了
202 偽術
204 這真的是你唱的嗎？
206 老爸的傳話器
208 折騰乘客
210 第一次颱風襲港？
212 Hotel One
214 綠園道
216 對付立會惡男
218 中產支持社民連
220 配票
222 三聚氰胺的前世今生
224 集體貪婪
226 對民族的未來下毒
228 迷你債券
230 「睇住你嚟食」
232 《中國傳媒風雲錄》
234 《黑夜中尋找星星》
236 共犯
238 主謀
240 阿婆的紙皮
242 「敬老」還是「養老」？
244 「女教師」
246 「女*教*師」
248 只能做不能看
250 如此大學校長
252 黑白是非
254 黑人總統
256 失禮街坊

天堂沒有豆腐渣

義和團情結

民主黨李柱銘在美國媒體撰文，呼籲牛仔總統布殊，不應只以體育粉絲的身分到中國參觀奧運，更應關注中國民主人權問題，惹來愛國社團圍剿，大批判鋪天蓋地，指罵吳三桂衝口而出，引入外國勢力干預中國內政成為指定的例牌菜。

稍留意中國社會發展狀況的朋友都應知道，早在兩個多月前（零七年八月），即奧運倒數一周年期間，上百內地知識分子發表公開信，呼籲關注中國的人權和自由問題。這封題為《「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同樣的人權——我們對北京奧運的呼籲和建議》的信函在網上聯署，反應火爆熱烈。

聯署信呼籲的對象，除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外，還有奧委會委員、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世界各國關注人權的民主政府首腦、國際非政府人權組織，以及國際關注人權民主的體育界、商界、學術界、藝術界等各界人士。

聯署信的內容，廣泛具體到位的程度，比李柱銘的文章，深刻何止百倍，其中包括

求釋放異見人士；讓流亡者回國；保證外國和中國媒體享有真正的採訪自由；賠償因奧運工程住所遭拆遷的居民；釋放被捕的上訪人士；保障奧運工程付出辛勞工人的合法權益；停止關閉民工子弟學校；反腐敗，嚴格監督奧運工程；讓民間團體非政府組織參與監督各項工作……

可惜這封內容全面的呼籲信，除了少數本地媒體稍有報道外，其他的都視而不見，當成甚麼都沒有發生過。我寫過幾篇回應，看見一些博客引述，只能泛起一絲漣漪。

細讀呼籲信的內容，相比之下，李柱銘的文章就像兒童讀物，根本搔不着癢處。李柱銘呼籲的對象只是牛仔總統，內地知識分子的對象是聯合國和「世界各國關注人權的民主政府首腦」。如果寫一篇文章，就上綱上線指控別人「引入外國勢力」，李柱銘引入的只是花旗國，內地知識分子引入的就是八國聯軍了。

李柱銘的文章，在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惹起軒然大波，但內地知識分子的公開信，當局除了零星約談外，聯署者至今仍安然無事，官方媒體和網上憤青也沒展開鋪天蓋地的大批判。

難道內地比香港更包容？難道一觸就痛的義和團情結，香港比內地更病入膏肓？

二〇〇七年十月二十九日

百犬吠聲

我懷疑，在批評李柱銘是漢奸走狗賣國賊之前，香港有多少人仔細看過他刊登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文章的英文全文？較為認真的，充其量只看到不同報章的中文翻譯版本。其餘湊熱鬧的，絕大部分都只看過本地華文傳媒的片言隻語，但翻譯的水平參差，誤譯者有之，故意誤導者有之，這場無風起浪的軒然大波，就如此這般地產生出來。

例如direct engagement這個詞，有華文報章譯成「直接介入」，有個別政客咬着不放，「直接介入」？這還了得，不是重演八國聯軍入京嗎？義和團的腎上素失控爆發，文革式的大批判遍地開花。

我看過三份本地華文報章翻譯的全文，direct engagement有三種不同譯法，中英文造詣俱佳的詹德隆替《信報》翻譯的版本是「直接參與商討」，《明報》的譯法是「直接接觸對話」，《蘋果日報》譯成「直接參與推動」。三個譯法，各有千秋，但很明顯，「直接介入」的譯法，如果不是故意扭曲，就是不夠水平把原意譯出來。

八九天安門屠殺，震驚全球，中國受到西方制裁，後來陣腳稍穩，「中國威脅論」又乘時而興。其間，國際社會討論應如何面對中國，鷹派主張應用嚴厲手段，像冷戰時期一樣繼續向中國圍堵施壓(containment)，鴿派主張應用對話溝通的方式(engagement)，令中國改善人權和民主。因此，engagement是相對應於containment的政策，前者是交往溝通，直接對話，後者是疾言厲色，睜眉怒目。

用中國官方的外交用語，即「用對話代替對抗」。

有分歧，唔出奇，唔掂傾到掂，僅此而已。

李柱銘的文章寫得非常清楚，他不同意西方國家因蘇丹和緬甸問題而杯葛北京奧運，而主張要顧及奧運對中國的正面影響，連這樣溫和的主張都動輒得咎，給人扣上漢奸走狗賣國賊的帽子，我同意李柱銘的說法，簡直就是莫名其妙了。

一哄而起，百犬吠聲，這是港人的慣常表現。我尊敬的同文讀書人馬傑偉先生，既了解香港又熟悉內地，應該知道李柱銘的主張，只是內地一些自由知識分子呼籲沒有太大分別。但他似乎還未搞清楚情況，很快就附和那種港式犬儒的廉價評論，本地知識分子絕大部分都把臉別過去當成甚麼都沒有發生，香港的知識界，有點令人失望。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仲有機會畀你講嘢

有機會問鼎下屆特首的頭號大熱唐英年司長，升職後首度上京，與一眾涉港事務的京官進行direct engagement。請勿誤會，唐司長不是要「直接介入」中南海內政，沒想過要向中央「施壓」，用中國人聽得明的說法，唐司長此行，是要跟京官打關係，好為日後的工作鋪平道路。

香港記者，對唐司長國家大劇院之旅沒多大興趣，熱門話題，集中在李柱銘受文革式圍剿批判，香港的言論自由是否受打擊？是否在倒退？唐司長的應對愈來愈進步，氣定神閒，不慍不火解釋：「如果有退步，相信李柱銘講好多嘢都出唔到街，你哋傳媒應該親身體驗到，言論自由在回歸十年間不斷有進步。」

唐司長不愧為特首人才，他沒有如他的長官般心浮氣躁，喜怒也沒有太形於色，三段兩句，就把提問的記者打發得貼貼服服。他們雖然心有疑團，但好像也心服口服：係喎，李柱銘仲講到嘢，邊有打擊佢言論自由啫！

於是他們找個地方寫稿，歡天喜地完成任務。唐司長的名言佳句傳到香港，一些評論也齊聲附和，儘管外面文革式大批判殺氣騰騰，漢奸走狗賣國賊震天價響，只要李柱銘能繼續發聲，香港的言論自由仍然絲毫無損。評論寫完，打個呵欠，安心回家睡個好覺。

表面看來，唐司長說話的邏輯沒甚麼可以挑剔的地方，但仔細推想，卻經不起事實的考驗。想像一下，一個文弱書生被幾十壯漢團團圍着，喊打喊殺，要他向大佬公開道歉。書生長得瘦弱，但腰板硬朗，崢崢風骨，誓不低頭。書生拚命解釋只是直言，沒有得罪之意，根本沒錯，堅拒道歉。壯漢齊聲呼喝，解釋即是掩飾，雷霆震懾，聲音掩過了書生的力竭聲嘶，外面的人，只看見書生喃喃自語，說些甚麼似乎沒有人再關心了。

一位在旁看熱鬧，看似飽學之士出來解畫：呢位書生雖然受到壯漢圍攻，但仲有機會畀佢講嘢，證明並冇剝奪佢嘅言論自由，亦表示呢種圍攻愈來愈文明進步，係有目共睹嘅。言畢，群眾掌聲雷動，大讚這位飽學之士英明分析。

群眾當中，本來有幾位想挺身而出，為書生說句公道話，但怯於壯漢的氣勢和群眾的掌聲，內心焦急卻不敢聲張，最後把頭別過去，甚麼也沒有說。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四日

寒蟬效應

工作日早上，天色陰涼，幾位不用上班的長者，步履蹣跚拄着拐杖，在某公屋升降機大堂的告示板前停下駐足。

告示板貼滿報紙的頭條，鮮紅標題，特大圖片，充滿煽情暴力。告示板上，寫着斗大嚇人的標語：「強烈要求民主黨李漢奸下台」。阿伯看了一陣，口中念念有詞，罵將起來：呢個漢奸走狗，人人得而誅之……阿伯揮起拐杖，顫顫巍巍，走到屋邨小公園，跟幾位老友暢論天下，商量如何一盡國民責任，聲討賣國漢奸的滔天罪行。

批鬥文宣，不少都由愛國社團統一印發，在公屋隨處可見，不是貼在告示板上，就是印成單張，由掛着彩帶的區議會候選人助選團在街上散發。愛國社團領袖辯解，批評已算溫和，絕非文革翻版。若連這種鋪天蓋地的語言暴力也算溫和，甚麼才算激烈呢？只剩下戴高帽遊街，跪玻璃批鬥，整幅文革圖像就在香港重現了。

唐英年司長說這與言論自由無關，還振振有詞：如果言論自由真的倒退了，李柱銘

的回應還可以出街嗎？難道被人亂棍打死，斷了氣，無聲無息，才能證明言論自由受到威脅嗎？毫無懼怕，暢所欲言，需要有一個充分自由的環境，免於恐懼，免於屈辱，才敢說出自己的真心話。

二零零八年北京奧運，還有不少可議的地方。退一萬步來說，即使有中國人向西方首腦呼籲杯葛奧運抵制北京，那又如何呢？是否不能提出呢？可以理性討論嗎？是否倡議者就是漢奸走狗，非萬箭穿心不可呢？

漢奸走狗賣國賊的指摘，毒害了整個言論自由的氣氛。只要看看以敢言無懼一針見血見稱的梁文道兄，在他《李柱銘是個漢奸嗎？》的筆陣鴻文中，欲言又止，連一個普世價值公民權利的ABC問題，在文明發達的國家根本連討論都浪費時間，但梁兄卻要舉出曼德拉是否「南奸」、昂山素姬是否「緬奸」，旁徵博引，兜兜轉轉，講了半天，才能勉強對他的目標讀者講清楚說明白，可見「漢奸」指控的殺傷威力，是何等驚人。

唐司長，這就是寒蟬效應了。連敢言者都變得溫和，想講話的人因勢頭不對放棄出聲，只剩下一些不識好歹的人還在負隅頑抗，這樣，離萬馬齊瘖，就只有一步之遙了。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七日

彭志銘有難

次文化堂話事人彭志銘，專出怪書，今年(零七年)七月書展，出了一本香港粗口書，一炮而紅，一版再版，至今依然旺場。有些書局，煞有介事把這本書逐一用膠袋包好來賣，是提防有人打書釘一口氣看完，連燈油火蠟都蝕埋？還是怕教壞細路，實行主動審查，自我打成二級，以免潔癖團體投訴，淫審處來找麻煩？我沒有深究，不得而知。從此小事，可窺見香港文化生意之難做。

粗口書找來本地民俗研究專家吳昊教授寫序，從教授的序言，得知彭志銘兄計劃一鼓作氣，再下一城，正在籌措出版一部本地「黑語」專著。彭兄涉獵範疇之廣，毅力決心之強，在下深深佩服。但今天風頭火勢，在此誠懇力勸彭兄，千萬不可輕舉妄動，以免惹來官非之災。

一件與本地幫會名稱相近的諧音T恤，也惹來O記動用超乎比例的警力，上門檢走「罪證」，拘捕包括設計師店員東主等十八人，陣仗已經夠大了，還召來傳媒到場採訪，

廣為宣傳，留下歷史紀錄。如果搜到西瓜刀海洛英名冊數簿等罪證，破獲一個組織嚴密的犯罪集團，或許可以真正揚名立威。但可惜的是，拿回去的，只有八十多件T恤，五百多張名信片，今回是立威還是失威，真是見仁見智了。

不要以為O記今次亂來，原來是有根有據的。《社團條例》第二十條：任何人士被發現管有屬於或關於三合會社的任何簿冊、帳目、字據、成員名單、印章、旗幟或徽章，則屬犯罪……我曾向法律界人士請教，這項條文範圍非常廣泛，只要專家認為語句標誌令人聯想到與三合會有關，都極有可能入罪。帶隊警司指導傳媒如何報道這新聞：見到「拾肆K」要打格仔，以免無辜入罪。警司替傳媒想得非常周到，行家應該再三致謝。看見諧音T恤，聯想到與三合會有關，都可以拉人封舖。想想看，彭志銘堂主他日出版「黑語」，為求傳真傳神，一定不會這麼冇吉士用諧音吧，彭堂主一向追求正字正確，明人不做暗示，黑人黑語通通落齊。諧音都可以言入罪，正音黑語還不是鐵證如山？O記大隊人馬殺到，證據確鑿，字據徽章，手到拿來。彭兄，請懸崖勒馬，否則今回可能要洗定屁股。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日

所向披靡無遠弗屆

我說次文化堂話事人彭志銘有難，不是鬧着玩的。如果《社團條例》管制的範圍是這麼廣泛，中招機會是這麼容易，連諧音T恤都要如臨大敵拉人封舖，那麼，如果要認真研究香港的地道「黑語」，更要將其研究成果出版發行，出事的機會，豈不幾乎是百分之百？用彭堂主常掛在口邊的話說，「一定拉硬」了嗎？

要做學術研究，要深入探索黑語的來由，要言之有物，就非要引經據典，非要大量原始資料不可。管有這些三合會的原始資料，根據所向披靡的《社團條例》，幾乎肯定會成為確鑿的罪證。

《社團條例》第二十條說，只要被發現管有「屬於」或「關於」三合會的等等物品，即屬犯罪，作為研究用的原始資料，不就是全在法例管制的範圍內嗎？

退一步來說，即使彭堂主擁有的黑語材料，不是三合會的原始資料，而是二手三手甚至是四手的東西，不是「屬於」三合會的，但內容一定會「關於」三合會，這個不會

錯吧，對不起，無論是「屬於」還是「關於」，根據無遠弗屆的《社團條例》，一樣可能觸犯法律。

再退一步來說，即使O記沉得住氣，不在彭堂主全心全意投入黑語研究時動手，是在他成書以後，把書印出來了，在出版社貨倉裏如山堆積，書的內容，能沒有字據、徽章嗎？沒有這些東西，能算是一本權威的香港黑語書嗎？好了，一本本印好新鮮出爐的黑語，給O記蒐證，不是易如反掌嗎？

又再退一步，即使O記一直按兵不動，並不表示這本犯禁的黑語書可以逃過大難。有人敢甘冒犯法的危險發行嗎？有人會背着坐牢罰款的可能，擺在自己的書店裏出售嗎？就算O記不敢冒着給人指摘禁制出版言論自由的天下之大不韙，上門查禁，但這本書，在如此肅殺的氣氛下，早已嚇得沒有人敢發行沒有人敢出售，即使不正式查禁，跟禁書有分別嗎？

說了半天，只想說明一個問題，《社團條例》應用範圍之廣，威力之大，如果執法人員不懂拿捏分寸，如果我們的社會不能包容，如果輿論趨向愈來愈保守，連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的ABC都不懂得珍惜，不但會扼殺創意，連學術研究出版自由，都會受到嚴厲摧殘。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洪門》

維園書節，在一個簡體書攤位，發現三冊與中國幫會有關的專書。其中一本《洪門》，內容豐富，值得收藏。

在書攤匆匆翻閱，感到陣陣不安，抬頭一看，突然發現兩名警察在附近執勤，內心掙扎，應否一盡公民責任舉報罪案：此書內容或觸犯《社團條例》，要書商停售，立時取締，甚至考慮檢控出版者販賣者和擁有者？

這套「中國舊社會幫會叢書」，團結出版社出版，《洪門》的作者趙宏是一位中年女士，著作甚豐，與軍方頗有關係。這書除了介紹洪門的歷史和演變外，更嚇人的，內裏有不少在香港法律下，被視為犯忌題材，引起爭議和關注。

如在〈神秘的內幕〉一章裏，談到「『切口』禁忌，一盤定真偽」，洪門黑話黑語，差不多全部落齊，黑幫專用和社會黑話，分得清清楚楚。最要命的是，連香港幫會的黑語都有涉獵，這些內容有無犯法？請O記留意。

還有鮮為人知的所謂「隱字」，將幾個犯忌的中文字改寫連結成一個字，以傳遞秘

密信息。本書還用了不少篇幅，詳述當年幫會常用的「茶碗布陣」，如何掩人耳目，發布暗號。

還有各式拜碼頭的規矩、對答內容、敬茶敬酒時要唱要念的黑詩，詳盡豐富。還有各種各樣的「手勢」、憑證式樣……一應俱全，好一本洪門研究權威，內容既神秘又細緻，勝過坊間任何一本專書。

我的疑問是，根據《社團條例》，出版販賣或擁有這本書，算不算「管有」「屬於」或「關於」三合會物品？會不會犯法？毫無忌諱介紹幫會暗號黑話的書籍可以相安無事照賣不誤，為何一件三合會諧音T恤就會掀起風波，又拉又鎖？警務處長可否出來向公眾解釋。

這件事令我想起二十三條立法，當年「管有煽動刊物罪」引起極大爭論。何謂煽動已很難界定，連「管有」也犯法，圖書館管理員固然人人自危，法律管到我的書架上來，當然忍無可忍。讀書人群起而攻，政府終於讓步，「管有罪」得到撤銷。

但「管有」仍屬「犯法」，不但是國家安全，連幫會材料原來也算犯忌。警方如不出來講清楚說明白，這本《洪門》該買不該買，書架上的幫會書要不要馬上焚毀，請責任自負。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六日

《親愛的安德烈》

龍應台教授：

讀你跟兒子的通信集《親愛的安德烈》，我跟大部分香港父母一樣，好生羨慕。羨慕的，不單是你們談論的內容，討論的態度。我羨慕的，是一位年過半百的母親，竟然可以跟她十九歲的兒子，毫無阻隔地溝通，而且是用書信往來的形式，一寫就是三年。

如果我們以五年一代甚至三年一代來算，你跟安德烈，可能已經有五到六代的代溝了。令我驚奇的是，你們竟然會有共同的話題，共同的興趣，而又可以把這些稀有的東西發掘出來，縱使思路可能南轅北轍，卻可以談個欲罷不能，談個不亦樂乎。

通信是怎樣開始的，在不少專訪中你已經談過了，我想知道的是，在事情開始之前，再之前，你們之間，是怎樣的一路走來，才得到今天這樣透明清澈的關係，暢順無阻的對談。關鍵，究竟在哪裏？

香港的爸爸媽媽，跟他們的兒子女兒，住在同一個房子裏，朝夕相對。青春期的荷爾蒙分泌到一個程度，突然在某一天，門，不知怎的，就這樣嚴嚴的關上

了。雖不至於形同陌路，但總是話不投機。連他們生活一般的狀況都無法了解，遑論令你「受寵若驚」的感情困惑，不要奢望了，做夢也不會告訴你。

我當然知道，一個作家媽媽，是用特殊材料造的，她有敏銳的觸覺，有令頑石點頭的能力，這些我們都沒有。

但我也知道，因你的工作和角色，要到處游走，時而在台北，時而在香港，時而在歐洲，時而在大陸，跟不少現代父母一樣，都忙。但你的忙卻不一樣，有段時間，你在台北當官，兒子在萬里之外度過青春期，兒子雖不時飛到台北跟你會面，但總是聚少離多。

空間，帶來更多的陌生，還是更緊密的關係？是離開太久了，你要着力的拚命把你們的關係拉回來？還是因為有空間的區隔，你跟兒子，可以保持適當的距離，讓兒子有足夠的時間成長，成為獨立的個體，成為一個真正的「別人」？要放手，才可以得着，說起來，似乎很簡單，做起來，用你的說法，真他媽的不容易。

兩代之間的關係，怎可能希望得到一個快速簡單的答案呢？

羨慕你們結的果，但這樹是如何栽種的呢？請你告訴我。

你的讀者吳志森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所有爸爸媽媽都是「中央政府」

凌晨天快亮了，兒子才回到家，睡了只一會，家裏電話突然響起來，實在累得要命，不想去接，但電話那邊還是不甘心，拚命似的響了九下，才肯停下來。

難得有片刻的清靜，好好再睡。但不到幾秒，牀邊的手機又響起。沒有來電顯示，但知道是誰打來的，索性把手機按停。但那邊仍是鍥而不捨，手機又鬼哭神號似的叫起來。三通十萬火急的電話，幾千里以外的媽媽一定有甚麼要緊的事，於是強作精神。

「喂。」「你為甚麼老是不聽我的電話？……功課做好了沒有？弟弟怎麼樣，有沒有好好照顧他……？」我的媽呀！你為甚麼總是沒完沒了？

龍應台的兒子安德烈，在他們的新書《親愛的安德烈》讀書會上，說了這個故事，引來哄堂大笑，也道出那種千里相隔兩代牽掛，但一頭熱一頭冷的跨代現實。

龍應台在台北當文化局長，兒子在德國成長。當官的一千天裏，打了一千通電話。媽媽也只能用這種形式的關心，來彌補對離開兒子的歉疚，也只有這樣，才可以為政治

槍林彈雨中所受的衝擊療創止痛。但如果青春期的兒子會欣然接受這種形式的關愛，只有順從而從不表示厭煩不懂得反抗的話，這個兒子的性格，一定是有甚麼缺憾，依賴得無法自拔，永遠不可能自我獨立起來。

龍應台是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主張獨立人格批判思考人道關懷，但在對兒子的關愛上，我在讀書會上打了這麼的一個比喻，太「中央政府」了。一千天一千通電話，說的都是些雞毛蒜皮無關痛癢的小事，也太可怕了吧！

龍應台也說了這樣的一個故事。她已是著名作家，有次回到台北，與一位男性教授在外面談公事，深夜才回到台北的家，家裏燈光幽暗，年邁的父親坐在客廳裏等她，一見到女兒回來，不由分說，火氣極猛的怒吼：都幾點了？三更半夜，還跟一個男人在外面！龍應台不能自控的回擊：你是不是瘋了？我已經四十五歲了，還是一個大學教授！

龍應台對兒子的關愛，或許與父親對她的有所不同，但深層的本質卻沒甚麼分別：一天是我的子女，無論多大了，永遠都是我的子女。

其實，在中國人的社會裏，所有爸爸媽媽都是「中央政府」。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兩代

「媽媽每天打電話關心你，有甚麼不好？」在《親愛的安德烈》讀書會上，有位媽媽聽眾為龍應台抱不平。「我要成為一個獨立的個體。」「關心你，為甚麼令你不可以成為獨立個體？我的兒子跟你一樣大，他在英國留學，也是每天通一次電話，我們的關係很密切。」這個香港媽媽繼續追問。

「那我媽媽肯定非常喜歡你了。」安德烈語帶諷刺回應說。這場兩代的精彩對話，在龍應台與安德烈開了頭之後，可能已觸發不少家庭的跨代激辯。怎樣的關心不算侵入個人範圍？兩代期望的落差又應如何面對？放手與執着之間要怎樣拿捏和取捨？如何承受子女遠走高飛的離巢創傷？上一代父母，為口奔馳，出盡力氣僅夠溫飽，只能對子女有模糊的期望。我們這一代父母，受過高等教育，性格愈強、愈有成就的時候，期望愈高愈具體，對子女的壓力就愈大。

朋友說了一個這樣的故事，叫人引以為鑑。

一位名醫父親望子成龍，繼承父業，但兒子卻希望當個藝術家。父親的期望成為兒子的陰影，壓抑、憂鬱、焦慮纏擾着兒子的青春期，無法擺脫。日常興趣，學校選科，不時發生激烈衝突，兒子敵不過父親的強大壓力，只好低着頭順着父親的心意。

兒子天資聰穎，高考成績甚佳，順利地考進醫學院。兒子默默接受，早已放棄跟父親無休止的爭拗。父親以為兒子想通了，一切安排都為着他的美好將來。兒子沒有辜負老父的期望，以非常優異的成績畢業，亦順利完成那艱苦的實習課程。就在完成實習，可以正式成為醫生的那一天，兒子從醫院的頂層跳下來，結束了自己的年輕生命。有人說，這是兒子對他強橫的父親一次無可挽回的，也是最可怕的終極報復。朋友沒有說這個故事在哪裏發生，細節或許與真實有所出入，我也沒有追問，也沒有考究，一個如此令人黯然的故事，聽過也希望盡快忘掉。

讀《親愛的安德烈》，看到那位香港媽媽跟廿一歲的兒子每日一通電話還以為天下子女都是天經地義毫無異議的態度，不知怎的，突然會想起這個故事來。

如何處理兩代之間的關係，是一門高深的學問，不要以為一切都理所當然，搞不好，會終身遺憾。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泥漿摔角

星期天晚上七點，匆匆吃過晚飯，趕回家看港島立法會競選擂台電視直播。舉行的地點，是中環遮打花園，單是選址，這個充滿政治象徵意義的地方，已看出八大電子傳媒主事人的心思與噱頭。可惜的是，整個安排，由流程到效果，都出奇的差勁，只看到一場大混戰。讓選民通過論壇對候選人多了解認識，一點都達不到。

主辦者只容許候選人各帶二十四個支持者入場，不設任何公眾座位，用意是為了維持場內必要的秩序，提防論壇直播時失控。本來無可厚非，但因為遮打花園根本就是公眾地方，防得了場內，防不了場外。一個候選人在發言，另一個候選人的支持者透過大聲公在場外叫囂，極盡干擾，候選人思路被打斷，結結巴巴，聽眾也不能集中精神，只聽見對手支持者的喊叫，沒法聽清楚候選人在說甚麼，情況比《城市論壇》還不堪，地點已是一大敗筆。

輪到候選人互相質詢環節，遊戲規則是，提問與回應，可以插嘴，可以打斷，你來

我往，自由搏擊，唇槍舌劍，相信這也是設計者的原意。但結果卻像兩個人站在街頭吵架，你一言我一語，只見嘴巴在動，面容扭曲，兩把聲音由始至終疊在一起，完全聽不到他們在說些甚麼，聽得頭也痛了，直至時間到了信號響起，主持人開腔制止，令人厭煩的噪音才戲劇性地戛然而止。

「疊聲」是廣播的大忌，電視還可以看到畫面，可以知道誰人在說話，但效果已是無法接受。若是電台轉播，收音機的聽眾肯定如墮五里霧中，絕對分不清誰跟誰在吵架。

等到記者行家提問環節，本來以為一針見血，精彩可期，但卻只是隔靴搔癢，候選人一如既往地兜兜轉轉，達不到預期效果。在電視機前呆坐了兩個小時，事後回想他們究竟說了些甚麼，只想到「泥漿摔角」這四個字，其他的，一點都記不起來。

當然有人會說，候選人多達八個，又要遵從「平等時間原則」，每個環節各候選人只有幾分鐘時間，可變的空間有限。但比較起來，港大學生會舉辦的論壇，設計和內容都比較平實，耐看得多。電子傳媒，由選址到流程，都有噱頭的考慮，最後卻帶來反效果，是始料不及，還是物極必反？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明天你會去投票嗎？

我不是港島區的居民，沒有投票權，沒機會參與今次補選。但說句老實話，你們可以投票，我是妒忌多於羨慕。聞說，住在香港島的，多是中產專業人士，山頂半山，更是非富則貴。我說的當然不止這些，中產專業，都有學問有視野有理念有識見，是香港繁榮進步的支柱，你們的投票行為投票取態，對全香港都起着重要的示範作用。

經濟好轉，水漲船高，股票基金也屢有斬獲，九七年買的千呎豪宅，雖然未見家鄉，但早已止血，反正是買來住的，值多少錢不在乎的了。每天都有三四通經紀電話來出價，知道愈來愈值錢就是了。

四年前(零三年)的七一，滿腔激情，義憤填膺，生平第一次上街，盡情喊叫口號，出了一身臭汗，舒服多了。後來，董建華真的下台了，換了個醒目圓滑的香港仔，口味似乎對頭了，做起事來又沒有那麼甩漏，經濟活力又回來了，反正是大市場小政府，要埋首搵食，眾人的事，算了吧，留給曾先生應付好了。

區議會選舉，盡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從來不去投票，今次也不例外。

聞說那個當選的區議員幾年前已經開始部署，海鮮蛇齋宴、聯歡大抽獎，逗得區內的老人家開心極了。業主會的委員那天晚上又打電話又拍門叫我們投他，多一票唔多，懶得去投，敷衍他走了。說來奇怪，上次選舉，不見他們如此貼身催票，以前又規定不准擾民洗樓，為何業主會今回轉莊，甚麼都變了？只有他們可以洗樓，怪不得對家輸得這麼慘了。

對對對，明天有個立法會補選，候選人有八個，信箱塞滿他們的宣傳品，朝八晚九，有時間看嗎？明天會不會投票？還未決定，約了人打波，一星期難得有一日休閒，然後要看還有甚麼餘興，能不能趕回來。典型的香港人，投票當然不會放在第一位。

參加七一遊行，算不算民主派？看你怎樣定義了。受過高等教育，算是讀書人，對民主當然有渴求，但現在甚麼都阿爺說了算，還能怎樣？

你說葉劉勝出會更上一層樓選特首，不會吧？只要阿爺話事，甚麼不會發生？四年前就是她激發港人齊心上街，如果勝出了，會代表甚麼意思呢？早點起牀，先投票，才打波吧。

四年前的汗，能白流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一日

平等時間

立法會補選，塵埃落定，勝敗關鍵，由榕樹頭到象牙塔，盡是事後孔明，多得令人消化不良。

本文想說的不是結果，而是過程。

特首選戰，雖云小圈子，但氣氛和感染力比這次一人一票的普選強烈得多，究其原因，是特首選舉兩陣對壘，焦點都只集中在兩個人身上。兩次論壇，電視直播，誰面黑誰有風度誰說故事動聽，街頭巷尾，議論紛紛。絕大多數人雖無權投票，但卻營造出一種熱鬧的選舉氣氛。

立法會補選，本來以為只有兩太對壘，突然冒出另外六個候選人，令遊戲規則驟變，兩太的觀點無法突出，辯論焦點變得模糊，選舉氣氛自然無法提得起來。有評論指選舉變成一場鬧劇，只花五萬押金，一百選民提名，就符合資格，於是博出位搞宣傳的人，因為門檻太低，輕易得逞。

這說法不無道理，但門檻高低，似乎沒有客觀標準，例如：英國國會選舉，只須十

個該區選民提名，交五百英鎊就可成為候選人；美國情況較為複雜，各州有不同法律，對不同政黨和獨立候選人也有不同要求，但總的來說，門檻並非高不可攀。

我認為問題不在門檻高低，而在於官方對選舉報道和評論的限制。例如(零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明報》時代、世紀版，報屁股出現一則藍底反白的編者按語：「以上專欄純屬作者個人意見，與本報立場無關。」然後列出一大串港島區候選人的名字。這類免責條款，當然是因應選舉活動指引的規定而來，效果如何，只能是聊勝於無。

但這些官方規定，不少相當荒謬，甚至侵害言論自由。但我們的傳媒卻一聲不吭，照單全收。

就以「平等時間原則」為例，美國總統選舉有時多達十個八個候選人，他們也有平等時間的規定，但為何電視辯論，總只有最熱門的兩三位候選人同台較量？是因為規則比較彈性，傳媒非常自主，對不合理的規定提出抗爭，使選舉電視辯論焦點集中，內容精彩，讓選民通過辯論對候選人的主張有更多了解。

香港傳媒可以更彈性處理所謂「平等時間原則」。選舉論壇為熱門候選人專搞一場，讓他們把問題講清楚說明白，其他給予同等時間另闢場合辯論，兩全其美，各得其所。這個辦法，傳媒可以認真考慮。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四日

紙老虎

陝西省林業廳聲稱發現虎蹤，頭腦靈活一切向錢看的同胞，認為這是一條財路。一個叫鎮平縣的地方，縣領導認為可以「借虎勢，促經濟」，懸賞獎金，拍到華南虎照片者，重重有賞。

讀者可能不明白，華南虎與經濟有何直接關係？華南虎是為瀕危受保護動物，虎骨木瓜酒雖然賣得個好錢，但因法規所限，已被其他原材料替代。究竟老虎還有甚麼財路？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時聞華南虎蹤，但幾乎沒有人見過野生華南虎的真面目，更沒有照片的真憑實證。在媒體上見到的華南虎，都是人工飼養，因近親繁殖，早已日漸退化。發現野生華南虎當然是件大事，整個山林可申請列為自然保護區，馬上獲中央撥款。有了華南虎這個生招牌，觀虎團自然應運而生，旅遊帶來財富，令不少窮鄉僻壤的幹部垂涎三尺。

果然，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陝西村民周正龍本是獵人，後轉職擔任陝西華南虎調查

隊嚮導，經常上山尋虎。

獵人跟蹤老虎已超過一個月。（零七年）十月三日凌晨，他帶了相機，摸黑上山，發現老虎的新鮮腳印，小心翼翼，鍥而不捨追蹤了幾個鐘頭，直到下午，終於在一個山坡的岩洞裏，發現一團黃乎乎的物體，定神一看，確是老虎。

周正龍拍了兩張虎照，然後愈走愈近，手開始發抖，幾乎連相機也拿不住了。周強作鎮定，把絕跡多年野生華南虎的真面目記錄下來。周正龍在記者會上繪影繪聲，拍攝時距離老虎只有二十米，他說：「要不是老虎剛吃了一頭野豬，就把我吃了。」十月中旬，新華網陝西頻道的記者歡欣鼓舞地報道：「經有關專家反覆考證後，陝西省林業廳像展示寶貝一樣將這組照片對外公布。在此間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目擊拍攝者、專家、研究人員臉上無不洋溢着激動的笑容。這組照片的珍貴，在於它不僅有力地證明野生華南虎在中國境內沒有滅絕，更說明當地極有可能存在一個野生華南虎的繁殖小種群……」

照片公開後，整個互聯網像炸開了鍋，有人直指照片造假，但陝西當局卻以人頭擔保力挺。打虎網友窮追不捨，萬般努力，終發現照片上的華南虎，原來只是隻年畫上的紙老虎。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七日

騎虎難下

陝西獵人周正龍公布聲稱冒死拍來的華南虎照片後，專家已經質疑照片的真偽。但官方袒護，堅稱真實，一場全民打虎運動馬上在互聯網上迅速展開。

其中「色影無忌」攝影專家網站，開設網上論壇，對華南虎照片的每個細節拆解研究，結果單從攝影技術，已發現不少疑點，例如：老虎扁平無立體感，色溫有誤，眼睛沒有反光，樹葉與老虎頭部的比例不符等。最不合常理的是，七十多張照片無論遠攝近拍，清晰朦朧，拍了廿多分鐘，老虎的姿勢都是半臥抬頭，沒有改變。

對於打虎派懷疑照片造假，陝西當局反應強烈，有官員稱敢用腦袋擔保照片真確，一名屬打虎派的植物學院士又用自己的腦袋來確證老虎照造假，並上書中央要求徹查。為了一幀虎照的真偽，沒完沒了，專家的腦袋，拋來飛去，好不熱鬧。

照片真假，口講無憑，要拿出證據。打虎派動員「人肉搜尋器」，終於發現一幅五六年前的年畫，當中華南虎的毛色、形態和姿勢，都與照片極相似，經數學和電腦專家

逐格鑑定，幾乎肯定拍到的所謂野生華南虎，與年畫上的根本就是同一隻老虎。

但陝西當局依然口硬，並質疑年畫照是網民造假，誣陷別人。周正龍還開設了一個口述博客，發表《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農民》，為自己申辯。網民回應《做一隻堂堂正正的中國華南虎》，反唇相稽。

中國著名網站「網易」委託神探李昌鈺、中國司法鑑定機構等六方專家會審，研究後一致認為照片偽造，但陝西當局仍死口不認。令人更疑惑的是，面對確鑿的證據，國家林業局的回應是如此曖昧：「這次照片中老虎是真是假，是不是活體，都難以評估該地區野生華南虎的狀況。」口徑與陝西省長袁純清驚人相似：「考察華虎的蹤跡，比照片的真偽更重要。」最近，內地媒體揭發這場華南虎鬧劇，周正龍只是負責出面，照片不是他拍的，背後還有一個集團，當中的利益關連，可能更廣更深。

昔日，反動派是紙老虎，今天，紙老虎變了搖錢樹。司法公義未來臨之前，網上公義，也足以令到騎在紙老虎背上的人，難以下來。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日

讀書會

早前，龍應台和安德烈舉行了第二場讀書會。第一場在港大圖書館，幾百人已經擠滿了圖書館的一角，水泄不通。

今次在百年老校拔萃男書院，我是大鄉里出城，第一回探訪這間傳統名校，泳池、球場、田徑賽道，單是校園設施，已教人羨慕不已。校園的鳥語書聲，賽場上的吶喊，樹蔭下的獨奏，名校所以成為名校，絕非偶然。

讀書會的禮堂，千多個位置坐得滿滿，還要加座。不知是否英式傳統，禮堂的舞台特別高，在上面走動，需要小心翼翼，坐在下面的觀眾，尤其前排的，長時間把頭抬起，累得脖子也痛了。

讀書會主持又是馬家輝，家輝兄早已是熟手技工，把讀書會主持得生動活潑，有時嚴肅尖銳，有時調皮搗蛋，莊諧並重，讀書會能維持活躍氣氛，家輝兄的功力，功不可沒。

讀書會最基本是讓讀者與作者互動交流，但這並不只是虛的宣傳，只要看會後排隊

買書簽名長長的人龍，就知道對促銷也很有幫助。但聞說主持都是義務性質，不只花了時間，真的是車錢都蝕埋。香港文化界拍膊頭捱義氣式的無償勞動，已成為絕不優良的傳統。《親愛的安德烈》在台灣出版個多月，已賣了近十萬多冊，香港推出一個月，賣了一萬，相信熱潮還會繼續下去。讀書會對銷量有實質幫助，出版社賺了錢，給專業主持適當的專業報酬，天公地道。

龍應台的文章引起轟動，例如寫給胡錦濤的《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又或給陳水扁的《今天這一課：品格》，都成為知識界討論的焦點，絕不稀奇。一向只講家國大事的龍應台，寫了一本「軟性」的兩代對談，仍是一紙風行，讀書會也是千人空巷。廿多年前的《野火集》，不到一個月再版了廿多次。龍教授說，《親愛的安德烈》的銷量，可能會打破《野火集》的紀錄。

做母親的龍教授，根本就有軟性的一面。左腦在寫《野火集》，問中國人為甚麼不生氣的同時，右腦同時在寫《孩子，你慢慢來》，由安德烈出生兩個月，寫到孩子八歲才出版。沒有《孩子，你慢慢來》，就沒有《親愛的安德烈》。讀者可能好奇的是，由八歲到十八歲這十年，安德烈如何成長，龍教授可有時間補記？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敲門

二十一歲的兒子還在大學念書，家比較近，沒住宿舍，跟你住在同一屋子裏。都是成年人，各有各的世界。他常常把房門關上，埋首上網、功課，或是MSN。同一屋簷下，你有你的生活，而他繼續他的忙碌。

你要進入他的世界，先要開啟他的房門。他雖然早已長大成人，但他仍是你的兒子，你進入他的房間前，會禮貌地先敲敲門嗎？在《親愛的安德烈》讀書會，母子展開了一段有趣而深層的對話。

「你沒有敲門！」「我有，安德烈，我每次都有敲。」「但你是一手敲，一手馬上開門。」主持人笑着插口：「像我開小女兒的房門一樣，左手敲，右手開。」「安德烈，你知道嘛，你上學後，我替你收拾亂糟糟的房間，你的電腦都開着，但我從來沒有看你的電郵。」「這有甚麼好自豪？就像你逛超市，貨品都擺在那裏，但你沒偷，『我從來都沒有偷超市的東西！』這值得拿出來跟別人講嗎？」兒子的揶揄回擊，媽媽只能苦笑，

氣得說不出一句話來。

兒子抽煙，龍媽媽深惡痛絕，但兒子成年了，你能把成年朋友的煙從他的口中抽出來嗎？得只能限制抽煙範圍，到室外，到露台去。記者採訪，兒子說得累了，「你們讓他先去抽根煙吧。」兒子抽煙的現實，媽媽只能接受。

用同樣的邏輯，你會拆開別人的信，偷看朋友的電郵嗎？你當然不會。兒子沒關電腦，電郵都放在眼前，你忍得住沒有偷看，跟沒偷看朋友的信朋友的電郵有分別嗎？值得拿出來自豪地跟你的讀者分享嗎？

不為甚麼，只是因為你是我的兒子。龍應台辯說，如果我真的是中央政府，我這個中央政府還是不錯的，至少有足夠的空間讓兒子成長。是否不錯，是相對和互動的，我心裏嘀咕，連龍教授都這樣自我感覺良好，難怪所有中央政府都欣賞自己的無微不至。

三種人會買《親愛的安德烈》這本書，一種是自我安慰的父母：「我們還算幸運，沒有安德烈這樣的兒子。」一種是子女，買給父母讀：「你看，我們算是挺好的了，你們還怨甚麼？」我想我是第三種，一口氣讀完，對安德烈反叛有理的獨立宣言，表示欣賞之餘，還得用來警惕自己：學懂放手，真他媽的一點都不容易。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醜字點寫？

區選硝煙剛過，政黨版圖變動影響還在爭論不休，長官一口氣足額委任一百零二名區議員，一個都沒有少。

本來，這沒有甚麼好議論的，因為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回歸前的殖民時代，委任區議員是絕種動物，歷史灰塵，早已給人掃走。但回歸後，倒着開的歷史快車重新啟動，早成過街老鼠的委任制又捲土重來，殭屍復活，死人再生，懨悶的香港政治，就是如此這般的，重複又重複着。但最令人難以忍受的是，一百零二個委任區議員，當中有十五人，近一成半，連續三屆都被長官青睞，政治免費奶水，一吃就十二年。

在同一個區議會內，一人一票選出來的民選區議員，每天都盡心盡力為街坊排難解困，糞渠淤塞、天花剝落、蚊蟲騷擾，他們都不敢怠慢，幾乎隨傳隨到。街坊們給人寵慣了，服務水平要求愈來愈高，一年四次，海鮮蛇齋，大廟還神，短途旅行，早已是最低消費，缺一不可。

選舉臨近，為求街坊記得起自己曾為他們服務，落雨叫收衫，打風叫關窗，站在街頭，風雨不改，噓寒問暖，無微不至，逐座嗌咪，登門洗樓，力竭聲嘶，選情告急，才僅可博得街坊們那神聖而難得的選票，滿頭大汗驚險連任。

但這幫委任區議員，卻大剌剌的坐在那裏，甚麼也不用做，只需由長官一人一票，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委任，不費吹灰之力，與民選區議員取得同樣的薪水，同樣的銜頭，同樣的權力，不只管地區，還分分鐘可以兼享選舉行政長官的投票權。

這幫政治免費奶水派接受媒體訪問，力說自己的水平與服務與民選區議員如何如何有過之而無不及，不參與選舉，只因為服務社會的方式不同，沒甚麼高低之分。再三被委任，是因為市民支持長官肯定，沒有絲毫不妥云云。明明佔了便宜還要賣乖，面不紅心不跳矢口否認，真的不知羞恥為何物，不禁要問一句，知唔知個醜字點寫？

退一萬步來說，即使被委任的區議會諸公諸婆能力德行真的有甚麼過人之處，有必要一做三屆足十二年嗎？不是說要培養政治人才嗎？為何不讓年輕人上位，非得要這幫熟口熟面的人佔着那茅坑不可。

再退一步想，始作俑者，是制度，要寫醜字的，是開歷史倒車的長官。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種票

種票，意思是說在選舉前，用各種方法安排自己友成為有投票權的選民，確保穩操勝券。種票策略，在一人一票選舉中，效果未必顯著，但在小圈子選舉就特別有效。例如某些行會商會之類的小社團選舉，在一年半載前，靜悄悄陸續安排至親好友心腹馬仔入會，在選舉大會中投自己一票，然後順利當選。種票通常是暗地裏見不得光的勾當，光天化日進行，少之又少。

今天有權投票選舉行政長官的只有八百人，來自四個界別：政界、商界、專業和基層，還沒有區議員的份兒。二零零五年的政改方案，就提出把民選的和委任的區議員，全數變成選舉委員會成員，把選委會增加至超過一千二百人，做成擴大選民基礎的效果。

當年，社會爭論的焦點，除了路線圖和時間表仍然欠奉、普選前景依然不明外，引起最大不滿的，就是長官親手委任區議員，再投票選舉長官，就是一種明目張膽的種票行為。

試想想，超過一百個區議員由特首委任，權力直接來自長官，然後再由他們投票選舉特首，知遇之恩投桃報李，已經不是避嫌不避嫌的問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毫不掩飾赤裸裸的政治買賣，而這種本應只能在暗角裏進行的交易，卻毫無忌諱地在眾目睽睽下進行。一千二百個選舉委員中就有接近百分之十是親自提攜委任的自己友，再加上種種西瓜靠大邊看風駛舵的親建制力量，手握大權尋求連任的長官，手上的政治資源一揮，四方來朝山呼萬歲，即使不用進行任何選舉工程，也必勝無疑。

二零零五年的方案被否決，得意之作胎死腹中，聞說直至今天，長官仍是憤憤不平。有消息說，二零一二年的兩個選舉如何進行，長官屬意把零五方案拿出來「翻叮」，用官方語言，就是「以二零零五方案為基礎，設計二零一二兩個選舉辦法」，若真的如此，那委任區議員又將大派用場了。

無可否認，委任區議員不少是社會精英，都是能幹之士，不是壞人。卿本佳人，但卻逆社會潮流接受委任，而且一做三屆，對不起，我無法不以「壞人」視之。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橫切面性教育

廿一世紀聖誕節，叫人提防失身，明顯out了幾十年，不如搵專家講解如何防止失陷，意外懷上BB，又或真的有了，一份教他們如何一步一步處理的手冊，以免驚惶失措，闖下彌天大禍，來得更為實際。

十四歲少女涉嫌把初生嬰兒從窗口掟落街，轟動全城，又發現可能是一宗因姦成孕的案中疑案，更成為了人們討論的焦點。除了不斷有人慨嘆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有人又憑直覺反應，把焦點放到學校的性教育來。

記者訪問，敦厚老實的校長一臉哀傷，誠懇地回應：「我們學校一直有推行性教育……」彷彿只在「有推行」和「無推行」的分別，如果有，責任完成，一切就萬事大吉。

何謂性教育？怎麼樣的性教育？性教育的內容是甚麼？傳媒不去深究，教育當局和學校也輕易過關。結果，年輕學生性經驗愈來愈豐富，性伴侶數量愈來愈多，但性知識卻愈來愈貧乏。不僅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學校的性教育，更是出了大大的問題。

香港「非正規教育研究中心」的梁偉怡先生，把香港學校的性教育，形容為「橫切面教育」，既形象又貼題，簡直一針見血。幾十年前我讀的教科書，到今天中小學常識或科學人體生理的內容，無論是男性陽具，抑或女性生殖系統，都千篇一律的用上橫切面解剖圖，不敢以真面目示人。

男性器官必定有睾丸到輸精管到前列腺到輸尿管到陽具的橫切面，女性生殖系統，必然由卵巢到輸卵管到子宮到陰道，對不起，也全都是橫切面。

真不明白，難道教育當局的課程設計官，教科書的編輯，以及校長老師們，以為個個學生都會變成外科醫生、解剖科學家，或專門研究生殖系統結構的專家，要以性器官橫切面作為他們的知識啟蒙？

一幅幅解剖學的橫切面，陪伴我們成長，幾乎成了我們性教育的全部。

但即使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有些學校，就連橫切面也忍受不了，一間有宗教背景的中學，竟然把「綜合科學」中一課本非常簡單地講解避孕和墮胎的那幾頁，全數撕掉，才敢派給學生，理由是「怕後生仔睇咗會衝動」。避而不談，背後當然有更深層的宗教原因。

今天年輕人有性行為無性知識，鴕鳥式橫切面性教育，是禍源的根本。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驚嚇性教育

手上有本中學一年級「綜合科學」教科書，被有宗教背景的學校撕去的那幾頁，講到避孕和墮胎，語焉不詳，寥寥幾句，匆匆帶過。避孕的部分，把男女避孕套、子宮帽和避孕丸的圖片展示出來，用兩行字講述了各種方法的所謂原理，但如何使用，卻隻字不提，當然沒有清楚示範。即使保守的校長忍受得住，那幾頁沒被撕走，如果老師在課堂上也含含糊糊，懵懂純情一知半解的學生，肯定不知如何操作，還以為只是用來套在手指上。

講述墮胎的部分，只有八行字，全是墮胎的負面後果，包括生理的和心理的，會導致死亡、感染、不孕、罪咎感。雖然沒有蔡寶琼學生時代所看過的血淋淋的墮胎影片，但其所做成驚嚇效果和心理陰影，卻不遑多讓。蔡寶琼說她的年代所接受的是驚嚇性教育，形容得非常貼切。到今天，驚嚇性教育在骨子裏其實沒有多大轉變。

幾十年來香港性教育的核心思想，一言以蔽之：避。早階段是家裏不說，學校不教，

年輕人對性疑問性好奇，只能從「南宮夫人信箱」和《姊妹》粉紅色的那幾頁偷偷摸摸的看，模模糊糊地了解。

好了，到不能不面對了，學校開始有性教育了，但只流於生理層面，用橫切面圖片，卵子精蟲如何結合、胎兒成長嬰兒誕生，都稍有涉及，但對於性愛、慾望、衝動等年輕人常碰到的情況，都一以貫之，避得就避。一些學校，雖然未極端至把避孕墮胎的教科書部分撕掉，但老師都通常不教，又或只講幾句，就算完事。

究竟誰之過？「家長應否教導子女使用避孕套？」，最近一次論壇各執一詞，最能反映今天問題的困局。支持者認為：家長應教導年少子女使用避孕套，使他們掌握性知識，又可了解他們的心理觀念，萬一需要，更能確保他們有安全性行為，保護自己，免受更深的傷害。有宗教背景的家長組織，就用一貫老掉牙的論點堅決反對：教子女使用避孕套，等同默許性交，甚至鼓勵濫交。總之，性，不能講，不能提，只能避。但無論家長態度如何，年輕人睬你都傻。

我們的中小學生在如此這般的環境下性教育出來，難怪即使上了大學，性態度開放，但性知識卻貧乏得令人吃驚。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性教育基準試

很多年前聽過這樣的一個「笑話」，一對台灣純情大學生，憂心忡忡的向密友求助，訴說他們難以啟齒的內心秘密。拍拖幾年，只限拖手擁抱，最近幾次，按不住衝動，接起吻來，他們擔心，會否因而懷孕？今天聽起來，這個所謂「笑話」，會覺得匪夷所思。但當年性教育非常貧乏，即使大學生，性也是極度禁忌的話題。有這種「性的疑惑」，相信大不乏人。

今天不少大學生，他們都是行動派，性不是談而是做，對這「笑話」，肯定嗤之以鼻。但換個角度觀察，他們性知識性觀念的落後，本質上卻沒有太大改變。

《中大學生報》調查，逾一半大學生承認曾有性經驗，但有超過六成人並非每次都使用安全套，原因是不懂得如何用有之，怕尷尬不敢買有之，信得過別人信自己沒有性病也有之，但這些都不佔最多數。

不使用安全套的大學生，最大的幾個原因，包括「對方是固定性伴侶」、「使用安

全套會減低快感」、「使用安全套會破壞氣氛」；最多人是因為「情到濃時身邊沒有安全套」，因此索性不用，不顧後果，做咗至算。

有性經驗的男生女生，絕大多數都不會隨身攜帶安全套，安全意識極差，又把避孕和安全性行為混為一談，無論政府部門或志願團體如何力竭聲嘶，呼籲大眾安全性行為，但對接受高等教育假設有知識而又性活躍的大學生，似乎沒有產生多大作用。

無論男生女生，愛情盲目，信得過自己也信得過別人，心存僥倖，認為不會染上不治之症，外人無從置喙，但對於最切身的避孕問題，大學生的性知識也是大大不足。調查發現，有性經驗的大學生，用安全套避孕的最多，但用「體外射精」、「安全期」的方法來避孕，合起來的數目，竟然跟用避孕套的差不了多少。

「體外射精」和「安全期」都是絕不可靠的避孕方法，今天網絡發達，資訊唾手可得，為何我們大學生的避孕知識仍是如此貧乏，與當年台灣的純情大學生比起來，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

今天大學生的性知識性態度，跟他們在中小學接受支離破碎的性教育有關。我提議他們畢業前要接受性教育基準試，跟英文試一樣，考試及格，才准畢業。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持平

幾個口齒不清，表達能力極低的維園阿伯，在一個廣播公聽會上，三番四次咬着節目主持人不放，投訴他主持節目「不持平」。

本來，這些老掉牙的所謂投訴，重重複複，了無新意，根本連回應都嫌浪費時間。但在沉悶的公聽會上難得泛起了一絲漣漪，於是在報紙的政情版上，做了一則跨欄標題的新聞，引起專欄作者和網絡回應。被投訴「不持平」的節目主持人，正是筆者本人。

新聞要平衡報道，鋪陳正反意見，一度成為新聞行業的金科玉律，但隨着社會進步，出現各種各樣的報道方式：特寫報道、分析報道、參與報道、揭露報道……形形色色，存在不同的角度和觀點，只要能把事實真相呈現出來，不會強求一字一句的平衡。報道不一定講求平衡，評論更要求有個人觀點，這是普通常識。電台烽煙，是一個強調觀點交流甚至交鋒的節目，節目主持人「持平」或「不持平」，根本就是一個含混不清的「假問題」。

振有詞說這就是發展，能中立嗎？變態狂徒虐殺街貓街狗警方愛理不理對報案者反唇相稽，能中立嗎？警察濫用權力拘捕示威者肆意脫衣搜身騷擾侮辱，能中立嗎？不勞而獲免費午餐三屆十二年做委任區議員，能中立嗎？千秋萬代享用政治特權面還不紅心不跳為自己辯護，能中立嗎？一人一票民主政制，爭了四分一世紀，回歸後等了十年，還要再等十年，最後還可能要繼續等下去……能中立嗎？

香港地，可詛咒的事情實在太多，看到社會種種荒誕不平，如果還能保持中立，溫溫吞吞，各打五十大板，只有兩個可能：一個原因，自己根本就是既得利益的一方，佔了便宜；另一個原因，所謂「中立」，原來與「麻木不仁」，是同義詞。

做烽煙節目，很大程度上是厭惡性工作，整天要在ABC的問題上中兜兜轉轉。維園阿伯的電話不得不接，他會問，成日要普選，你可唔可以保證聽日我有人工加先？維園阿嬸會打來講，成日話要保育，我問吓你，你屋企用舊咗啲嘢會唔會掉先？你班人都唔化嘅，舊嘅唔拆，新嘅點嚟？你耐心地向他們解釋了一次，下一次，又同一個人同一個問題。面對這樣情況，能中立嗎？

二〇〇八年一月六日

人大代表

又到選人大的時候了。據聞，今屆的競爭特別激烈，有過一百人，搶奪三十六個席位。

但港區人大究竟怎麼個選法？人大的職務權力又是甚麼？港區人大誰是誰？去問十個香港人，能夠全部答中的，相信絕無僅有。港大民調專家鍾庭耀定期發放立法會議員認知度排行榜，何不趁人大換屆選舉，做一個港人對港區人大認知的調查，給我們開開眼界。

如果不去翻查資料，根本不知道，港區人大原來今次已是第三次選舉了，但有趣的是，每次選舉辦法都不盡相同，由上屆人大通過，決定下屆如何選舉。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選舉會議由參加過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的人員，以及不是上述人員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居民中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十屆全國委員會委員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員中的中國公民組成。但本人提出不願參加的除外。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選舉會議的成員。」以上的一段文字，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辦法》，文字累贅詰屈聱牙，我起碼仔細讀了三次，才能搞清楚港區人大的「選民」，究竟來自哪裏。一般讀者，根本沒有耐性搞清楚。

雖然讀懂了，但當中的邏輯還是很難明白。例如，選舉會議，為何做完一屆又做？可以成為下屆的當然成員？如果做過第十屆的又做第十一屆，做過第十一屆的又做第十二屆，照此推斷，選舉會議成員只要長命百歲，就一經開始，只能等到乘鶴歸去，才會停止。如此做法，豈不成為萬年選舉會議？

再例如，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港區人大，都是當然成員，所佔的比例不少，他們又成為港區人大選舉會議的成員，如果他們爭取連任，就變成自己選自己。本來，小圈子選舉的規模已經夠小了，來來去去都是那班人，今回又來個近親繁殖，「選民」雖然增加到超過一千二百人，但只要看看其組成方式和選舉辦法，就知道整個設計，只想把安全系數盡量提高，跟有沒有代表性，一點關係都沒有。

二〇〇八年一月九日

包裝老餅人大

港區人大選舉，落台高官、富豪二代、愛國左派，第一時間搶先報名。電話攻勢，應酬飯局，畀面派對，拉票忙得不亦樂乎，據說比直選企街洗樓嗌咪還要辛苦。一位曾經參選但今天仍猶豫未決的朋友說，最累人的是要搞數不清的飯局，拜託甲懇求乙，一場「選戰」，最大的收穫，是胖了幾個碼。折騰幾個月未必能夠選上，但接下來的減肥瘦身，變成了選舉後的指定動作。

人大究竟是如何選如何拉票，我們一般平民百姓，見不到摸不着，但如此這般，就選出了一幫號稱代表人民的人民代表，港人根本不知道他們誰是誰，也無法跟他們拉上任何關係。

只知道是一票權貴，在京城出出入入，講一些港人無法明白的語言，個別更以中央代言人自居，經常上電視訓人，帽子亂飛，誰反中亂港，誰又聾又盲。

人大代表究竟做些甚麼的呢？除了每年人大政協兩會，在媒體見到他們在人民大會堂進出，在人大會場排坐之外，港人根本無法知道他們在幹些甚麼？在國家大事香港問

題上產生甚麼作用？回歸十年，選了三次，但港區人大與香港人的距離，不是拉近了，而是愈來愈遠。

不少人大抱怨中央，開始時就連他們評論港事也不准，怕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只能當個投票機器舉手花瓶。後來鬆動了，能對港事說三道四了，又說連個辦公室也不給他們，港人要找，連門都沒有，難怪人們都不認識。千錯萬錯，都是人家不好，港區人大在香港缺乏起碼的認受性，責在別人，不在自己。

港區人大與港人格格不入，絕大部分與他們自己有關。一來高高在上，二來面目模糊，開口就以愛國權威自居，獨家經營別無分店，與港人缺乏共同語言，如此素質，如此表現，試問又怎能取得港人認同？

人大換屆，不少新鮮面孔出現，港區候選人可以趁此機會換換形象。例如出席開門舉行的選舉論壇，起碼讓選民理解他們的觀點主張。當選後，定期向選民交代工作。也可以利用資訊科技，網上博客、YouTube、Facebook，都可以成為與港人溝通的渠道，也可以用此模式向港人講解最新形勢，做做國情教育。

選舉辦法不能改，但人大的老餅形象，總可以包裝一下吧。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二日

1,000天

1,000天，是多長的日子？嬰兒呱呱墜地，牙牙學語，跌碰學步，認字學習。1,000天，是多長的日子？年輕人預科畢業，進入大學，完成課程，取得學位。1,000天，對不少人來說，是人生關鍵，是命運轉折。1,000天，對更多人來說，只是生命瞬間，是人生長河裏最普通不過想也想不起來的日子。

1,000天，對程翔和劉敏儀，卻是刻骨銘心的漫漫長路。由二零零五年四月二十二日程翔被拘禁的那一天算起，到明天，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六日，這位愛國者已經失去自由整整1,000天了。

在四壁高牆蔽日遮天的牢獄裏，1,000個日子是怎樣熬過來的呢？我們在自由的世界固然無法想像。在外頭的劉敏儀牽腸掛肚，呼號奔波，1,000個錐心泣血的日與夜，不是當事人，也無法感受那切膚之痛。

不止一次，從哪裏傳來的消息，曾帶給我們熾熱的期望。去年(零七年)七一，回歸十年，中央送大禮，程翔得自由，希望落空。十一國慶，說程翔將會獲釋，又一次失望。

一年將盡，又有人說程翔有機會在新年前重獲自由，二零零八到了，仍是杳無音信。

程翔與共和國同年，年紀不輕了，書生意志雖然堅強，遭逢橫逆，患有高血壓、脂肪肝和心律不整，時好時壞，身體狀況令人憂心。早前透過特首辦申請保外就醫，除了聽到「正默默地工作」的回應外，仍看不到有任何進展。

有「愛國人士」說，拯救程翔的策略錯了，又登報聲明又簽名運動，據說中央受軟不受硬，愈高調，愈適得其反。唉，天曉得怎樣揣摩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心意，人民的自由生死，全在軟和硬、喜和惡、愛和憎的一念之間，試問，這個國家還有甚麼制度可言？法治可信？

營救程翔的行動，最近真的轉趨低調了，這可能真的是策略考慮。給領導人的信寫了，公開簽名呼籲也做了，感人至深的文章也登了，奔走求助也試了，辦法早已窮盡，還可以做甚麼？高調也好，低調也罷，是保外就醫，還是仁慈特赦，甚麼都好，只要能把程翔盡早放出來，又有甚麼分別呢？

最近到廣東探望丈夫的劉敏儀說，程翔似乎參透了，對人生有了新的體會，日前照了腸鏡，身體也有好轉，而且精神不錯。這算是一點點喜訊吧。

程翔，這難熬的1,000天，我們沒有把你忘記。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五日

一士諤諤　淩遲處死

《星期日明報》的「安裕周記」，每周必讀。不知道安裕是誰，但新聞文化學術的圈子不大，可能是認識的一位朋友，甚或在某些場合曾經碰面交談。喜歡安裕的文章，因為見解獨到，從文章了解到安裕的留學經歷和家庭背景，他對世局的觀察和分析，更具說服力。

剛過去的「星期日生活」，刊出了安裕的《這壺不提提那壺》，談到幾個阿伯批評我主持「烽煙」節目「不夠持平」。這個問題，前文早已寫過，本文再補充。

無聊投訴，不是頭一遭，高層案頭卷宗，不知凡幾，千奇百怪，簡直「罄竹難書」，還要勞煩港台同事回應，在此謝過。要花公帑把處理正事的時間花在毫無意義的投訴上，充分反映港台又是政府部門又是公營廣播機構「裏外不是人」的尷尬處境。

我同意安裕的說法，從維園阿伯的思維出發，所謂「持平不持平」，完全跟觀點立場有關。批判監督，尋根問柢，當然「不持平」。讚歌大合唱，附和解畫，便很「持

平」。若做得更技巧一點，「小罵大幫忙」，小官就罵，大官就幫忙，在關鍵時刻挺身護主，替長官說項分憂，適當時候總會得到長官青睞，成為入幕之賓。

我不懂這種技巧，也沒有如此能耐，只能做個批判者，也注定要成為維園阿伯經常投訴的對象。

不要以為維園阿伯才有如此荒謬的想法，炮製《香港公營廣播檢討報告》的文化傳媒界有識之士，也用類似的思維，要求節目主持人要「中立持平」。我提議安裕上網翻看這份報告，對回歸後的新文化新主張，會有更深刻的體會。

稍為有點現代中國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集體唱讚歌帶來何等巨大的災難。即使是香港問題，一味高唱形勢不是小好，不是中好，而是大好，早已受過深刻教訓。二零零三年民怨沸騰，特區智囊仍然拚命唱好，結果五十萬人上街，累得董班子人仰馬翻，涉港部門顏面無存。難道今天已結了傷疤忘了痛，不害怕覆轍重蹈嗎？

安裕說：「吳志森式的一士諤諤在中國人社會下場注定凌遲處死」，「一士諤諤」我愧不敢當。看看茅于軾和吳敬璉兩位經濟學者在中央電視台的果敢批判，只要這類讀書人愈來愈多，「凌遲處死」夢魘和陰影，就會消失。

二〇〇八年一月十八日

邵家臻

認識邵家臻起碼十年，他永遠給我的印象，年齡成謎，身分可疑。當年，他在青年中心工作，搞了個政策透視的組織，整天以年輕人身分在傳媒發聲，也曾經找我到他中心講道理。他當時很年輕，從那時開始，就定了型，直至今天，仍然對他印象未改，他還是精力充沛的年輕人，當然比我年輕得多。

我始終搞不清楚邵家臻的身分。表面上，他是個社工，但他在傳媒出現的頻率，幾乎比我們這些靠傳媒搵食的人還要高。在報紙寫稿，在電台發聲，我偶爾也會跟他一起出席收費電視的討論節目，他當主持，我與其他人一起在台下眾聲喧嘩。我懷疑，邵家臻根本是個傳媒人。

後來，他不當青年社工，跑到天水圍蹲點。蹲點是內地術語，幹部下鄉一年半載體驗生活考察民情。作為傳媒之友的邵家臻，理所當然地又成了天水圍專家。因為講天水圍講得太多，他在一本名為《天水●違》的書寫道：一位住在天水圍的中產女士，打電

話給他，連珠炮發，質問他為何唱衰天水圍，為何唱衰天水圍的樓價，唱到他讀大學的兒子無心機讀書。讀他憶述這宗影響深遠的往事，可以想像，體型龐大的邵家臻，當時那目瞪口呆，頭大如斗的模樣。

再後來，邵家臻又跑到學院當青年導師，讀博士，做講師，為筋疲力竭岌岌可危的社工界培育接班人。邵家臻在傳媒依然活躍，而出書的頻率也一樣高。案頭放着他的幾本著作，我必須承認，沒有一本我全部看完。

我習慣在地鐵火車上專心讀書，而且速度奇快。但我認為，邵家臻的書的確不好讀，即使不用齋戒沐浴，也要正襟危坐，不能隨隨便便的一段車程幾分鐘就讀完一個主題。就像這本《天水●違》，不是師奶奮發的勵志故事，也不是悲情的泣血申訴，也不是只環繞「天水圍問題」的廉價考察報告。邵家臻說，天水圍問題，不但是天水圍問題，而且是全港的問題；不但是社會福利的問題，而且是社會政策的問題。一針見血。

挑燈夜讀，掩卷思索，終於把邵家臻這本書讀完。從沒見過一個對香港對社區如此投入的年輕人。書裏引述的大理論我要繼續仔細咀嚼，關燈上牀，我還不斷夢見邵家臻的大頭在喃喃自語。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的同事 Ada

我跟Ada算是有點緣分。多年前，在電視工作，拍攝新聞紀錄片，兩輯七集《希望工程》，把中國農村落後的基礎教育慘況呈現出來，引起了一陣迴響。離開電視，一天，收到一位女孩子的電話，自我介紹，她叫Ada，正在籌拍《希望工程》十年特輯，要查詢一些事情。電話中的女孩，做足功課，文靜有禮，印象非常良好。

後來，我在電台做烽煙節目。當年，電台烽煙影響力如日中天，成為學者研究對象。某天，同事告訴我有位研究生會來觀察節目蒐集資料，原來是Ada，她離開電視台，入研究院再進修，想不到我們又碰面。

再後來，電台來了位新同事，參與公共事務組工作，想不到又是Ada。於是，Ada成了我的同事。

烽煙節目，節奏緊湊，時間和質素的壓力都很大，外界常以為幕後有龐大支援隊伍，只是誤解，其實人丁單薄，只有兩個，一位是兼職大學生資料蒐集，另一位是編導，打點一切，勞動強度很大。

我是一個不容易相處的人，要求很高，做事太認真，同事幾乎要抽籤才願跟我合作，結果他們想出一個辦法，每三個月半年輪換一次，以減輕壓力。輪換了幾次，Ada留了下來。

Ada是個細心的人，不計較、盡責、勤力、網絡多、反應快、決斷力強、時事觸角敏銳，做事非常有系統，對網上資源瞭如指掌，彈指之間便可以把豐富的背景資料找出來。更重要的，是她臨危不亂，不少當時發生立即要討論的話題，她都可以馬上整理資料聯絡受訪嘉賓，確保節目暢順運作。Ada對聲音媒體的性質充分掌握，她製作的特輯，由內容到訪問，由配樂到氣氛，都能把新聞故事的精髓突顯出來，令人聽得感動。

跟Ada合作了一段長時間，默契愈來愈好，也相當愉快。一天，她突然告訴我，她辭工了，轉到一家學術機構，嘗試闖闖另一片新天地。

我愕然，也不捨，是意料之外，也在預計之中。港台前景不明，能夠留住人才的本錢不多，不少有才華的員工，就這樣流失了。試問，有誰願意留在一個這樣的機構工作，今日不知明日事，叫人如何作生涯規劃。

不捨歸不捨，為Ada找到一份適合自己的好工作而高興，在此祝願她工作順利，鵬程萬里。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雨後開花的故事

年前，訪問過一位性暴力受害者。童年噩夢，年代久遠，但回憶起兒時的傷痛，悲從中來，泣不成聲。侵犯她的，是位相熟的長輩，令人髮指，但令她傷害最深的，是媽媽。起初指她說謊揑造，更喝止打罵，不准再提，後來知道真有其事，卻怯懦退縮，不敢挺身為女兒討個公道，更沒有報警將罪犯繩之以法。

更令人害怕的是，這位相熟的長輩，經常借故登門，媽媽若無其事的與他閒話家常。女兒對侵害他的長輩，如見鬼魅。但更不能原諒的，是媽媽的假臉。從此，母女關係無法復原。這段噩夢般的經歷，成為心中永遠的痛，影響家庭，影響交友，影響戀愛，影響婚姻……被性侵犯的第一度傷害難以擺脫，對女兒的不幸，媽媽竟然用否認和否定的態度看待，令她再受第二度傷害，更傷，更痛，幾乎終生不能磨滅。

直至她鼓起勇氣，向好友傾吐，找社工幫忙。塵封已久的傷痛，並未因為時間洗滌而得以痊癒，剛剛相反，因為沒有好好的把創傷治療，再加上經年累月的壓抑，童年陰

影已轉化成心理頑疾。可幸的是，經社工和心理專家悉心開導與治療，把沉積的障礙逐一打破，把自困的心結慢慢解開，再不對婚姻對性產生厭惡和恐懼；結婚，生兒育女，重見陽光燦爛的日子。

據統計，香港每五點九小時，就有一位婦女被強姦或非禮，數量之多頻率之高，叫人驚心動魄。上面所說的，性暴力受害人再受第二度傷害，絕對不是個別例子。

強姦非禮的受害者，會被人指摘，為何要去夜街、蒲夜店、交損友。更為普遍的，是被人指摘衣着太性感，不懂檢點，唔識保護自己。更荒謬的，是指摘受害人為何不冒死反抗，以保清白之身。不要以為在廿一世紀，這是匪夷所思，實際上，幾乎每天都在發生，彷彿應該被鞭撻懲罰的，不是強姦非禮的加害者，而是身心被摧殘的受害人。

這本書，《十個雨後開花的故事》，十位性暴力受害人，親述她們如受龍捲風蹂躪的經歷，受第二度傷害的苦痛，重新站起來的過程。強姦迷思(rape myths)，對受害人的壓迫，第一身親口道來，銘心刻骨。

感謝「風雨蘭」這本書，讓那飽歷風雨侵蝕的身心，得以重見陽光，雨後開花。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七日

《頭條新聞》

在茶餐廳歎咖啡，在街頭蹓躂，在家庭聚會，都會有認識不認識的人問我，《頭條新聞》甚麼時候復播？每次被問，我都一臉茫然，只能很負責任的如實報告：我真的不知道。問我的人一臉不解，以為我在搞神秘賣關子。

到他們明白真相之後，都作出類似的批評：怎麼搞的，話停就停，停咗又唔知幾時返嚟，一句交代都冇！

這的確是個問題。《頭條》來無蹤去無跡，是一貫風格。港台沒有自己的頻道，三個月半年無線亞視互換黃金播出時間，都會影響節目編排；又或幕後人員衝得太疲，早已氣絕橋盡，要休整以恢復元氣，也可以諒解。《頭條新聞》曾經成為新聞頭條，是叨了長官親自品題的光，登時聲名大噪，成為了言論自由的標竿，引起各方矚目。因此，《頭條》如何停？何時停？停多久？都是決策的藝術。

曾經有觀眾聲如洪鐘的質問：《頭條》成日諷刺高官，點解對朱培慶艷女緋聞倉皇

下台卻隻字不提？係咪雙重標準？係咪自我審查？連珠炮發，一眾製作人員像啞巴吃黃蓮，登時語塞。其實理由一字咁淺：未發生這事之前，《頭條》早已按計劃停播。

不知決策高層是預料到有大事才停播《頭條》，還是《頭條》停播期間，特別多大事發生。仔細數數，內部大事，除了朱Sir落台，還有新哥醉駕。社會大事更多，例如文革是極端民主、陳葉兩太埋身肉搏、特首普選再等十年、檢控民間電台被指違憲、改例為落台高官度身訂做競選人大、大狀公會主席做地方政協，等等等等，本來都是《頭條》可以無窮發揮的上好話題，但因為停播，如此這般，都統統錯過了。

錯過也好，避過也罷，反正香港是個多事之都，每天都有大事，都可成為《頭條》內容，問題是如何處理，才言之有物，又不落俗套。

參與《頭條》製作已一段時間，我的結論是：難。香港傳媒早已被政治大氣候吞噬得七七八八，何況是早已成為政府眼中釘的小小香港電台。政治笑話已不易為，政治笑話要瞻前顧後，效力一定被蒸發得八八九九。

《頭條》終於歸來了，星期日無線黃金時段。歸來的喜悅意味着又會有離開的苦痛。何時再走，請好好交代，千萬不要突然消失。

二〇〇八年一月三十日

股海浮沉真人騷

等不到港股直通車，迎來了港股過山車。指一天內升跌上落千點，已屬閒事，但心臟稍弱的病人始終不適宜參加這種遊戲，稍有差池，不堪設想。

每當污染指數上升，酷熱指數高企，天文台都會發出呼籲，忠告心臟病長期病患者盡量留在室內，以免病情惡化。港股面對非常時期，港交所、證監會、金管局、醫管局和衞生署應聯手制訂一套病者炒股守則，以最科學的數據，分析患甚麼病的股民應該何時離開數字鍵盤和終端電腦，以免情緒跟隨指數大上大落，股市崩盤，自己爆煲。守則應用最簡單的文字語言，製成宣傳短片和聲帶，有需要時在電視電台密集播出。

還有一款宣傳可以考慮。賭波合法化後，電視電台播出了不少「沉迷賭博，倒錢落海」的API公益廣告，在投注站內，亦貼上了海報，對病態賭徒作出忠告與提醒。開賭的馬會負責關顧病態賭徒，開放平台讓四方客賺四方錢的港交所，也應一盡企業公民責任，股價狂升之餘，責無旁貸，照顧病態股民。

港交所大可照版煮碗，以「沉迷股海，家破人亡」為主題，製作一系列電視片，也要在所有財經演員講股問卜節目的前前後後，播出這個口號，提醒股民盲目炒股的風險，就像在煙包寫上「吸煙危害健康」、「吸煙全家受害」等警告字眼的作用一樣。

「炒股令你家破人亡」的宣傳海報，規定要在股票經紀行張貼，還要定時播放宣傳聲帶，對非理性亢奮的股民，作出當頭棒喝。

股市大上大落，電視台都會到經紀行訪問資深散戶，侃侃而談危機策略短炒心得。每當市場有戲劇性變化，拍到他們的表情反應，比丁蟹的甚麼大時代股海風雲還要好看百倍。

港人排隊買樓擺招股書都要像做賊一樣用報紙遮頭，無面見人，這幾位資深散戶以廬山真面目示人，勇氣着實可嘉。外國電視的真人騷，收視爆棚，話題不絕。

招攬一流人材，打破一台獨大的亞視，可以考慮在經紀行擺放三五部電視攝影機，由早到晚開動，把幾個資深散戶的大喜大悲攝入鏡頭，然後再跟出跟入，拍攝他們的日常生活，製成「股海浮沉真人騷」，日日播出，肯定可以成為talk of the town，包保收視飆升，說不定更可一鋪翻身。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日

「學生股神」的因果

理大潘宗光校長，在報章撰文，對所謂「學生股神」現象，苦口婆心，力勸同學不要用「貪念」交換善良本性，「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同學應腳踏實地，努力向學，抗拒誘惑，才是人生正途。

潘校長的呼籲，發人深省，然而，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其時，股市仍是熱火朝天，如癡如醉，根本無人留意潘校長醍醐灌頂的呼籲，報紙只登了一天，丁點反響，就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教育主張批判性思考，讀過潘校長文章又炒股的同學可能會問，為何潘校長批評的，只是「『主修』股票，『副修』讀書」的同學，和打本給他們炒股的家長？

全民炒股的現象，只在學生中間有嗎？只有學生家長鼓勵甚至指望他們的子女炒股發達，一鋪翻身嗎？

潘校長只要在大學校園內走一圈，不需明查暗訪，學校的大教授小職員，不也是幾乎人人講股，有些甚至上堂上班，想盡辦法查詢市況，緊握每個投資機會？

一些大學教授，誰也搞不清他們是為人師表還是財經演員，專欄、出書、講座、投資旅行團，瓣瓣皆精。股民當他們是黃大仙，有求必應，「粉絲」都想在他們口中得個必勝號碼，希望一擊即中，夢想一朝發達。大學不但不會對他們的不務正業稍有微言，甚至多加鼓勵，可以有助宣傳，幫忙創收。

在我成長的年代，大學校方老師和學生，都比較理想主義，校園的主流與社會的主流，總算有點區隔和距離，這種分野，會被肯定和欣賞。

今天，大學的主流和社會的主流已融為一體，一切都商業化向錢看，中環價值是大學的核心，用長官的權威說法稱為「務實」。大學引入商業管理模式，強調成本效益市場導向，需求少的科系可以合併甚至取消，市場大的科系，不理質素，無限擴充。管理大學，跟百貨公司超級市場的管理哲學相差不遠。

理想主義消失，市場主義抬頭，講理想全部被看作白癡，搞運動統統被視為激進。在這樣的校園氛圍下，教授主演股神，學生主修炒股，又何必大驚小怪？

大學是社會的縮影：從前，還有一道理想主義的防火牆，阻隔主流社會的烏煙瘴氣；今天防火牆早被打得稀巴爛。因果循環，信佛的潘校長沒理由不明白。

二〇〇八年二月五日

上繳

兒時家窮，一年到頭，最盼望的就是過年。除了有蘿蔔糕、白切雞、冬菇蠔豉這些美味無比，等閒不輕易吃到的賀年菜外，最開心的，莫如捱利市。

我們的年代，小孩大多沒有零錢花，早餐毫半子兩個菠蘿包已夠兄弟倆飽餐，半日制小學，放學回家吃飯，然後到處玩耍，公仔紙波子都是靠技術贏回來的，根本沒有花錢的地方。父母吃力地養六兄弟姐妹，溫飯有餘，但卻沒有額外的零用可以滿足我們。爸媽亦樂見我們一副天生天養自得其樂的模樣。

但人畢竟是有欲望的，尤其是看見誘惑的時候。街坊串門，親戚拜年，當然會派利市。那時候的利市都是硬的，一般是五毫，闊綽一點的，是一元，老本不多的長者，大大的紅封包，放一毫兩毫。如果收到一封軟的利市，足以成為新聞，可以高興幾天。

收到利市，不會馬上拆開，也不敢胡亂花掉，因為要等新年過後，埋單計數。要計數，一來是我們實行平均主義，你多了一封我少了一毫，都認真地探究追查，有沒有未

經批准，偷偷地買了玩具甚麼的，務求水落石出。

要埋單計數，最重要是因為要上繳。當時，大人們有一個沒有說得很清楚的理論：新年大人派一大筆利市，是個不輕的開支，子女挹了別家的利市，都應全數上繳，以減輕家裏的負擔。雖然未必個個服氣，但以大人的權威，只有乖乖的將辛苦挹來的利市，全數奉上。見孩子苦着臉心不甘情不願，爸媽都算通情達理，把部分利市留下，讓孩子自由使用。我們興高采烈的拿着那幾元錢，飛似的跑到街角玩具舖，買那恨得流口水的豆槍去。

沒有零錢花，連利市都要上繳的孩子，長大後不懂理財。利市一旦全部留為己用，一下子就花光，十歲八歲已像二世祖的孩子，長大後不善理財。不懂理財，慳字第一，只知勤力工作，賺回來的錢都儲起來，不敢投資，怕冒風險。不善理財，得來太易，以為用之不竭，大手大腳，結果債務纏身。

孩子長大後，無論是不懂理財，還是不善理財，父母都應付上大部分的責任。理財教育，應由兒時做起，第一筆利市錢是最好的教材，如何花？儲多少？比例為何？今天年初二，是適當時候，展開教程。

二〇〇八年二月八日

豆槍

男孩拿了僅餘的利市錢，都會發瘋似的跑到街角玩具舖買豆槍。兒時根本沒有零用錢，玩具多是自製，亦可想出層出不窮的遊戲點子自娛，其中最大的一種樂趣，就是放學回家，路過玩具舖，駐足定神，把心愛的玩具由上到下由左到右瞄一遍，然後心滿意足的歸家去。可以想像，等了足足一年，可以拿幾元錢把那心儀已久的豆槍買下來，是如何的興奮與雀躍。

豆槍是甚麼模樣，不知現在幸福的小朋友有沒有見過。槍身用螺絲或黏劑，把兩塊黑色塑膠合在一起，講究一點的，槍柄會加上兩塊棕色的膠料，當然賣得貴一點，但似模似樣，神氣十足。

現在也有用BB彈的氣槍，形神俱似，但當年的豆槍卻粗糙得多。豆槍沒有灌氣，也不是用BB彈，子彈是黃豆。豆槍之名，因而得之。

紅豆綠豆體積太小，不合用，只能用黃豆。黃豆甚為便宜，一毫一大把，雜貨舖新春休業，也樂意開半邊門，做做小孩的生意。槍的頂部有個放子彈的盒，把門推開，黃

豆一粒一粒的塞進去，滿了，扣扳機，用彈簧把黃豆射出去。彈簧力度有限，射程不遠，射中了，不痛也不傷人，但眼睛等脆弱的部位，當然就要小心了。

玩兵捉賊，一幫扮探長警員，一幫做賊。男孩都不願做警察，更不願當曹達華式的老套探長，大家都爭着做賊。賊多兵少，把槍夾在褲頭，嘭！嘭！在樓梯街角，就這樣連番槍戰，斷打起來。

正打得性起，豆槍突然失靈，子彈卡在槍膛內，無論如何也射不出來，只好扯白旗暫時停戰。黃豆大小不一，體積較大的黃豆，過不了槍管，隨手拾起拜神燒剩的「香雞」通通槍管，如果仍然不行，就只能把槍身一分為二，看看內裏乾坤，能不能把它修好。打開兩片塑料，彈簧等甚麼零件掉了出來，無法復原，心愛的玩具，就這樣報廢了。

這種粗野原始的遊戲，沒有甚麼規則，也可玩個半天，樂而忘返，聽到吃飯去街三番四次的大人叫聲，才願意停下來，四散回家。

物質匱乏，一把幾元錢的手槍，小孩都會珍而重之，愛不釋手。今天物質豐裕，小孩的玩意，多是現成的遊戲機甚麼的，他們長大了，會否跟我們一樣，能有再三回味的兒時回憶？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一日

集體偽善

藝人網上牀照風波，擾攘幾周而未止，大報小報，皆以此為題；A1頭條，圖文並茂，肉香四溢，滿室生春。報章以牀照起紙，雜誌以豔聞暢銷，這是無堅不摧的市場策略。到處查詢牀照下落，要求電郵超連結此起彼伏，看過牀照的網民與非網民，佔了香港成年人口的一半以上。港人邊罵邊看，邊看邊罵，集體窺淫，集體偽善，成了豬去鼠來的香港獨特風景。

本來，牀第之事，情到濃時，留下愛的紀錄，不值得大驚小怪，兩個人關上房門愛做甚麼便做甚麼，外人也不應說三道四。

但當牀照流出，藝人公司一口斷言「移花接木」，以否認來應付突然而來的危機。娛樂圈並非三貞九烈，純情玉女也不會從一而忠。形象只是包裝，虛假成分甚高，心照不宣，沒有刺破，「寧畀人知莫畀人見」，一直相安無事，但當有證據在手，主事者對危機處理又表現拙劣，如狼似虎的傳媒，又豈會輕易罷手，輕輕放過？

藝人公司連番否認，可能是劇情需要，但藝人組織的義憤填膺，興師動眾，就偽善得可以了。都是圈中人，對部分同行的生活方式早有所聞，對牀照真偽也了然於胸，他們集體亮相，齊聲譴責，對象是誰呢？是拍照的藝人？是被拍的女星？是上載豔照的始作俑者？還是爭相傳閱的網上世界？

藝人公司說是「移花接木」，不知是因為法律原因還是幽默效果，傳媒就稱之為「疑似藝人」，但一面疑似，一面又從房間背景、女星身材、火辣紋身、腳掌手紋、佩戴首飾等等等等，仿傚神探李昌鈺，細緻推敲，旁徵博引，讓讀者自己得到真有其人真有其事的結論。傳媒雖然已把相片處理，把敏感部位裁走，但其容貌表情、行為動作，反而給讀者更大的想像空間。傳媒一面「疑似」，一面揭真，偽善得來，使人會心微笑。

警方高調拉人，聲稱源頭已經找到，但牀照卻以更迂迴曲折的方法，源源不絕繼續流出，明剌警方眼眉，明摑警隊耳光。但警方卻一改早前意氣風發的作風，牀照全球氾濫成災，警隊高層卻全程沉默，束手無策。藏有牀照被關押八星期，案還未破就爭着領功，不是偽善，而是明惡。香港警隊形象，一役之間，破壞殆盡。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四日

《羨慕陳冠希》

新春假期完結，學子回校上課，男生女生，表情詭異，交頭接耳，竊竊私語。熱門話題，是你藏量多少，哪幾張我有你沒有，手機性照展示欣賞，像兒時閃卡互相交換。最流行的玩意是手機MMS，在課堂中抽屜裏，背着老師，爭相傳閱。

據悉，老師早已嚴陣以待，一改保守迂腐作風，認為不應迴避事實，直指問題核心，想出創新辦法：低年級的要直接討論，高年級的，除了討論之外，還要寫文章，講講自己的看法。

一天，老師收到一位中六同學的功課，題為《羨慕陳冠希》，內容如下：

「網民上街示威，怒吼要揪出陳冠希，警察一哥也鸚鵡學舌，說不會放過影相源頭，我覺得很奇怪，乜依家影相犯法咩？人家門埋門做乜嘢影乜嘢相，關你乜事，我們外人應該說三道四嗎？

「陳冠希千錯萬錯，不是拍了甚麼性照，也不是跟多少女星有過一手，而是沒有妥

善處理他的電腦硬碟。以他的電腦知識，沒理由不知道如何把檔案加密；作為公眾人物，沒有理由不警覺相片流出的危險。事情的最大教訓就是：做好電腦保安，妥善保存資料。

「不少人，包括我自己，都很羨慕陳冠希。網民怒吼，是因為由羨慕而妒忌，由妒忌而仇恨。他們會問：為甚麼陳冠希能，而我不能？陳冠希有甚麼過人之處，可以一拖八、九個，而且個個人靚聲甜身材好，不止上牀，連相都影埋。而我，來來去去都係嗰個。有些更慘，連女朋友都冇，只能日日對着電腦鹹網，通宵達旦做電車男。依家傳鹹相都話要拉要鎖，連終極娛樂生理需要都要剝奪，是可忍孰不可忍，電車男都要逼上街頭。

「阿Sir，你說要面對問題的核心，要學生寫幾篇言不由衷的文章是沒有用的，如果我係學校話事人，就會邀請陳冠希來學校演講，由他來現身說法，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說明白，他講英文你怕我們程度不夠聽不明，不用擔心，不少過來人都說，睇鹹書聽鹹故學Every day English最易上手。

「阿Sir你也可以考慮請陳冠希做駐校藝術家，教我們人體攝影，這項課外活動，肯定爆滿……」

看到這裏，你掩卷長嘆，又覺得學生有一定道理。阿Sir，如果你收到學生這樣的文章，你會如何回應？

二〇〇八年二月十七日

阿Sir的自省

學生承認「羨慕陳冠希」，阿Sir閱後，無名火起，想立時抽出這個鹹濕而又坦白的同學責罵一番。但事緩則圓，不希望破壞討論氣氛，又要表現得開明開放虛懷若谷，只好暫時按下怒火。

下課回家，完成工作已是深夜，累極卻未能入睡，再把文章拿出來，看了又看，竟然思潮起伏。

同學指不少人都羨慕陳冠希，甚至封他做偶像，說出多少人的心裏話。

窺探藝人私秘，無分年齡界別，無分職業階級，要不然，中環的達官貴人，不會長講不絕；要不然，八卦雜誌一出，不會馬上斷市，性照愈多愈露骨就愈好賣，買的未必是年輕人，因為他們都有辦法上網下載了全集，搶購的，多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

藝員性照對阿Sir就一點吸引力都沒有？當然不是，阿Sir也有上網搜尋想一窺全豹，但因技術所限，無法找齊，但也不能跟同學一樣明目張膽互相傳閱，也不可在阿Sir之間陰陰笑交換欣賞。

阿Sir承認也有看過，一個成年人，生理正常，當然有性需要，也有性幻想，但更多的卻是性壓抑。但在義正詞嚴的氛圍下，大家都對性避之唯恐不及，難道阿Sir可以直言不諱，跟所有人，包括同學們坦承相對嗎？

學校當局嚴陣以待，想盡辦法要禁止性照在校園傳播氾濫，商討對策引導學生回到人生正軌。但性照事件，只是年輕同學的問題嗎？難道成年人就一點問題都沒有？道貌岸然的師長，一臉正氣的專家，長期壓抑的性觀念，雙重標準的性態度，不是都需要拿出來攤在陽光下檢討嗎？

藝人被網民千夫所指，說謊虛假，公開是純情玉女，私下卻淫賤放蕩。網民一邊指摘藝人虛偽，自己卻一邊製造傳播假新聞，盡情搜羅性照、剝削別人的房中私隱以滿足一己私欲，邊看邊罵邊垂涎欲滴羨慕不已。說謊虛偽，比他們指摘的人，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藝人圈子特別濫交隨便？在香港這個色慾都市，當你拿起第一塊石頭的時候，不會覺得心虛嗎？記住，一隻手指向着別人，三隻手指會向着自己。

輾轉反側，徹夜難眠，不知不覺，已到天明。同學的坦白，拷問着阿Sir的專業，詰難着人們的良心。如果你是學校的阿Sir，你會真正反躬自省嗎？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日

Just between You and Me

同學：

收到你《羨慕陳冠希》文章，我本想公開作為反面教材，在同學之間引起爭論展開批判。但我卻沒有這樣做。

網上性照事件出現後，陳冠希千夫所指，人人都說他是罪魁禍首，你竟然如此「政治不正確的」，試問校長和訓導主任能夠接受嗎？

同學交來的功課，無一不表達出正確的思想。他們一致指摘陳冠希濫交變態，竟然拍出這種照片來。然後指摘女藝人虛偽，表面玉潔冰清，私生活放蕩淫亂，講一套做一套，教壞細路，對她們的粉絲造成極壞的影響，又引述一位母親對傳媒的說法：「我個女信阿嬌係天使，依家畀佢呃咗，你叫我點同我個女解釋？」然後他們又呼籲網民不要再把這些不堪入目的淫褻照片傳來傳去，以免觸犯法紀。最後他們又指傳媒應該收斂，不應再渲染性照事件，應對市民多作道德教育。

同學的意見，四平八穩，千篇一律，都是學校和社會的主流聲音，不會惹起甚麼爭

議。但你的那一篇就不同了，敢字當頭，充滿稜角，老實坦白，他們不敢說的，你說了，阿Sir的心底話，你也說了出來。

在芸芸同學中，你的最突出，也最犯險。你有沒有聽過中國人的一句老話：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於是，幾千年來，大家都在追求集體平庸。上堂的時候，人人低着頭，不敢跟阿Sir有眼神接觸，怕被抽問發言。被抽中了，就硬着頭皮，說同一番說話，講同一個觀點，不敢突出，安全穩陣。你就不同了，勇於表達，語不驚人死不休，也有獨到見解，引起爭論，激發思考。不少老師認為你是麻煩友，影響課室秩序，但我卻欣賞你的個性。

你說羨慕陳冠希可以一拖八、九個，個個人靚聲甜身材好，都可以上牀，都可以給他留下愛紀錄。阿Sir只能部分同意。多性伴侶是否就好？這是個人選擇，不能放諸四海皆準。但會不會太累？是否人人應付得來？

至於自拍，更是個人私密，不存在對錯，我更關心是照片的安全問題，一旦分手收場，會不會成為報復的工具？

你的文章我不打算公開，這封信也是just between you and me。至於你提請陳冠希來學校演講現身說法？算了吧，就算他真的肯來，過得了校長那一關嗎？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好樣的！陳冠希

黑色西裝、條子恤衫、牛仔褲、波鞋，一個人進場，坐定，深呼吸：「今天，我回到香港，在你們面前，為自己作一個交代，我從來沒有逃避責任……」誠懇的目光、懊悔的表情、流利的英語，good take，收貨。

六分鐘個人演說，無論任何角度，都是成功的。公關專家說，陳冠希直截了當承認絕大多數照片是他拍的，毫無保留地說了十次「對不起」、「請原諒」，相對於阿嬌的欲言又止，輕輕帶過，高下立見。

公關專家又說，陳冠希本來就是壞孩子，真誠道歉，浪子回頭，感動得連網民都原諒他。但阿嬌一開始就是純情玉女，被人發現做了「這樣」的事，又沒有好好交代，當然無法接受。

唉！原來我們還處於男性霸權的封建時代，做了相同的事，男的就是風流，令人羨慕；女的就是放蕩，要浸豬籠。玉女要禁慾，要非性化，做小孩子的偶像就不能讓人知道你有真正的性行為。在香港，做玉女，多沉重。

在電視機前，定神看着陳冠希六分鐘的個人表演，完全可以解答網民對陳冠希因妒成恨的原因。壞孩子的形象，從道歉聲中滲透出來。記者會完了，在如臨大敵的警察保護下，回到車上，深邃的眼神仍帶着反叛，緊抿的嘴角還沾着不屑，活脫脫是一個翻版占士甸。男人不壞，女人不愛。網民們，為甚麼陳冠希能，你們不能，找面鏡子照照，不是已經找到答案了嗎？

陳冠希承諾完成手上的工作，就永遠退出「香港」的娛樂工業。聞說「HK」兩個英文字母，是臨時加上去的。走吧，陳冠希，你應該頭也不回毫不眷戀地離開，香港，不是你那杯茶。到荷李活發展吧，廣闊天地，大有作為。

離開吧，離開這塊人人口不對心的偽善土地，在外面闖一番事業吧！你的面孔，你的語言，你的文化，本來就是西方的，這個東方小島，沒有器量容得下你的出格。以你的潛質，在荷李活大紅大紫，指日可待。跟紅頂白的香港娛樂工業，到時又會爭着歡迎你回來，少年輕狂的這段經歷，說不定可以成為賣點。永遠？Never says never。

比那些早已結婚生仔又不肯承認，但外面女人的數目絕不比陳冠希少的男藝員男歌星，我不禁由衷的讚歎，好樣的！陳冠希。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十六歲之後才上牀？

藝人性照事件後，我們尊敬的教育工作者，紛紛表示要加強性教育。教育當局也與時並進，製作教材，培訓學生德育。但甚麼樣的性教育？加強甚麼？朝甚麼方向？七嘴八舌，始終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不少校長老師從「中學生不應談戀愛」的論述中成長，態度落後保守，跟新時代的同學格格不入，缺乏共同語言。現代學生面對的選擇，不是「應否拍拖」，而是「何時上牀」。

雖然自命開放，甚麼新生事物都接受得來，但要我這個老爸或老媽跟亭亭玉立初長成的女兒談性教育，一來從未學過，沒理論基礎，二來我們都是「中學生不應談戀愛」的那一代人，也沒甚麼實際經驗可以借鏡，無從入手。理論巨人，行動侏儒，只能你眼望我眼，乾着急，甚麼也不敢做，甚麼也做不來。

坊間正熱賣的《十六歲後才上牀？》對我等在熱鍋上的父母，很有參考價值。

作者是媒體經驗甚豐的本地臨牀心理學家何念慈。這不是一本嚴肅的理論著作，也不是一板一眼地教父母如何灌輸性教育的工具書，而是一個嬉笑怒罵、笑中有淚的故事。

一開場，故事主角Daisy媽聽到後樓梯有淒厲的嬰兒哭聲，把袋子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連着臍帶還帶着羊水氣味的初生嬰兒，教讀者驚心動魄。原來，這位未婚產子的媽媽，是住在隔壁只有十二歲的乖乖女。警察告之，Daisy媽的一對循規蹈矩、只有十五歲的孿生女兒蓉蓉和若若，曾協助未婚媽媽到藥房買驗孕棒，Daisy媽知道後，有如晴天霹靂。

Daisy媽與女兒相約進行性教育，定下「防止阿女過早失身計劃」。書中有些概念值得討論：如實際年齡加外表年齡除以二，就是女兒可能失身的年齡，在早熟年代，相信不少人都會同意；還有「優良性選擇」，性教育不是着重貞操，不是為了處女膜，而是為了優良性選擇，包括健康、快樂和愛。還有DP標準，Distinction是最高標準：上大學才拍拖，大學畢業才上牀。Pass是起碼要求，馬上拍拖，十六歲後才上牀，這是法律的基本限制。

在徹底禁慾與完全開放之間，還面對很多選擇，需要很多知識。現代父母唔易做，你會跟子女坦率討論「幾歲才可以上牀」嗎？

二〇〇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白卷英雄」張鐵生

聽到張鐵生這個名字，是剛進大學的時候。張鐵生是個「反潮流英雄」，控訴僵化的教育制度，控訴吃人的考試關卡，當時仍把他看成正面人物。

一九七三年林彪事件後，周恩來試圖整頓教育，推薦和考試相結合，恢復高校招生。張鐵生是插隊知青，屬遼寧省白塔公社棗山大隊，被領導推薦參加大學考試。

張鐵生文化水平不高，也沒有試前溫習，考數理化時，只做了三小題，其餘一片空白。他在試卷背後給「尊敬的領導」寫了一封信，向領導解釋由於農忙沒時間溫習，故不懂答題。

又對「那些多年來不務正業，逍遙浪蕩的書呆子們」表達了內心的不滿：「我是不服氣的，而有着極大的反感，考試被他們這群大學迷給壟斷了。」張又給領導交心：「在這夏鋤生產的當務之急，我不忍心放棄生產而不顧，為着自己鑽到小屋子裏面去，那是過於利己了吧。如果那樣，將受到自己與貧下中農的革命事業心和自我革命良心所譴責。」張鐵生這封信原本只想向領導發發牢騷，但給毛澤東的侄兒毛遠新看上了，登在

《遼寧日報》。然後，《人民日報》也轉載了，提升到教育戰線兩條路線、兩種思想鬥爭的高度。全國更鋪天蓋地，把張鐵生捧為「白卷英雄」。這場鬧劇，「四人幫」的矛頭，顯然指向周恩來。

張鐵生終於給大學取錄，進入獸醫系，還當上人大常委，飛黃騰達，成了「四人幫」大樹特樹的典型。

後來看了一套叫《決裂》的電影，以張鐵生為原型。教授問考生：你不及格，有甚麼資格進大學？那個工農兵學員站起來，鏡頭推近碩大的手掌，激動起說：「看看我長滿繭的雙手，甚麼資格？這就是資格了！」現在回想起來，既矯情，又有點滑稽。

張鐵生掀起了「讀書無用論」的旋風，影響了一代學子，文盲農民當上副總理，挑大糞的工人也可以做甚麼常委書記。「知識愈多愈反動」，這句毛澤東的名言，成了鄙視知識和瞧不起知識分子的金科玉律。

當年的張鐵生，不是不想進大學，不是不要拿學位，而是水平未到想走捷徑。三十年前是「讀書無用論」，三十年後出了個「學位無用論」，歷史跟我們開玩笑，又推上一個新台階。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日

派糖

讀者有否留意，近日無論搭船還是坐車，行街還是吃飯，都見到市面多了不少蓮子蓉面口，不時念念有詞，間中發出傻笑，有時又在數手指，不知正在盤算些甚麼？

又或最近睡得特別香甜，夢見大堆銀紙從天而降，發開口夢哈哈大笑，開心得不想離開夢境，捨不得醒來？

沒錯，自從鬍鬚曾財爺公布處男財政預算案，瘋狂派糖，由千億盈餘派到剩下七十億赤字後，不少獲益的中產都笑到見牙唔見眼。隨便在街邊找個貌似中產來問，他們都會樂意跟你如數家珍：退稅兩萬五、免交四季差餉若干、增免稅額、減稅率、擴闊稅階，連電費都慳埋，再加上免紅酒啤酒稅，加加埋埋，得益起碼數萬。高級打工仔，聞說更有接近十萬之數。

中產是香港支柱，討好中產，肯定有運行。於是，曾財爺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狂派糖後，民望立時飆升十二分。上任以來，曾財爺一直寂寂無聞，民望只能在低位徘徊，今番真是一炮而紅，民望一舉超越了香港傳奇黃仁龍，更拋離潛在對手唐英年，在三名

司長中高踞首位，不可謂不厲害。

唐英年由財爺升上一級，坐上三煞位當了政務司長之後，找不到着力點，只能硬啃一些如政制改革、西九文化等豬頭骨，沒錢可派，登時光芒盡失。不知他有沒有後悔離開了這份能夠刺激民望，有希望更上幾層樓的財爺「筍工」。

有好事之徒給曾財爺算過帳，派千億增民望十二分，平均每分民望值十億，貴得令人咋舌。民望，原來由銀紙堆積，由黃金煉成，令我們又開了一次眼界。

《頭條新聞》的鬼馬靚仔主持曾志豪，想出一個點子，給曾特首參考。既然派糖是提升民望的靈丹妙藥兼不二法門，不妨考慮財爺這個位置拿出來輪流坐莊，民望最低的司局長有優先權，排隊申請，每位任期三個月，上任後馬上派糖，包保可以提升民望。

照此辦法，一年起碼有四位司局長可以得益，三司十二局的民望，也可以藉派糖逐一提升。但今次曾財爺每派十億只能提升一分民望，派得太爽手，撐大了市民胃口，下一回再派，邊際效用恐怕會逐次遞減，要再提升民望，糖就要派得更多。長此下去，我們的庫房將會無以為計。

二〇〇八年三月六日

退稅捐獻

曾財爺瘋狂派糖，民望急升，人人歡天喜地，差不多連丁點批評聲音都沒有，異議者都被視為雞蛋裏挑骨頭，不同意見都被如雷掌聲蓋過。

派糖派得太過分，簡直亂了套。退還利得稅就是一個例子。企業做生意，要扣除燈油火蠟，減去大小開支，淨下純利，才需要納利得稅。有利得稅可納，說明生意有利可圖。連利得稅都可以退七成半，錦上添花到這樣的程度，簡直是絕不手軟。但對於增加生果金，要他雪中送炭，卻顧左右而言他，藉口和廢話一大堆，令人齒冷。

還有就是每戶一千八百元的電費補貼，表面看來人人有份，皆大歡喜，睇真啲卻是政府在兩電利潤協議上失責，電力仍是一盤「超筍」生意，仍獲超乎預期的利潤。為堵民眾攸攸之口，於是拿出四十三億，名義補貼市民，實質補貼電力財團。如此政策，仍被學者專家盛讚有新意，令人有點摸不着頭腦。

無論如何，中產拿了幾萬元退稅，當然會笑逐顏開，但如何花掉，倒是一種學問，也可能變成煩惱。

紅酒免稅，酒價下調，多買點紅酒可能是一種選擇。更多中產會趁復活節聖誕節一家大細到日本歐洲豪華旅行，一下子花掉。男士們或許買套靚西裝，女士們買個名牌手袋，幾萬元意外之財，會像燒煙花似的眨眼燒個清光。

社會上還有不少只靠七百元生果金過活的長者，天未光就在後巷街角，要比人家早到，搶先執紙皮汽水罐。他們有病也不敢看醫生，等到街市收檔前才敢買幾元一兜的「貓魚」，拾起檔主棄置的菜頭菜尾，等閒也不會買多少肉食。

長者們年輕時為香港奮鬥過貢獻過，晚年卻仍要彎背折腰，吃力維生，無法過着有尊嚴的生活。中產喝一支紅酒可能夠長者們一個月的伙食錢，買一個手袋夠他們一年的生活費，幾萬元退稅一下子花掉，會不會有點罪疚感呢？

如果你也有同感，應該考慮如何善用稅款，例如減少炫耀性的消費，也可將部分捐給慈善機構。為長者、基層服務的非政府組織，要把握這個機會，發起退稅捐獻運動，回饋有需要的長者。

港人始終未能養成定期捐獻的習慣，與我們這個國際大都會的名號並不相稱，退稅捐獻，或許是個不錯的開始。

二〇〇八年三月九日

到時代廣場野餐

可以到時代廣場野餐，想起就興奮。

這是香港最貴重的地皮之一，尺金寸土，在那裏把沙灘蓆鋪開，一家大細，三五知己，吃一件腿蛋三文治，喝一口冰凍汽水，再來一個大杯麵。天南地北，無所不談，過一個愜意的下午。

想更優雅一點，可以帶備簡便茶具，先把水燒開，把紫砂茶壺燙熱，把茶葉放進去，沖一壺靚普洱，一邊歎茶，一邊暢論天下。月旦曾蔭權，狠批官商勾結，頌讚胡溫新政，百無禁忌，各適其適，過一個愉快的黃昏。

更加令人無法抗拒的是，這塊本屬「公眾休憩空間」的露天廣場，被地產商霸佔圖利，日租竟然高達十萬到十二萬港元。試想想，一塊沙灘蓆七、八平方呎，坐他一個下午，聊他一個黃昏，日租時租呎租計算起來，起碼有千元之數，可以從香港地產商的口袋裏拿回千元着數，是不是有吐了一口烏氣的感覺？

如果你曾經在這個露天廣場受過閒氣，就更加要連本帶利賺回來了。有一回參加遊行，維園人多，帶着孩子在時代廣場集合，正在把預先印好的標語拿出來釘在繩子上，幾個穿制服的保安人員迅即掩至，嚴肅而又有禮地喝問我們在做甚麼。我回應了一句：等人。他們還是心有不甘的在旁邊監視，防範我們有不軌行為。我當時還不知道這塊是「公眾休憩空間」，可作靜態休閒之用，否則，我會叫他們的老闆去找林鄭月娥。

走得累了，腳骨力不夠的中老年人，試試在露天廣場找個地方坐下？

包保你給實Q喝罵收場。有人號召到時代廣場野餐，各位鄉親父老叔伯兄弟，不踴躍出席，對得起如此有創意的主辦者嗎？

地產商把這塊露天廣場撥作「公眾休憩空間」，不是在做善事，是一早已有賺到凸的回報。按照一貫做法，地產商會獲得批准增大樓宇的地積比率。一個團體計算過，露天廣場撥作公用，早已換取了多達二萬六千平方米的商業樓面額外面積，回報已經極度豐厚了。今回地產商又把露天廣場長期租出去，收取天價的市值租金，賺完一筆又賺一筆，盡顯地產商的醜惡嘴臉。白花花的銀子每天放進口袋，卻輕描淡寫說是「無心之失」，我們的政府如果就此輕輕放過，只能說明，這是官商勾結的又一例證。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五日

黑箱

在香港究竟有多少幅「公地私用」的土地，仍然撲朔迷離。官府公布，全港涉及類似「公共契約」的土地約有一百五十幅，要待名單整理完畢，才能公布。

此說當然沒有甚麼說服力，特區政府的檔案系統，應該沒有這麼差勁吧，若有關資料存放在電腦中，就更容易翻查。為何如此簡單的資料搜尋，都要花大半個月才能完成？只有一個解釋，就是「公地私用」的情況相當嚴重，有些不止早已出租謀利，甚至蓋了固定建築物，需時清拆，因此，要有足夠日子把這些違規情況還原，「執靚佢」，才能以真面目示人，把名單公布。港人能否到訪這些地方，野餐、歎茶、吹水、聊天，還是做些甚麼，我們唯有耐心等待。

「公地私用」，地產商增大樓宇地積比率，又把公用地方出租，獲得雙重利益，當然要查明清楚，追究到底，更要把多賺的追回來。政府也要嚴密監察，提防再犯，更要增加透明度，公布名單外，還在顯眼地方標明是「公共休憩用地」，可作「靜態休憩活

動」。區議員們，不應只顧辦甚麼蛇齋宴，應替區民守護珍貴土地資源，辦一些太極瑜伽、茶道盆菜等活動，把「公共休憩」的概念落到實處。

地產商除了「公地私用」赤裸裸圖利外，還有一種是「公地私管」，表面看來沒有利益可言，實質是，更嚴重的利益輸送往往在黑箱裏發生。

中環國金，旁邊有個比足球場還要大一半的草地，綠草如茵，鮮花盛放。不少人都希望躺在國金的草地，欣賞四周摩天巨廈，感受喧囂中的一點寧靜。但對不起，此官地交了國金的管理公司負責管理。閒人擅自闖入，不管大人細路，定遭驅趕。

官府說，這是中環灣仔繞道的工程範圍，暫作美化市容地帶，不會開放。據悉，工程最少還有五至七年才展開，現在封起來養草，不讓居民休閒活動，已是暴殄天物，浪費公帑。

這些「公地私管」的土地，早已成為商業巨廈的後花園，即使沒以此招徠，也會變成賣點，無形資產化作實質利益，不着痕跡，無從追究。

官地開放不開放，誰管誰不管，官府以甚麼準則來定，這個黑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

二〇〇八年三月十八日

無孩夫妻

同事懷孕，腹大便便，辦公室滿載關懷，動作不敢太大，行動不敢太快，說話也不敢太大聲。各人都比較自律，生怕驚動正在腹中健康成長，並早已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的胎兒。

香港生育率奇低，世界數一數二，若不是新移民或內地人來港產子，恐怕人口老化得更快，負增長更嚴重。

這年頭，對肯生敢育的本地家庭，曾特首應給他們頒個社會貢獻勳章。

人們都怕生兒育女，養一個孩子四百萬，並非人人拿得出來。世道混亂，前景不明，孩子由出生到長大，外面世界可能已變得一塌糊塗。歸根結柢，最重要的原因，是責任。孩子能不能健康成長？會不會學壞？會做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嗎？別小看諸如此類比較基本的要求，現代夫婦連兩個人的關係都無法擔保，哪對父母敢保證孩子的將來。

他們寧可養貓養狗，也不願養育小孩。搭巴時，經常見到一對年輕小夫妻，各自手

抱一隻小狗，我對狗毫無認識，不知甚麼品種，但小狗們都打扮得花枝招展，頭髮用紅絲帶紮了蝴蝶結，悉心修剪成不同毛型，冬天配以天天新款的衣服，當然不在話下。

小夫妻當兩隻小狗是他們的兒女，我常常聽到類似的溫情對話。女：「B女，冇禮貌，成日望住叔叔做乜嘢，媽咪罰罰……」男：「B仔，係咪肚餓呢？爸B返去即刻畀你食朦朦……」聲調語氣，完全是父母對小孩說的嬰兒語。如果沒有目睹，無法想像，他們在叮嚀在呵護在教訓，是對着一對可愛的小狗。母愛父愛流滿一地，但寧可做養狗夫妻，也不願做有孩父母。

有個中產朋友如是說：朝七晚十一辛勤工作了一天，拖着疲乏身軀回到家裏，第一個出來迎接你的，不會是你的老公老婆，更不會是孩子，而是那頭風雨不改，忠誠可靠，永遠對你搖頭擺尾的金毛尋回犬。牠會聆聽你的傾訴，不會駁嘴。牠們會同意你的謬論和意見，永不跟你吵架。牠會為你保守秘密，即使告訴牠你有婚外情包二奶，也只是just between you and me，永遠不會泄漏給第三者知道。

人狗關係比人人關係可靠，反映人與人是如何脆弱得不堪一擊。寧養狗不要小孩，作為兩個女兒的父親，我當然不同意這樣的看法。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生兒育女

我常認為，沒經過生兒育女，人生總有所缺失。沒經歷過，很難明白箇中真意。

除了接生的醫護，我是第一眼看着女兒出生的人。出生時，不知是否女兒頭太大，卡在半空出不來，護士一邊大叫妻子出力打氣，醫生一邊用大鉗夾着嬰孩的頭，把她拉出來，軟軟的頭顱，還留着紅紅的鉗印。我站在旁邊，幫不上忙，只能握着太太的手，完全無助。我已是個不怕見血的人，但那種千鈞一髮、驚心動魄的場面，十多年後的今天，想起來都有點後怕。

怪不得這麼多自認大膽的男人，孩子未出生，已暈倒在產牀旁邊。

初生嬰兒，眉頭緊皺放聲大哭，一頭亂髮沾滿胎水，樣子醜得可以。這麼醜，是我的女兒嗎？長大後怎辦？

但沒過幾天，吃夠奶水，本來皺皺的面皮變成了嫣紅的臉蛋，三兩天的光景，女兒就完全變了模樣。到今天，兩個女兒已亭亭玉立，把剛出生的照片拿出來對比，很難想

像，當年的醜八怪，今天會長得這麼漂亮可愛。

我主張，要生，無論是男是女，起碼要生兩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對比，領略造物主的奇妙安排。

女兒倆性格截然不同，大女兒害羞，小女兒外向，相反的性格，也有微妙的共同點。你怎能不奇怪，同樣是二十三對染色體，相同的DNA，怎會造出如此色彩繽紛的組合？樣貌不同，性格不同，能力不同，專長不同，際遇和命運，當然也有各自不同的道路和軌跡。

不少人怕結婚，更多人怕生小孩，因為前景不明。其實有甚麼值得害怕呢？人生本來就是一種探索，奇妙處正因不知前路怎麼走。跌倒、失敗、闖禍、哀痛、歡欣、狂喜，這些不確定，才能造就無限的可能，令探索旅途充滿了刺激和意外，讚歎與驚喜。

孩子出生，父母無法預知他們的性格，更無法掌握他們的將來。就像一顆不知名的種子，不知道將會開甚麼花結哪種果，但你仍是努力栽培，辛勤灌溉。將來，或會長出參天大樹，燦爛花朵，纍纍果實，滿園生香。生兒育女，對父母，對小孩，都是一場人生的探索之旅。將來會怎樣？只有上帝知道，但今天不開始栽種，怎麼會有將來？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四日

台灣觀選嘉年華

四年一度台灣總統選舉，不少香港人蜂擁而至。從高雄到台北，到處都看到港人的身影。

記者生涯，採訪參觀台灣歷屆選舉，已經不止一次，但從沒像今次碰見這麼多香港人。國民黨愛國西路競選總部，不少香港政黨中人，大發議論。民進黨維新館，香港政治人物，呼朋喚友，拍照留念。造勢大會，香港議員出出入入，連趕兩場。開票晚上，香港人擠在興奮的人群，見證台灣政黨第二次輪替的歷史性時刻。

對台灣選舉充滿熱情的，不止香港的政治人物、學者和評論員，還有一般的香港市民。年輕人圍着賣紀念品的攤位團團轉，為買得馬英九公仔或民進黨逆轉勝T恤而高興半天。掛滿一身長火短火的攝影愛好者，為勝利的狂喜落敗的悲傷留下紀錄。

在牛肉麵店，有位年過六旬的長者前來打招呼，一個人從香港來台灣觀選，剛從綠營造勢大會出來，大呼過癮。他侃侃而談，說在香港已上網查閱兩黨競選資訊，做足功課，對競選的主題和策略瞭如指掌。這位老伯相信是港人中罕有的民進黨支持者，他大

讚民進黨造勢大會的氣氛和安排，如何把國民黨的比了下去，支持者的投入和熱情，如何比國民黨的優勝。沙啞嘹亮的嗓門，響徹整家店子。

如果跟他繼續聊下去，整個晚上也未必可以脫身。吃完牛肉麵，老伯拄着手杖，一拐一拐的起身離開。這位行動不太方便的香港長者，為甚麼對台灣選舉有如此之高的熱情和興致？

台灣選舉，對香港人來說，有其獨特的吸引力。熱情高漲的造勢大會，震耳欲聾的音響口號，無論是場地設計，燈光和音樂的配合，背景幕布的口號和顏色，攝影機的裝置和大屏幕電視的投射，都極為專業，直逼香港紅館演唱會的水平，主導感染着民眾情緒，這些，香港都望塵莫及。

花樣百出多姿多采的紀念品當然更不在話下了。例如馬英九的跑步公仔是一個撲滿，九萬電話掛飾既實用又搶眼，有一款謝長廷蘇貞昌小電筒，可以把兩人的卡通模樣投射在牆上，叫人驚喜。設計精美的海報，更成為港人的搶手貨。

令港人羨慕的當然不止這些外在的選舉氣氛，而是台灣人手中可以改變命運的神聖一票。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司機論政

如果說，全世界的士司機，都是論政高手，可能略有誇張，但海峽兩岸的計程車司機，都能說會道，談起政治都不會比名嘴遜色，有經驗者，都會點頭同意。

在北京坐車，司機都會毫不吝嗇的跟你分析政局，更神奇的，說的都是中南海秘聞，那個派系的高幹子弟如何跟這個派系的實權人物惡鬥，繪聲繪影，猶如親眼目睹，如果你對政治有興趣，不愁旅途寂寞。

台灣的士司機也很喜歡談政治，但跟北京的不同，他們沒那麼多秘聞，但卻有自己的觀點，立場鮮明，毫不隱瞞，跟他們聊，也相當痛快。

台北有些的士，司機座位的椅背貼出十大規條，第一項就是不談宗教政治。乘客司機談政治，一言不合，吵將起來，輕則中途停車，把你趕走，嚴重的初則口角，浴血當場，時有所聞。可見這些規條，有其現實需要。

今次到台灣觀選，小心翼翼，「莫談國事」。司機知道我從香港來，終於按捺不住，

率先表態，說自己支持民進黨，大數國民黨不是。陳水扁八年執政乏善足陳，經濟下滑，收入減少，政策無法推動，這不是民進黨的錯，而是國民黨立委杯葛的結果。一中市場，承認內地學歷，跟台灣人搶飯碗，為台灣帶來災難……司機大佬把民進黨的文宣論述倒背如流，好一個民進黨的死忠。

當然，更多的士司機轉軚支持小馬哥，我問他原因，他說很簡單：因為收入大減，肚子餓了，沒理由不換人做做看。直截了當，半句多餘的話都沒有。投票日一大早，他就要開車幾個鐘頭，回鄉下投票。手中有選票，把不當的執政者刷下來，有如呼吸心跳吃喝拉睡那般正常。話中沒多大怒憤，卻帶着希望。民主就是這麼的一回事，選錯了，最多忍你八年，無論如何都要下台。

還有水平更高的司機，氣定神閒，跟你分析謝長廷敗選的原因，民進黨為甚麼不得人心，如何操控族群矛盾，怎樣散播恐懼，把台灣社會撕裂，經濟崩潰，人心渙散……聽着聽着，跟先前那位大學教授說的相差不遠，平民百姓的語言，聽來更具說服力。

民主沒有甚麼可怕，其實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台灣第二次政黨輪替，給華人社會一個優質示範。

二〇〇八年三月三十日

台灣競選廣告

台北觀選，令不少港人大開眼界的，不單是兩黨的專業造勢大會，不止選民的熱情和質素，也不是林林總總的選舉紀念品。即使不到競選總部湊熱鬧，只留在酒店看電視，黃金時段播出的競選廣告，已夠賞心悅目，教人讚歎不已。

電視黃金時段，都有政治叩應騷，藍綠分明。令我最期待的，不是熟口面的論點內容，而是每節之間，全是兩黨的競選廣告，先來一個國民黨的，再來一個民進黨的，一個接一個，公平對待，全無間斷，密集狂轟，看得叫人透不過氣來。

國民黨的「改變的力量」，公認是拍得最有水準的競選廣告。先有駿馬奔騰，然後國民黨執政的各縣市長逐個現身，都說「準備好了」、「報到」、「不要錯過這個機會」，黨主席吳伯雄、副總統候選人蕭萬長，最後是小馬哥出場：「投下決定台灣未來的一票」。無論鏡頭、配樂、燈光，都極具心思，相當有感染力。

這個廣告，略嫌硬銷，口號太多，我反而更喜歡民進黨的「守護孩子，守護台灣」。

一輪青春的臉孔，然後問：多久沒有跟孩子促膝長談，告訴他這二十多年來的種種轉變？由兩蔣時代講起，戒嚴，言論限制，思想審查，林家血案，毆打示威者。這些日子，都不是很遙遠。現在，憲兵們不可審查你們的iPOD裏有甚麼歌曲，「這些都不是天經地義，都是我們用血淚換來的自由」。看到這裏，無法不令人動容，經歷過的，都會感激當年黨外人士對台灣民主自由的獻身。

民進黨訴諸二十多年前的政治禁制，國民黨的另一個廣告，卻集中批評這八年來的生活艱困。「讓我們好好的投」，透過八年前剛有投票權的一名選民的口，述說政黨輪替後的民生凋敝，貪污腐敗。令人懷緬經濟起飛的台灣，只要努力，就有希望。最後的結論是：這一次，讓我們好好的投。廣告一個咬着一個，相當精彩。

香港選舉，不准賣電視廣告。一說是費用太高，廣告時段固然是天價，如果製作認真，費用當然也不會便宜，窮的候選人無法負擔，造成不公。這是否真正的原因，見仁見智，但卻扼殺了廣告人的創意，高水準的競選廣告，我們就無法欣賞得到了。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日

畫無立錐之地

中國著名畫家徐悲鴻的一位入室弟子，早前來港街頭寫生，被「實Q」驅趕，驚動警方，最後警察告誡，實Q監視，在一種極不和諧的氣氛下完成畫作。

事發現場，是中環半山扶手電梯，居高臨下，可以看見香港最古老市集之一的結志街。以發展之名，這個充滿香港特色的古老市集，即將面目全非，把結志街入畫，保留一個藝術的紀錄，對香港來說，是一項功德。

這位入室弟子街頭寫生被人驅趕，短短幾天，已是第三遭了。今次半山扶手電梯事件鬧得大了，才引起廣泛關注。在星光大道，在山頂廣場，也曾發生不愉快事件。難怪畫家說：為香港感到丟臉。

在號稱國際都會的香港，發生了這樣的一樁醜事，的確丟臉。是一個怎樣的環境，一種甚麼的原因，令街頭寫生到處被趕，連畫家都無立錐之地？若不追究成因，不深挖深層次矛盾，這些丟臉的醜事，將陸續有來。

從微觀來看，發生這種事情，可以歸究香港的管理主義。負責半山行人電梯的政府部門是機電工程署，但管理卻是外判的，睇場卻是一個個保安人員。扶手電梯上，甚麼可以甚麼不准，無法鉅細無遺，將每一項都仔細列出來，但總有一些原則，例如不准放置雜物、阻礙通道等等。這些原則落實到小隊長和他管轄的保安人員，為求方便，便大刀一切，把線畫在「有任何東西放在地上可能引起阻塞」，都屬違規，定必驅趕。

何況，無論是實Q還是小隊長，保安公司經理還是大老闆，對搵食較緊張，對藝術卻不甚了了，這個徐甚麼鴻固然不知是誰，寫甚麼生與屋企B仔亂畫公仔有何分別，也無法搞清。於是不論大師還是小匠，街頭寫生還是即興表演，都一視同仁，驅而趕之。

從管理主義衍生出來的，是投訴文化。政府部門最怕收到投訴，一些投訴專業戶，看中這弱點，事無大小，芝麻綠豆，都寫信上網，下載表格。

如果有一天，部門收到投訴，說有人整天阻礙扶手電梯，管理公司卻視而不見，一層一層壓下來，負責這段電梯的「實Q」不是吃不完兜着走嗎？

飯碗攸關，不管你甚麼大師不大師，藝術不藝術，只能有殺錯，冇放過。

二〇〇八年四月五日

奢談創意

驅趕寫生畫家，驅趕街頭藝人，驅趕即興表演，驅趕行為藝術，全部視之為阻街，統統把他們趕走，總之要把整條街道搞得乾乾淨淨，有人將這種極端的管理主義，歸咎外判管理公司，歸咎前線執行的「實Q」，彷彿只是他們做過了頭，才出現種種荒謬場景，令香港蒙羞。如他們做得恰如其分，拿捏準確，就不會發生這種醜事。

但實情真是這樣嗎？「實Q」的工作受管理公司規管，管理公司的規條也不是自己創造出來，而是根據政府的指示制定，因此，所有規則的源頭皆來自政府政策，如何管理公園、扶手電梯、廣場、公眾休憩場所，所有規則都與政府的大政策有關。

舉個例子，康文署轄下所有公園的入口，都有起碼十項八項這個不准那個禁止的標記：不准打球、不准騎單車、不准踩滑板、不准放風箏、不准踏草地……

早已領教過公園管理員的嚴厲和效率。有一次，跟女兒到公園遊玩，拿出一個小小網球拋擲玩耍，管理員猛然衝至，厲聲喝止，這種既不騷擾他人又無傷害環境的遊戲也

要嚴格禁止。問他們為甚麼不准，他只說上頭規定，根本無法跟他們講任何道理。

試問，除了慢行、站立和靜坐之外，在公園內，還可以做甚麼？其規則的瑣碎，其執行之嚴格，比小學校規有過之而無不及，啼笑皆非，也早已成為一個世界奇景。

從微觀看大局，政府部門管理一個小小的公園尚且如此，對於那些即興的，沒有事前申請，沒有明文批准，沒有由上而下具體指示的街頭寫生和表演，能期望管理人員會網開一面嗎？當然不可能，管理人員根本沒這個權力分別對待，也沒有這種知識懂得彈性處理，所有被視為礙眼阻街的東西，除了驅趕，還可以做些甚麼？

特區政府根本沒一套適切的文化政策，卻要大搞甚麼西九文化區，用宏大雄偉壯麗堂皇的劇院展覽廳博物館，作為吸引遊客的地標，奢談甚麼創意工業吸引藝術人才，大言不慚說要把香港打造成甚麼都會。但一個連街頭畫家也容不下，即興表演也要趕盡殺絕的政府，能有甚麼創意可言，人們還能相信這些大話空話和套話嗎？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一日

紫禁城傳聖火

北京奧運聖火傳遞，在英法美這些帝國主義國家，遇到前所未有的阻撓，當地政府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沒做好嚴密保安工作，縱容所謂藏獨和人權分子，企圖奪走和潑熄火炬，搞得久經訓練的藍衣護衛武警同志疲於奔命。他們武藝高強，靈活變通，不負所託，勝利完成任務，火炬幸保不失。

三藩市一役，充分反映指揮者足智多謀，傳遞路線多番改動，變幻莫測，兵不厭詐，貴乎神速，搞得一眾反華勢力暈頭轉向，終能安全走畢全程。計劃騙了敵人，但也騙了自己，摸黑迎接火炬的愛國同胞，撲了個空。為了火炬的安全，不得不出此上策，希望同胞見諒。

美中不足的是，三藩市火炬手竟然混入奸細。一名女環保人士接過火炬後，從衣袖抽出雪山獅子旗揮舞，好在武警同志眼明手快，馬上制止，火炬和旗幟同時奪走，把影響減到最低。另一名火炬手更蠱惑，把藏獨小布塊貼在手背，逃過了護衛戰士的法眼。

這完全是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證明帝國主義忘我之心不死。人們不禁要問，歐美當局為何不查清火炬手的三代祖宗政治背景，竟然讓他們輕易混入隊伍，擔負這神聖而光榮的任務，如果不是陰謀詭計，會出現這種情況嗎？此其一。

第二，當局不在事前由裏到外，徹底搜查火炬手，顯然失職。如果歐美的甚麼人權私隱不方便這樣做，可以交給護火戰士代勞，保證不會漏網，連一隻蚊子也不會讓牠飛進來。奉勸有關當局，護火戰士的權力和活動只能擴大，不能限制，以免再出亂子。

國奧主席羅格口不擇言，聲稱京奧「陷入危機」，我們公開當然口硬，絕對不會同意，但私下卻憂心忡忡，火炬傳送路線會經過諸如印度這些藏獨勢力龐大的地區，難保不會混入更多奸細，未能確保全身而回，怎麼辦？

唯一辦法，變陣。把餘下路線全改在紫禁城內，火炬手要用最可靠的人擔任。不妨參考香港特區曾特首跑第一棒的優良先例，由劉翔把火炬再交給胡主席，胡主席交給溫總理，再交給近平同志、克強同志，各常委同志再輪流接棒，既安全又穩妥，既有實質作用也有象徵意義。此乃萬全之策，請中央同志慎重考慮。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四日

聖火護衞三合一

（零八年）五月二日，奧運聖火傳到香港，經境外傳送後，回到國土的第一站。聖火在歐美亞經過多番折騰，到了香港，保安工作成了最重要最關鍵最優先處理的問題。

歐美亞國家不是中國的主權範圍，保安由人家負責，我們派出的武警聖火護衞隊受到諸多制肘，被揶揄為惡棍，一些國家更禁止他們的活動範圍，未能做到滴水不漏，致使多番出錯。今次返回國土，特區政府完全密切配合，再也不能出半分差錯。

慎防敵人在內部攻破。鑑於美國三藩市傳送滲入奸細火炬手事件，香港火炬手定要經過千挑萬選，是否運動員？身形如何？跑姿好不好？統統不是考慮之列。最重要的三個原則，是歷史可靠、政治可靠、思想可靠。

因此，由曾特首來跑第一棒、霍公子跑最後一棒，疑似N屆特首候選人振英哥跑其中一棒，完全是政治的必要，你們不要不服氣。實踐證明，他們都忠誠可靠，絕對不會也不敢出任何蠱惑，令阿爺開心又放心。其他跑手，無論是甚麼歌星藝員，或是真正的

運動員，也要經過嚴格的政治審查，不查三代也要查兩代，考查他們的政治忠誠，稍有疑問馬上出局，確保不能出錯。

境外傳送的經驗證明，縱使有武警聖火護衛隊沿途嚴密保護，再加上當地軍警半心半意的保安，也不能防範示威者的突然襲擊，護火隊雙拳難敵四手，疲於奔命。汲取的教訓是：圍觀的群眾也必須可靠。

香港是個自由社會，聖火接力，斷不能為了安全，下令戒嚴。戒嚴是下下之策，不只落後，更會影響形象。

但群眾是可以安排的，我們有學校、有公司、有商會、有銀行、有工會，有各種各樣群眾組織，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依靠群眾，信任群眾，要安排十萬八萬愛國群眾沿路拍掌歡呼，揮旗頌讚，有何難度？

火炬接力當天一大早天未光，就要用旅遊車把愛國群眾運到現場，首先要佔領天橋制高點這些戰略要塞，然後再把沿路擠得水泄不通，要做到針插不入水潑不進，甚麼支聯會，東毒西毒休想發難搞事，都會粉碎在愛國群眾的鐵拳之下。

武警護火隊、特區警察、愛國群眾，力量三合一，所向無敵，聖火傳送，萬無一失。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

競投火炬手

本地一百二十名火炬手花落誰家，有待中央拍板。但這個國家機密，卻謠言滿天，繼曾特首跑第一棒，後來縮沙只做主禮嘉賓，霍大公子壓軸，振英哥自報身價之後，一家本地愛國報章，披露了一個重大消息：剛卸任全國人大常委的曾憲梓、新任人大常委范徐麗泰、新鴻基地產主席郭炳湘預料將擔任火炬手。

記者的報道更進一步說：曾憲梓，現年已屆七十四歲，將是香港百多名火炬手中年紀最大的一位。他為了準備擔任火炬手，現時已在家中不時走動以鍛煉身體。至於范徐麗泰，就以打太極拳來保持身體狀態，準備參與傳遞奧運聖火。

愛國報紙報道，官方新華網引述，本地報章跟進。愛國報章多有獨特而準確的消息渠道，新華社網也異常慎重，不會亂來。如此的來頭和陣容，可信程度會相當高，應該非常接近事實。

由本地尊貴的官紳富豪擔任火炬手，相信不少人會跟我一樣：舉腳贊成。首先，我們不應歧視富人，從製造就業機會、製造炒作機會、製造發達機會來說，富豪功不可沒。

記得內地官員的「功能組別GDP貢獻論」嗎？富豪們對GDP的貢獻，誰人能及？誰與爭鋒？富豪擔當火炬手這神聖任務，理所當然，天經地義。

但有個頭痛問題。一百二十名火炬手當中，減去贊助商指定的，北京奧組委欽點的，剩下只有八十四個名額，部分要分給知名獎牌運動員，所剩無幾。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名額給了甲富豪，就會得罪乙公子，很難擺平，如何是好？

香港的多事之徒，已經跳出來說三道四，說火炬手是甚麼枱底交易政治分贓，把這神聖的任務妖魔化。為了堵住攸攸眾口，我提議把火炬手的名額拿出來競投，底價定為三千萬港元，名額六十個，價高者得，如果超底價一倍，平均六千萬一個，就有三十六億進帳，這筆巨款不入政府庫房，而是變作基金，專款專用，作為培訓精英運動員，以及得獎運動員往後生活之用。

富豪花幾千萬買個火炬手名額，既沒內線交易，也沒官商勾結。競投得來，透明度高，既可出風頭，又對本地體育運動有所貢獻，明買明賣，各得其所。每人都有個價，火炬手何嘗不然？完全符合香港的核心中環價值。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日

如何把抵制法貨運動進行到底

北京、上海、合肥、武漢、青島、昆明、西安、深圳，由南到北，全國山河，掀起一片反西方浪潮。此股浪潮，以反法為主，以圍堵法資超市家樂福為行動目標。

圍家樂福，由一個網上動員令開始：「五月一日北京地區抵制家樂福一天，大家誰也不要去家樂福購物，家樂福是法國最大的超市連鎖集團，目前法國路易威登—莫特軒尼詩集團已經由第二大股東上升為第一大股東，法國路易威登—莫特軒尼詩集團旗下路易威登……（下刪十個八個內地人如數家珍的法國名牌）路易威登曾經給達賴捐過不少，加上這次巴黎聖火傳遞過程中看見滿街的法國人支持ND，實在沒有理由再給法國人送錢買他們的商品，五月一日集體不去家樂福，叫他們看看中國人的力量。」上面的ND，原文如此，即「藏獨」，為避過網上關鍵詞審查。愛國動員令也要防範審查，可見咱們祖國網警之厲害。

未到五一，愛國的中國人民已急不及待行動起來。成千上百，把圍堵家樂福，圍得

人們不敢到家樂福購物，圍得家樂福被迫關門暫停營業。

正當外交部與美國CNN舌劍唇槍，拳來腳往，批評他們惡意攻擊，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要CNN向全中國人民道歉。我們或許摸不着頭腦，為何不是抵制美貨，而是抵制法貨？如果說聖火傳遞在巴黎受到干擾，是法國保護不力，那麼在倫敦和三藩市又何嘗不然，索性連英貨也一併抵制，以解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百年之恨。

一位漂亮女大學生，舉着奧運聖火在巴黎被干擾的新聞照片，站在北京家樂福商場門口抗議。女生一臉純真，過百圍觀者七嘴八舌。一位疑似警察好言相勸，要她離開，女生用一把溫柔的聲音說道：「我必須找一個有法國標誌的地方。」這位女大學生說出了內地人們的心底想法。對尋常百姓來說，法資的家樂福，的確是他們認為「有法國標誌的地方」，但愛國青年們顯然搞錯了，這家法資超市賣的廉價商品，絕大部分是中國製造，抵制家樂福，反而抵制了中國貨，損害中國農村城市千家萬戶的直接利益。

如何把抵制法貨這場愛國主義運動進行到底？是個高層次的戰略問題，需要深思熟慮。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雙刃刀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抵制乜貨，抵制物貨，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刀，傷了人，更傷的可能是自己。

廿多年前，日本教科書和釣魚台事件，港人曾發起抵制日貨運動，雖群情洶湧，但響應者卻寥寥無幾。銅鑼灣日資百貨公司曾出現過一陣緊張，但從沒聽過人們把家裏的日本電飯鍋和冰箱扔掉，以示抗議，更沒有任何人因用日本電飯鍋煮飯而拒絕吃飯。

幾年前反日浪潮，國人發起更大的示威，日本使館、日資商店，疑似日本食肆，包括港資的拉麵店，都受池魚之殃，遭到嚴重破壞。最後累得中央要賠錢解決，全國一片激烈反日示威混亂場面，至今仍記憶猶新。

當年抵制日貨，效果更微。全球化下，日本品牌家電用品，零件來自五湖四海，有中國的、有新加坡的、有馬來西亞，也有來自台灣。裝配程序大都在低工資的國家進行，中國能成為世界大工廠，實拜全球化所賜。如果抵制日貨能成功的話，最大的傷害，是

廣大中國工人。這是全球化的ABC，不少留過學浸過洋水的網上憤青，至今為甚麼還沒有學懂？

抵制法資家樂福的動員令，反應熱烈，由南到北，群情洶湧，國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一發不可收拾。當年只是反日，已令全國陷入混亂狀態，今天幾個西方國家一起反，可能出現甚麼局面，令人擔憂。

部分省市的家樂福被圍，要關門避禍。但家樂福雖是法資企業，賣的絕大部分都是在中國生產、中國包裝的中國商品，抵制家樂福等於抵制中國人。對此，給民族主義蒙了眼睛腦袋的網上憤青，似乎也沒有深思熟慮。

據報道，有人提議不應將焦點集中在家樂福這類關乎普羅市民的廉價市場，而是針對諸如法國名牌LV，法國化妝品這類貴價貨。雖然這些商品的代表性比家樂福強得多，但貨品的生產線亦已趨國際化，部分甚至在中國加工，抵制LV，明顯也會傷了自己。

《人民日報》再次呼籲國人要理智愛國，要化愛國熱情為強國行動，表明示威浪潮，可能已經出現失控苗頭。民族主義令人亢奮，尤其對於荷爾蒙旺盛的年輕人，易放難收，一經推動驅使，不找到發泄對象，絕對不肯主動放棄。舞弄這把雙刃刀，等同玩火。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自我審查

自我審查，捉不到摸不着，無形、無色、無味也無臭，飄忽不定，隨風而來，不着痕跡，瞬間消失。

去問每一個人：「你有否自我審查？」有人面色煞白，結結巴巴，大半天才心虛地吐出一個「冇」字，沒有眼神接觸，迅即改變話題，又或低頭離去。

但更多的人會理直氣壯，說出一大串似是而非的理論，然後得出以為無懈可擊的總結，說了一天，愈說愈糊塗，叫人摸不着頭腦。

我見過一些更厲害的。對於自我審查，直認不諱。由盤古初開講起，跟你分析時代、暢論局勢：自我審查是一種不得已的策略，自我審查能趨吉避險，自我審查能在夾縫中維持生命的元氣，自我審查能在惡劣的形勢下曲線自救……洋洋灑灑，說着說着，這套理論，講得連自己都深信不疑，然後到處推銷：最重要的是鬥長命，留住青山，繼續柴燒，忍一時，退一步，風平浪靜，海闊天空……這些自欺欺人的說辭，早已把自我審查的瘟疫

本質掩蓋得嚴嚴實實。自我審查已變成一場瘟疫，病毒在數量不少的新聞人、文化人、寫字人、評論人、教育人、知識人的腦袋皮層裏繁殖生根，侵蝕着獨立思考的腦細胞，在不知不覺中取而代之，變成了腦袋的主要組成部分。

凡遇着重大事件，碰到關鍵政策，事關大政方針，本能反應，就是理解主旋律是甚麼，然後揣摩掌權人的思路，再來是如何躲過爭議，避開最敏感的爭論，最重要的是不能出現事故，引起抗議。完事以後，自我感覺良好，噓一口氣，還打從心底裏佩服自己判斷高超，策略了得。

最常聽見的說法是：事情不是不能討論，但可不可以不直接這樣說，以免挑起敏感神經？可不可以換個說法，改動一下，修改一些，以免引起無謂的誤解？可否說得婉轉一些，以免刺激他們？不是、不是……這絕對不是自我審查，而是精益求精，確保長做長有。

大家都只講立場，忘了是非，只懂順着權勢和群情，把稜角磨滑，尖刺剪掉，說些他們喜歡聽的，至少是認為毫不刺激的話，完全忘了讀書人應盡的言責，忘了知識人在關鍵時刻應起的關鍵作用。社會在原地踏步，甚或向下沉淪，這些甘心自我審查的人，難辭其咎。

二〇〇八年四月二十九日

回應

在《明報》的「觀點」版(以前叫論壇版),我有一個小專欄,一星期一次,寫的都是正經八百的時評政論。

每篇文章,我都留下電郵地址,期望讀者回應。一直都有個簡單又幼稚的想法,觀點交流,擦出火花,在辯論中找出真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朋友都取笑我有自虐傾向,他們認為,留下電郵,回應的都可能只是嬉笑與謾罵。在香港這個犬儒的社會,沒有人會跟你認真討論,甚麼觀點交流,都是空想,不要老是停留在學生會時代。為何要留個電郵,何苦虐待自己的眼睛和腦袋?

朋友說得對,但只是對了一半。讀者的回應不多,但也不算少,都是一句起兩句止:「寫得好」、「完全同意」,完了。好在哪裏?同意甚麼?

都欠奉,談不上甚麼觀點,也不算怎樣交流,有個回應,表個態,就算了。是香港人太忙沒時間,還是太吝嗇觀點?更有可能的是,比起內地和台灣,港人的表達能力相

對薄弱，要長篇大論又要有觀點有內容，實在困難。比較兩岸三地的互聯網討論區，你會明白我在說甚麼。

謾罵的回應的確很多，尤其談到所謂敏感問題的時候。例如早前寫了一篇《如此國民質素能與世界接軌？》，講的是內地抵制家樂福的「愛國熱潮」，單看題目，不讀內容，我已預知會惹來「麻煩」。果不期然，電郵量比以前倍增，絕大部分，都是扯大嗓門，擺出架式——開罵。

仔細分析這些回應電郵，結果相當有趣。第一、從內容看，他們是從大陸到歐美留學或工作的中國人，內地網站，看不到這樣的文章；第二、大部分電郵都是用英文寫的，他們可能認為用英文更有優越感；第三、電郵劈頭第一句，通常是「你是中國人嗎!?」然後，寫中文的，就會漢奸、敗類甚麼的噴口而出；第四、他們不會就着文章的內容跟你討論，說的都是官方的大批判語言，口徑相當一致。

這些來勢洶洶的大批判，不容有駁嘴的餘地。不講道理的謾罵，我也不屑回應。但面對諸如民族大義，所謂大是大非的問題，內地網站用群情洶湧，帽子亂飛來壓倒異議聲音，令人家不敢再說半聲，已是常態。但想不到的是，這種橫蠻，已經蔓延到香港來。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日

「家樂福」

（零八年）五月一日，示威者帶備標語、揮動國旗、派發紅心貼紙，穿着寫上抗議字句的汗衫，浩浩蕩蕩來到全國十個城市的家樂福抗議。

上回，網民動員抵制家樂福，外交部發言人說法國應反省自己所做過的事，明顯是對示威開了綠燈。示威過後，薩爾科齊總統派特使來華，親吻殘疾火炬手金晶，宣讀總統的親筆信，表達總統的問候，對巴黎發生的波折表示遺憾。人家總統已經「反省」過了，並迅速行動，網民們還不顧大局，不識大體，還堅持抵制，破壞中國外交的最高戰略部署，你們擔當得起嗎？

今回，待遇明顯不同了。中國網警在五•一前突然把「家樂福」歸類敏感關鍵詞，在百度搜尋器鍵入「家樂福」，只會得到以下結果：「搜索結果可能涉及不符合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內容，未予顯示。」到場示威的年輕人，給拘捕驅趕，沒收標語。全國一盤棋，老百姓只是其中一隻小棋子。叫你衝就衝，叫你停就停，外交無小事，豈容你

們亂插嘴。

「家樂福」未成為敏感關鍵詞之前，網上流傳着一篇《為何抵制家樂福》的文章，奇文共賞：「知道家樂福每年從中國賺走了多少錢嗎？全國九十多家店，每家店的平均日銷售大約是七十至八十萬，一年總銷售三百至四百億，平均毛利百分之十到十二，借着合資企業的名義，還可以少繳很多稅，一家店的員工大約在二百至三百名之間，全國家樂福員工在三萬以內，還有一部分是外籍包括台灣等地人士，家樂福真的退出中國市場的話，他們現有的店將很快被中資零售企業接手，員工的生計不難解決，還可以給國家創造更多的稅收。」

「另外，家樂福每年在中國採購大量的商品配送到其他世界各國的店，集中採購的成本優勢和中國產品的低廉價格給他帶來了極大的利潤，沒有中國員工和中國工廠的依靠，他在亞太區要縮水一大半。家樂福本土和歐洲市場早在二千年左右就已經開始萎縮，韓國和日本等國的發展也堪憂，唯有中國市場的瘋狂擴張卻讓其獲利豐厚，如果在中國的發展受阻，將對其產生很大打擊。」義和團加紅衛兵加極端民族主義，給人家算總帳，要把一個辦得成功的外資企業硬生生趕出去，這種狼奶邏輯，看了，叫人心驚。

二〇〇八年五月五日

早就是你們的天下

奧運火炬在香港接力傳遞，無驚無險順利完成。聞說，有十五萬民眾沿途觀看，除了不用上班的本地居民，由學校組織接受愛國主義教育洗禮的中小學生，還有不少是操普通話，口號叫起來嗓門特別大的內地同胞。

保護聖火，早已有由武警轉型而成的藍衣護火隊，還有同樣穿藍衣的香港警察，在警力上已過剩有餘。我們的內地同胞，卻身負神聖任務，要在氣勢上壓過反對派，在聲音上蓋過異議者，在行動上逼走抗議人士。

在一片紅色海洋中，那零星的橙色已夠少得可憐了，但他們一出現，都被愛國的口號和熱情，圍困得無法動彈。一聲聲「你是中國人嗎？」的拷問，一句句「漢奸賣國賊」的指斥，直把這些橙色分子嚇得打哆嗦，連嘴也不敢回。

有些愛國同胞，說到激動處，用旗杆、用拳頭、用濃痰來招呼他們。正如外交部發言人回應中國留學生為保護聖火，在人家的地頭首爾打韓國人一樣：他們的愛國激情，

是可以理解的。基於同樣的「愛國激情」，同樣的「可以理解」，我們的香港警察，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目送那些打人的愛國同胞匆匆離開。

那纖纖弱質的港大女生，待遇就不同了。現場群情洶湧，喊打喊殺，如不及時採取行動，說不定會出甚麼亂子，為了保護這位女孩子的安全，果斷地第一時間將她架上警車，目標不見了，聲音消失了，群情就不再洶湧了，一切都化險為夷了。能不讚歎我們香港警察既專業又冷靜，既靈活又醒目的指揮嗎？

愛國同胞的人海戰術，不少地方都用過了，都非常有效。汲取了奧運聖火在歐洲受到干擾的經驗教訓，美國三藩市的愛國華僑和留學生，空群而出，保衛聖火，東風壓倒西風，反制藏獨分子的囂張氣燄。在一個討論區裏，留學生們還在回味不已，他們這樣說：「今天的舊金山，屬於中國人，朋友面對這一幕，感歎五星紅旗在藍天下真的是太美了！」「這條橫幅說出了我的心裏話，一路走來，哪裏都是我們的天下。」「歷史請記住，二零零八年四月九日，這一天，舊金山，屬於我們中國人。」同胞們，急甚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之後，香港，早就是你們的天下了。

二〇〇八年五月八日

退出加拿大國籍運動

一個名為「返回祖國行動委員會」的愛國組織，（零八年）四月中旬在加拿大正式成立。據說，發起人是一名定居加國的內地華人，他設立網站，號召加拿大華人團結，「集體放棄加拿大國籍或永久居住權，鄭重收回我們的入籍誓言，以示對加拿大政府的唾棄和最強烈的抗議」。

愛國網站，當然有一面五星紅旗，還有幾幀照片，顯示着四•一三渥太華五千愛國華人抗議集會的壯觀感人場面。

他們為何憤怒，抗議甚麼呢？原來一切都是為了奧運。網站解釋說：「以哈勃為首的加拿大政府打着人權旗號一貫採取敵視中國的政策，會見達賴，支持藏獨，現在又拒絕出席象徵世界和平的奧運開幕式。以CBC為代表的加國主流媒體和社會輿論借機奧運火炬傳遞對我們深愛的祖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無恥的塗鴉和中傷。作為炎黃子孫，我們絕不能再容忍。」

網站還刊出了加拿大入籍的儀式和誓辭：站在楓葉旗下，面對着大法官，要全心全意地效忠英女王和王位的繼承人。網站的發起人，把入籍的誓辭，聯繫到近代史，百年來中華民族所受的屈辱，新仇舊恨，一鋪算清，網站說：「英女王是西方殖民主義的總代表，她對中華民族悍然發動了兩次鴉片戰爭，割我土地，毀我家園，使我們偉大的民族飽受屈辱。作為一個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你必須以放棄加拿大國籍的方式收回你的誓辭。否則你就是中華民族的不孝子孫。也許你從沒有認真對待過自己的誓言，或者根本不知道自己曾說了甚麼，如果是那樣，你講話就像是倒垃圾，請不必在這裏聲嘶力竭地大喊愛中國了。那些藏獨和台獨分子天天叫囂獨立，說白了就是不要做中國人，難道說到底你也和他們一樣不要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嗎!?」

振聾發聵，擲地有聲，凡我中華兒女，無不聽得熱血沸騰。但這位熱愛祖國的先生給我們在加國華人出了一道大難題：在「真正的愛國主義者」和「加拿大國籍」之間選擇，在「放棄加拿大國籍」與「中華民族的不孝子孫」之間取捨，是何等艱巨，何等困難！加國華人應如何自處？怎樣抉擇？有何兩全之策，請你告訴他們。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一日

返祖現象

那個「返回祖國行動委員會」，發起人姓吳，從中國內地到加拿大定居，已有十年。網站一步一步的教授如何退出加拿大國籍。在哪裏下載表格？相片的規格如何？提供一條龍退籍服務。

網站又刊出了一個電郵地址，在京奧開幕一個月前電郵退籍表格，然後到加拿大有關部門集體遞交。又定於京奧前最後一個星期天，齊集首都「國會山前舉行一次大規模抗議集會，並當場焚燒或撕毀加拿大護照、公民卡、楓葉卡、社會保險卡和醫療卡，同時鄭重宣布收回入籍誓辭」。

如此鉅細無遺的計劃，表面看來，無論如何都不會是一場惡作劇。

「返回祖國行動委員會」成立後，網上的討論可熱鬧了，沒有多少人把它當一回事，懷疑是惡搞的居多，認為是認真的佔少。有些網民揶揄說：如果愛國的加籍華人都回來了，還有誰人可以組織去保護聖火？有些網民大聲疾呼表示反對：「恰恰相反，要留在

加拿大多生多育，加速加拿大中國化。」有人卻表示舉腳贊成，推而廣之，玩得更大，提議把運動推向歐美英日，把世界各地的愛國同胞都號召回國。

有網民索性把「返回祖國行動委員會」，簡化為「返祖委」，把這種幼稚的民族主義行為，諷刺為人類出現猿猴特徵的「返祖現象」。

在水平極高的「天涯社區」，網民「厚而道之」的帖子說：「激動，真TM有面（TM是甚麼，自己意會）。熱烈歡迎歐美愛國華人放棄夷籍回到媽咪懷抱！如果此次響應『返祖委』號召的夷籍愛國華人能達到十人以上（歐美日統統加起來），並行禮如儀，敝人願親赴機場迎接，並當面獎勵每個人一萬元人民幣（限前三十名，速速），決不食言。」

另一位跟帖的說：「俺窮，一萬元獎不起，但願意加一百元每人，委託『厚而道之』兄代獎。絕不食言。」網上帖子，多用一種鄙夷嘲笑的態度看待這種「返祖現象」，對退籍的呼籲大多不屑一顧。更有趣的是，網站的主人看來信心爆棚，以為會反應踴躍，竟在網站顯著位置，貼出「參加人數」。網站成立近一個月，卻老老實實的顯示着「總計報名參加人數」為：零。看來，「厚而道之」可以省回一筆了。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四日

歧視政策殺錯良民

香港是移民社會，九成半以上的家庭，這一代或上一代，在不同時期，為了避秦，從中國內地逃難南來。

來自五湖四海，都有近似經歷，說着南腔北調，都有相同期待：要在這個小島，找到真正安身立命之所。背景或有不同，文化亦有差異，但守望相助，患難扶持，成為他們的共同持守的行為標準。

不知從甚麼時候，這種不分彼此、你我平等的價值開始變質，斤斤計較，寸步不讓：我們在這裏，努力奮鬥，取得了今天的成就，你們內地人新移民憑甚麼一來就佔我們便宜，爭我們資源？

這種「上了車望飛站」的心態，不是香港獨有。記得十多年前，香港出現移民潮，港人在美加澳紐，亦有近似被歧視的經驗。當年，一群香港學生跟加拿大同學來？我們來得早還是你們來得早？我們貢獻多還是你們貢獻多？機靈醒目的香港學生眼珠一轉，

想也不想便回應：印地安人來得最早，你們白人比他們還遲……

當年移民美加的港人，今天不少可能已經回流，或許，他們忘了作為新移民被歧視的痛苦，加入了歧視新移民的行列。但香港的新移民恐怕連這種比較文明的辯論機會也沒有，有的只是背後的閒言閒語，集體的怨毒目光。我們的特區政府官員，不但沒有任何政策和法律阻止這種歧視行為，反而火上加油。我們的媒體名嘴，非但不能緩和這種歧視情緒，反而變本加厲，把香港出現的種種問題，一了百了的推給新移民。新來港人士，變了不少社會問題的代罪羔羊。

年前，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本地孕婦上街示威，引起特區高官的一陣慌亂。在慌亂之下，醫管局高速制訂了一籃子新措施，包括孕婦的產子費用，由已經夠高的港幣二萬元，倍增至三萬九千元。一律大幅提高收費，固然打亂了不少本地家庭的產子計劃，也殺錯良民，是明顯不過的歧視政策。

是殺錯良民，是因為港人的內地配偶，一律被界定為「非符合資格人士」，準來港媽媽，也要繳交高昂費用。是歧視政策，是因為港人的外國配偶，可以盡享本地的醫療福利，產子只需付港人價錢。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七日

遲來的公義

港人的涉外婚姻，由來已久，早已不是新鮮事兒。不過，如果涉的「外」是外國，待遇則跟是內地的，天差地別。

港人跟外國配偶結婚，取得香港身分證，時間很短，過程順利。他們是「符合資格人士」，在公立醫院看病治療，留院產子，所付的費用，都跟一般香港永久居民無異。可以享受港人待遇的，除了港人的外國配偶，還包括跨國公司僱員、外籍傭工等，他們獲准在港工作而取得香港身分證，都是「符合資格人士」。

港人的內地配偶就差得遠了。同樣是嫁了給港人，卻不能像港人的外國配偶一樣，很快拿到香港身分證，她們只能持雙程證來港，短暫停留，匆匆回鄉。要看她們的居住地，申請的隊伍是否很長，起碼要等幾年、十幾年，才能來港與丈夫團聚。因為未能取得香港身分證，因此被界定為「非符合資格人士」，使用公立醫院，要付出高昂費用。

港人內地配偶的醫療待遇，不但比不上港人的外國配偶，甚至比不上外籍傭工。這

是徹頭徹尾的歧視政策，被歧視的，更是血濃於水的中國人。

醫管局的所謂「符合資格」與否，並不是由於配偶的身分，而是由於是否取得了身分證。這種規定是不合理的，配偶就是配偶，外國人、內地人不應有任何區別。配偶身分早已客觀存在，身分證只是一份文件而已。

醫管局的做法亦證明了個論點，準來港媽媽今天未取得身分證，視為「非符合資格人士」，分娩費三萬九，但如果明天批准了，就馬上變成「符合資格人士」，費用可以全數退回。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如果今天生了，明天才拿到身分證，對不起，只能維持原判，三萬九。資格其實早已存在，但只差一天，就有天淵之別。

近年，港人的涉外婚姻日趨普遍，本地男人跟內地女士結婚，更高達四成。但大部分港人仍維持那種「上了車望飛站」的自私心態，官員目光短淺，疏忽怠惰，傳媒人云亦云，不敢逆大流，缺乏常識和公義，他們都把頭埋在沙堆裏，不會不能亦不敢正視現實。

現在，有準來港媽媽的在港親屬提出司法覆核，控告醫管局的歧視政策。這場官司早該打了，公義來得遲，總好過永遠沒來。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

普通常識

溫總說，這是建國以來破壞性最大的地震，比唐山大地震還嚴重。這也是建國以來，天災人禍之後，給新聞採訪最開放的一次。以前，防火防賊防記者，是所有主管部門地方政府本能反應，今次，除了個別情況以外，採訪幾乎沒有任何限制。資訊開放可以減少災難，領導人開始明白，這真是個硬道理。

地震發生後第二天，國務院新聞辦召開記者會。內地英文《中國日報》一名女記者提問：為甚麼學校和醫院塌這麼多，政府大樓塌的卻很少？官員兜兜轉轉，大半天都無法回應，最後找到一起政府樓房倒塌的事例，算是含混交代過去。

稍有丁點新聞觸覺的人都知道提問及時，切中要害。有死去獨生孩子的母親哭着控訴，為何倒塌的學校沒有鋼筋，是豆腐渣工程，要求記者向領導人反映，徹查到底，還孩子們一個公道。英文《中國日報》隔天發表社論，嚴辭質詢，教育經費是否沒有落到實處？內地網站也發起討論，反應強烈，帖子如潮，當中不乏超水準之作。

我也在電台烽煙提出討論，豈料惹來超乎常理的反應，幾乎死在亂石下。人大拍檔反應激烈，指大難當前，救人為先，心情沉重，不應在此時此刻，提出這樣的問題。然後是聽眾來電，破口大罵，說現時提出追究責任，干擾救援，是冷血涼薄。再來是本地網友，在討論區粗言謾罵，鋪天蓋地，但跟內地網民比較，水平卻差天共地。據悉，要求炒掉吳志森的電郵，已傳到署長和監製的郵箱裏。

莫名其妙，完全不知甚麼時候踩中了他們哪裏的死穴。追究學校豆腐渣工程，先有內地記者提問，後有死去孩子母親指控，再有內地網友強烈反響，我認為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於是跟進討論。甚麼時候開始，連內地媒體都能公開談論的問題，香港反而成了禁忌？

內地網民的怒吼，迫使政府官員問責。隔了一天，教育部發展規劃司長在「強國論壇」承諾，對豆腐渣工程「一定嚴肅查處，絕不姑息，會給社會一個滿意的交代」。有網友說教育部間接為我平反，我認為，這只是普通常識的勝利。還有甚麼比在強權和群勢面前說真話，更值得堅持呢？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他們在刪帖了

在網上發現了一首悼念孩子的詩《上路孩子，天堂沒有豆腐渣》，作者陳雨軒。在《明報》「觀點」版介紹過，刊出部分內容。有朋友看了詩的開頭，激動得無法言語，但還是要全部看完。

我當時只是把詩打印出來，沒下載儲存。幾天後，上網再找，怎料愈來愈難了。除了香港或台灣轉載的網站還可找到外，在搜尋器找到有關的內地網站，都出現這樣的字句：「指定的主題不存在或已被刪除或正在被審核，請返回。」明顯地，他們在刪帖了。

地震使中國的新聞管制鬆動了，大災之後，史無前例開放給全世界傳媒到災區採訪，海內外輿論，交口稱譽。但內地傳媒，依然受到這樣那樣的限制。據悉，地震一星期，有關部門連續下了三道命令，災區的英雄人物感動事跡領導關懷都可以寫，但對大量學校倒塌的調查、父母對豆腐渣工程的控訴，都屬禁制之列。如果這說法屬實，把這首詩從網上刪走，就應屬意料之內了。

為了悼念孩子，為了保存紀錄，為了告慰早夭的靈魂，為了平撫倖存的父母，我把詩的大部分刊出來。別以為刪帖了，歷史就會消失……

終於還是沒有跑過死神
上路孩子，天堂裏沒有豆腐渣
也沒有做不完的作業
唱不完的讚歌
也沒有人拿着火把到處奔走
也沒有人逼着你愛誰恨誰

* * *

山崩地裂的那一刻，孩子
其實只要換上一個地方
你卑微的生命就不會消失
成百上千的孩子
多少家庭的孩子

在這一瞬間被無情地吞噬
被我們腳下這片土地
被我們謳歌過千萬遍的母親

* * *

走好孩子，天公也在為你們哭泣
生命的樂章沒得及演奏就已休止
背包裏散落着你喜愛的漫畫書籍
今夜叔叔為你們捧上一把白花
獻給你們斷裂的青春……

* * *

……所有的真相與假相
所有的雨水與淚水都無濟於事
孩子，你們的笑容和聲音真的無法回來
只留給我們一具具幼小或年輕的軀體

* * *

今夜我不關心台海局勢以及甚麼國家大事
今夜我只為你們哭泣，孩子
遭天譴的並不是無辜的你們
老天為何要安排這樣殘酷的儀式

*　*　*

放下一切吧，孩子
何必再看這苦痛的人間
放心去吧孩子，天堂裏沒有豆腐渣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六日

抓緊媽媽的手

死去孩子的爸媽，在早成廢墟的學校門前，祭奠不幸的早逝的骨肉。他們捧着孩子的遺照，站在那裏，發出最強烈的無聲控訴。

孩子們的生活照怎會變成了遺照？

天真爛漫的笑容，映照着無憂無慮的童年，預視着充滿希望的未來。一張黑白照，是位標致的六年級同學，她梳着一條長長的馬尾，穿得很漂亮，側着身，對着攝影機回眸一笑。孩子已長得亭亭玉立了，昨天還在聽她說着同學之間的瑣事，還在緊張的準備着升初中的事情。怎會在瞬間，爸媽就跟你陰陽永隔？

學校成了靈堂，掛着橫幅：「沉痛悼念冤死的孩子們」。靈堂前面，擺放着一塊從瓦礫裏檢回來的教學白板，斗大的標題：「天災不可違，人為最可恨」「還冤死的孩子一個公道」。黑色的字，寫滿了密密麻麻的控訴。最後，他們向領導人提出了他們只算卑微的要求：「敬愛的胡總書記溫總理，來看看我們吧！我們的孩子死得冤啊！我們也

堅信黨和政府會還我們冤死的孩子一個公道！」

要說的話早已說完，要流的眼淚也已經流乾。讓他們憤憤不平的是，就在不到幾百公尺同期建好的那間學校，沒受多大的破壞，孩子們都有足夠時間逃出來，沒有一個傷亡。只要換個地方，只要校舍不是搖了十幾秒就整個倒下，孩子還有逃出生天的機會。

記掛着孩子的母親，淌淚的心，唱着為她們譜寫的詩歌：

孩子快抓緊媽媽的手
去天堂的路太黑了
媽媽怕你碰了頭
快抓緊媽媽的手
讓媽媽陪你走

* * *

媽媽怕天堂的路太黑
我看不見你的手
自從倒塌的牆把陽光奪走

我再也看不見你柔情的眸

* * *

孩子你走吧
前面的路再也沒有憂愁
沒有讀不完的課本和爸爸的拳頭
你要記住我和爸爸的模樣
來生還要一起走

* * *

媽媽別擔憂
天堂的路有些擠
有很多同學朋友

* * *

我們說不哭
哪一個人的媽媽都是我們的媽媽
哪一個孩子都是媽媽的孩子

沒有我的日子
你把愛給活着的孩子吧
媽媽你別哭
淚光照亮不了我們的路
讓我們自己慢慢地走

* * *

媽媽
我會記住你和爸爸的模樣
記住我們的約定來生一起走

這首詩，在YouTube，配上畫面，譜上曲子，每次聽，我都掉淚。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聚源中學、新建小學……四川、甘肅上萬家豆腐渣學校頃刻倒塌，失去兒子的母親無聲哀鳴，死去女兒的爸爸激憤吶喊，跟不少人一樣，想起內地失明歌者周雲蓬《中國孩子》的歌聲。

不要做克拉瑪依的孩子
火燒痛皮膚讓親娘心焦
不要做沙蘭鎮的孩子
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
不要做成都人的孩子
吸毒的媽媽七天七夜不回家
不要做河南人的孩子
愛滋病在血液裏哈哈的笑

不要做山西人的孩子

爸爸變成了一筐煤你別再想見到他

唱片只能自資灌錄，私下發行，沒多久，就在網絡熱爆流傳。每句歌詞，都寫着中國孩子的悲慘故事，每聽一回，都勾起那不堪回首的傷痛，每看一次，都激出對中國人恥與為伍的憤怒。

新疆的克拉馬依舉行中、小學文藝表演活動，照燈燃着舞台帷幕，大火迅速蔓延，人們爭相逃命。教委一名領導在台大喊：「不要動，讓領導們先走！」結果，領導們安全撤離，三百二十五人被活活燒死，絕大部分是年紀較小的學生。「讓領導先走」，成了對滅絕人性中國官僚的諷刺。

黑龍江寧安市暴雨成災，山洪暴發，洪水到達前兩小時，已有人通報了派出所，要求他們馬上疏散沙蘭鎮小學的學生，但派出所竟然以「沒有人，走不開」為理由，沒採任何行動。結果，一百零五個小學生被活活淹死。在學校的石柱上，還留着學生拚命求生的小掌印，控訴着殘害小生命的官僚「不作為」。

成都吸毒的媽媽偷竊被捕，警方強迫戒毒，媽媽三番四次哀求，讓她回家把三歲女兒安頓好，才進戒毒所，但警員硬是不聽，連派人去看一下也沒做。結果，七天七夜，

三歲的女兒活活餓死，被發現時已滿身蛆蟲。

河南因賣血染愛滋病延禍幾代人，山西礦難頻生，孩子頓失依靠。人禍連年，這些，中國人都太熟悉了。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餓極了他們會把你吃掉
還不如曠野中的老山羊
為保護小羊而目露兇光
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爸爸媽媽都是些怯懦的人
為證明他們的鐵石心腸
死到臨頭讓領導先走
中國的孩子受夠了，爸爸媽媽不再怯懦了，四川地震，不會讓領導先走了，追究到底，讓天堂的路不會太黑。

二〇〇八年六月一日

「假如我的孩子還活着……」

孩子第一次在天堂度過了他們的兒童節。但天堂有糖果嗎？有玩具嗎？同學們都過得開心嗎？孩子，甚麼時候可以告訴爸爸媽媽？

你們陽光燦爛的照片，放在學校的祭壇上很多天了。爸媽在每張孩子的照片上，放上盛開的花朵。你們心愛的洋娃娃、巧克力和水果，都帶來了。

兒童節，就讓爸爸媽媽跟你們一起過。

倖存的同學們都來了，有些剛從醫院出來，骨折的手還包紮着。他們肅穆地站在那裏，流着淚，向你們獻花，默禱，希望在天堂的日子，天天都是快樂的兒童節。

前幾天，鎮領導派人逐家致電上門，告誡逝去孩子的父母，不要在「六一」到校舍搞悼念活動，這些可恨無理的要求，被爸媽嚴辭拒絕，他們又提出甚麼「三不原則」：「不要傷心，不要流淚，不要跟媒體說話」。這算是人話嗎？難道當了官，僅存的丁點人性都被那頭頂上的烏紗埋掉了？

你們每天都問：「假如我的兒子還活着……」那位早已哭乾了眼淚的媽媽，幾乎每天都想着同樣問題。一九九七年，天安門母親丁子霖教授這樣寫：「假如我的兒子還活着，他應該是二十五歲了。當年他十七歲時，就已經是一米八二的個頭，現在一定又長高了。」十九年前，這位一米八二的高個頭，毅然離家而去，走到最危險的地方。或許預見兒子會遇上不測，父母本能地阻止。「如果天下父母都像你們這樣自私，那我們國家、民族不就完了嗎？」是啊！兒子說得很對，當年上街，就是要反貪污、反腐敗、反官倒。

一顆子彈，結束了兒子十七年旺盛的生命。一場和平民主運動，就這樣給血腥的鎮壓下去。十九年來，貪污腐敗變本加厲，有增無減。令孩子冤死的豆腐渣工程，不就是這個貪腐的體制所造成的嗎？

在這個意義上，冤死孩子的母親，不都是天安門母親嗎？她們每天都想着「假如我的兒子還活着……」，每天都冀盼對孩子的死有一個說法，每天都期望要還孩子一個公道……我們為四川大地震死難的同胞哀慟，為聚源中學、富新二小逝去孩子的母親難過……這幾十年來，有多少生命冤死在這不合理的體制中。今晚，就讓我們用燭光悼念冤死的亡魂，讓公義早點來到這不堪的人間。

二〇〇八年六月四日

「你是中國人嗎？」（一）

奧運火炬傳送，愛國主義狂飆，稍有異議，提出與主流不同的觀點，馬上就有王千源、陳巧文的下場，雖然老家未必會遭擲糞，也沒有網上姦殺令，但電子郵件，網絡討伐，「你是中國人嗎？」的連番詰問，肯定把你浸死。

四川地震，全國哀慟。其時，當有人提出是否有人忽略地震預報，有人質疑為何塌的都是學校和醫院，是否貪官污吏造成豆腐渣人禍，不知觸動了甚麼人哪條敏感的神經，民族主義腎上腺指數爆燈，「別有用心」、「冷血涼薄」、「煽動災民」、「阻礙救援」的指摘鋪天蓋地。「你是中國人嗎？」，又會成為衝口而出的例牌質問。

當網上憤青，噢，對不起，他們不一定是青年，可能早已是中坑或老坑了，或稱他們為網上憤坑比較貼近事實。當網上憤坑們質問：「你是中國人嗎？」的時候，他們心中的中國人，究竟是甚麼個模樣？個個都揮動紅旗，呼喊口號，雙眼血紅，義憤填膺。又或他們背負着中國百年苦難，列強欺凌，苦大仇深，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國人都

要團結一致，提高警惕。

可能甚麼都不是，他們可能只是一幫習慣服從權威聽黨話，從不知道甚麼叫獨立思考的乖孩子。但這些年來，舊信仰早已無影無蹤，新價值還是東歪西倒，人人往上爬向錢看，社會敗壞道德淪亡，但他們仍在掙扎求生，苦無出路，在無邊無際波濤洶湧的大海裏浮沉，快要支持不住斷氣了，忽然出現一根愛國主義的浮木，拚命抓住，死也不放。這根浮木，成為了他們價值體系的依靠，成為了他們虛空心靈唯一的安身立命之所。

愛國主義絕對不是一個嚴謹的價值體系，跟風而動，任意性也很高，可以隨時添加刪減。在中國歷次政治運動，早已出現多次翻版。愛國主義推到極端，真的會變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法西斯。

可能他們真的甚麼也不是，只是一批閒着無聊，不學無術，到處尋找敵人的網絡暴民。找到可以攻擊的對象，不管有理無理，就肆無忌憚的瞎起哄，尋求用粗言穢語罵人的快感，把人擊倒在地再踏一腳，然後一哄而散的亢奮。愛國主義是流氓無賴最後的庇護所，這句警語，是至理名言。

二〇〇八年六月七日

「你是中國人嗎？」（二）

副局長國籍鬧劇，是一面照妖鏡，映出不少精彩絕倫的官場怪現象。八個副局長，五個外國籍，雖然在壓力下已紛紛退籍，但外籍烙印始終無法消除。政治助理有多少個外國籍？仍未全部揭曉。外國護照得來不易，部分已聲言打死不退。這是典型「又食又拎」的邏輯，如此低水平的政治智慧，真叫人擔心，往後的日子，面對難纏的政治問題，能過得了關嗎？

最難以解釋的，是一個聲稱「愛國愛港」的政黨，被政府青睞招攬入閣的那位黨副主席，竟然持有加拿大護照。這位新貴不在加拿大出生，而是求學時歸化入籍，對着楓葉旗，唱着國歌，莊嚴宣誓，真誠效忠大英帝國女王伊利莎伯二世及其繼承人。除非他早已忘記誓詞，又或當食生菜，否則他應該明白，國籍問題絕不是鬧着玩的。入了人家的國籍，「中國人」已經降格成一種血緣關係，政治效忠的對象改變了，你還口口聲聲說「愛國」，人家會問，你愛的是哪個國？

這不是在光天化日下赤裸裸的欺騙選民嗎？

黨的主席出來辯護，他們的萬人黨早已有超過五百位少數族裔人士，他們肯定不都是中國籍，香港是國際都會，外國籍黨員，有甚麼稀奇？這種詭辯邏輯說服得了誰。少數族裔會做到他們的副主席嗎？副主席是個關鍵位置，除非這位外國人副主席是個花瓶，否則以他的職位，一定會涉及很多黨的機密，尤其這個「愛國」政黨，直通中央，對港政策，選舉部署，不少國家絕密都會牽涉到其中，要知道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黨副主席拿着外國護照，不怕他裏通外國？噢！對不起，搞錯了，準確點說，不怕他「通水己國」，把機密資料給西方情報單位共同分享嗎？

常被人罵「漢奸賣國」的反對派，假若其高層拿着外國護照，一點也不會奇怪，因為入了外籍，跟外國人眉來眼去，勾結外國勢力也方便得多。

人人都有資格入籍外國，但偏偏「愛國」政黨的高層就被剝奪了這個權利，因為忠誠不能侍二主，愛國不可有異心，否則那些網上憤坑衝着你來問：「你是中國人嗎？」想起口袋裏那本暖暖的外國護照，你還能面不紅心不跳的回應嗎？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日

「你是中國人嗎？」（三）

小時候從內地來港定居，同班同學不少是新移民，從沒感覺被歧視。長大，開始懂事，才發覺跟其他人有點不同。

香港出生的同學，拿的是BDTC英國屬土公民護照，為堵住殖民地子民，二戰後英國制定了多種國籍身分，BDTC是其中一種，名義上是英籍，卻無權在英國定居。我拿的是CI身分證明書，是綠色的一本大小像護照的證件。當年，還搞不清楚CI是甚麼，只知道比BDTC低級，去任何國家，幾乎都要先取簽證。

後來才知道，CI是「無國籍」，因為不在香港出生，沒資格做「英國子民」。這本證件，只證明你在香港定居，但與你的國籍身分無關。有些上層人士為了旅遊方便，宣誓歸化英籍。不知是否民族主義作祟，總認為這樣做對不起祖宗。

十八歲申領身分證，在身分證上「國籍」一欄，拿屬土公民護照的同學，可以選擇做「中國人」或是做「英國人」。有些同學煞有介事地選擇了「英國」，真的阿Q得很。

到今天我還是不明白，在身分證寫上「英國」和「中國」，對真正國籍身分，究竟有何實質分別？

出外旅行，填入境申報表，也有國籍一欄，填甚麼，總有點混淆。有人填「英國」，關員斜眼瞄了一下你的那本護照，嘴角帶着明顯不屑，然後大筆一揮，改成「HK」。如果你填「中國」，他的雙眼睜得更大，望一望你，又將它改成「香港」。填甚麼國籍，每一次，都大費周章。

拿着CI，出外旅行，搞簽證已經夠辛苦，有時還會被關員留難，成為索賄的藉口。做了幾十年「無國籍」人士，回歸第一天，我第一時間申請特區護照，幾個星期後，拿到了，突然想大叫：阿媽，我終於攞到啦！

但有更多醒目靈巧的香港人，不會像我那樣戇居，回歸前，早就做太空人買移民保險，不捨得香港那份高薪厚祿的，就用大樓遮掩着腹大便便，騙過關員，到人家的國土生產，拿人家的國籍，佔人家的便宜。

香港人的國籍身分，如此這般的走過來。他們只實用主義地把護照當成旅行證件，從不把國籍、護照、身分與效忠扣上任何關係。當人家問：你是中國人嗎？你會想起口袋裏的護照、自己的國籍，還是兒子的出生地？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三日

「你是中國人嗎？」（四）

有位新加坡籍的政治助理，在記者會上被問到為何不放棄坡籍？會否與官職身分有衝突？有沒有雙重效忠的問題？連珠炮發，這位出身投資銀行的候任財金官員有點招架不住，激動地說：「我在新加坡出生，三歲來香港，在香港讀幼稚園、小學、中學，我覺得我是香港人。」「我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分，我暫時沒有香港SAR Passport（特區護照），但我隨時可以攞一個。」「做政治助理，我所有決定都以香港利益為依歸。」這是香港人典型的思維方式，對護照問題實用主義，對雙重效忠視而不見，對國籍身分用感覺代替理性，這是港人的難民性格使然，回歸十年，絲毫沒有改變。

政治助理說「隨時可以攞一個SAR Passport」，但為何等到今天，都沒有辦理申領手續？她的苦衷，沒公開講清楚。新加坡不容許雙重國籍，國民入籍外國，就會失掉坡籍。她說「可以隨時攞SAR Passport」，但卻沒有行動，清楚說明了她的選擇：她不想失去坡籍，沒有申領中國特區護照，甚至連中國國民的身分都不存在，她只想做一個新

加坡籍的香港永久居民。

有國際身分的人香港多的是，而且非常吃香，若她仍然繼續在投資銀行工作，無任歡迎，香港是國際都會，這類人愈多愈好。

但她是問責官員，參與制訂香港財金政策，那問題就來了。當政治助理陪同局長出訪新加坡，跟當地官員討論財金雙邊政策，眉精眼企的新加坡官員早就派人起了她的底，在談判中突然輕輕說一句：「哦，這位女士，妳是新加坡人？」她還能若無其事當甚麼都沒發生過嗎？搞政治不是搞投資，以誰的利益為依歸，不是一個人說了算，閣下的護照，已經使你露了底。

政治助理減薪入閣，已經顯示了她對香港的承擔，為何金錢上的犧牲都可以承受，放棄一本護照，改變國籍身分卻這麼難，可見一個外國護照，比她要減去的薪水重要得多。重視甚麼？清楚反映出她的個人選擇。

還有兩位政治助理打死不放他們的居英權，連國籍問題也這樣拖拉，可見他們的政治水平極其有限。「你是中國人嗎？」在這幫「又食又拎」的問責新貴中，這種提問，還有意義嗎？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六日

記者當官

相識四分一世紀的大學同學，最近當了高官，未上任，已無可倖免地捲入國籍和薪酬風波，令我們一眾好友為他捏一把冷汗。好在他身家清白，既無外籍，也沒人挑戰其資歷與薪水不相稱，記者會中表現淡定，應對得體，總算跨過第一關。官場凶險，即使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也是星星之火，足以燎原，寄語老友，更艱難的路還在前頭。

老同學跟我一樣，念理科，在學生報混，喜討論思辯舞文弄墨，好調查研究挑戰權貴，媒體都成為了我們的第一份職業，除了當中幾年我離開電視，他到外國深造，暫別本行外，二十多年以來，幾乎沒有脫離過新聞工作。媒體不是騎牛搵馬的職業，而是不離不棄的終生事業。

問責新貴當中，有不少曾經當過記者，但一早就離職轉行搵真銀，唯獨我這位老同學，當官前，仍在報章擔任要職。聽到記者老友要離職當官，有點突然，有更多的，是不解。

當年大學畢業，都是天之驕子，考AO的，從商的，專業的，薪高糧準，非常搶手。第一份工作跑去當記者，而且一做二十多年，要知道香港記者的薪酬比其他行業都低得多，沒有一份理想主義的堅持，捱不了四分一世紀。但一介書生，可以策馬揚鞭縱橫馳騁，評彈時局月旦顯要，為社會的進步盡一己之言責，那份滿足感，並非一般職業可以嘗到。

正常的記者，天生就應該對權力不信任，永遠用懷疑的眼光，對待任何來自官府的人和事，不是這樣，媒體就無法發揮監察政府的功用，更不能和民眾站在一起，擔當看門狗的角色。如果媒體和政府處於同一陣線，只懂為官員說好話，永遠為首長唱讚歌，高官明明錯了，想方設法為他解話開脫，政策明明失誤，千方百計替他諉過於人，記者沒有在災難來臨前敲響警鐘，媒體沒有在政策失控前叫停煞車，這樣的媒體就是幫兇，這樣的記者，根本沒有盡到應盡的本分。

在這個意義上，記者和官員應該站在河的兩岸，雖然不必然是敵人，但絕不可能成為推心置腹的好友，更難想像的是，記者跑到河的對岸，變身成為官員。如何轉換角色，本身就是一篇博士論文。

二〇〇八年六月十九日

官媒一家

理論上，官府與媒體，應隔着一條楚河漢界，一個掌握公權力，一個代民眾守護權益，雖未至完全對立，總不能角色混淆，如膠似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絕對權力不受制衡，絕對腐化一夜出現。自由媒體的影響力，獨立傳媒的重要性，只是普通常識，不必多費唇舌，多花筆墨。

自特區政府迷信所謂政治化妝以來，愈來愈多媒體人進入權力核心，以「搞掂」媒體為己任。他們以為，政府是否得到市民認受，政策能否順利推行，全與媒體的取態有關，只要「搞掂」傳媒老闆，收編老總記者，把他們拉到自己的一邊，就能所向披靡，無往不利。政策的品質不是最重要的考量，只要包裝得體，行銷得法，就能十拿九穩，大獲全勝。

出現嚴重危機，政治化妝就更顯神效了。政策出錯，官員失職，不是檢討過失，避免再犯，不是改善施政，重攬人心，而是運轉官方機器，開動政治化妝。明明由理念到

推行，到處都甩甩漏漏，但卻死要面子，扭曲事實，把黑說成白，諉過於人，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如斯田地，如此下場，責任不在我方，只是給反對派夾擊民眾起哄的結果。

避無可避退無可退，選擇性就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道歉：安排不周，不夠敏感，未及全面等等，以求脫身過骨。香港節奏緊湊，碰到另一單重大事件，佔了媒體篇幅，搶了民眾眼球，喘一口氣，求神拜佛，萬事大吉。

這些年來，每遇重大政治事件，名筆名嘴以高人權威口吻，為高官歌功頌德，為犯錯說項開脫，肆意抹黑異議聲音，羅織罪名亂扣帽子，指斥影響和諧破壞安定。

長篇累贅的官方主旋律，天天佔據整個版面全數時段。

有時在不同報章，竟然出現內容字眼基本相同的政情分析，明顯出自同一消息來源。寫手也實在太懶太不專業，只是一副默稿機器，人家講一段，你寫一段，腦筋不動一下，照單全收，一字不漏全數刊登，於是露了餡兒。

官府迷信化妝，媒體渴求獨家消息，互相利用包庇，不少官媒，早就一家，招攬記者入衙門當官，變身轉型，想深一層，其實也沒有甚麼難度。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

學者當官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讀書人的傳統，幾千年來，士大夫的DNA一代傳一代，讀書報國，報國的最佳途徑就是受皇帝主子相中青睞，進入權力核心，一展抱負。

讀書人最痛苦的，莫過於報國無門。皇帝不識貨，冷落渴望為主子效勞立功的文人，棄如敝屣。迂腐的讀書人諍言直諫，得罪權貴，惹上殺身之禍。保得住性命的，也只能歸園田居，澹泊明志，大隱隱於市。

廿一世紀的香港，讀書人和權力的關係，本質上沒有改變。自從所謂問責制實行以來，殖民時代建立，公平性和公開性還尚算有跡可尋的文官制度被徹底摧毀。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隨意性甚高，酬庸味極濃的政治委任制度。受阿爺欽點出來的香港長官，按着親疏利害，關係深淺，勢力分佈，委任自己友進入權力核心。董建華年代，不少委任局長，不是力有不逮尸位素餐，就是犯錯纍纍中箭落馬。曾蔭權年代，不但沒有檢討自己友委任政治的種種弊端，還擴而大之，把這個已證明失敗的制度發揮到極致。

被權力青睞的副局政助，我注意到當中有幾位學者，他們活躍於本地公民社會，是一些鬆散的團體和智庫成員，他們也不時發表公開意見，在報章暢論時局，評彈政策。這批不會只躲在象牙塔做學問，而是希望透過組織團體學術力量，推動公共政策改革社會進程的讀書人，用今天流行的稱謂，我們稱之為「公共知識分子」。

這幾位被召入閣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立論主張政治光譜或有不同，但他們都曾是建制的批判者，有的曾大力鞭撻董建華，有的曾深度批判問責制，也有對缺乏民主的政治體制大聲疾呼，也有對曾蔭權的親疏有別厲言聲討。七一遊行有他們的影子，六四燭光，他們也從不缺席。

當權力招手，思前想後，為何要加入被他們批判過的制度，與曾嗤之以鼻的當權者有辱無榮，當然有一個能說服自己言之成理的說法，但他們也必須向曾信服的核心價值交代，也要向志同道合的公民社會朋友交代。

知識分子和當權者應維持着一種怎樣關係，應如何回應權力的召喚和誘惑，本身，就是要終身學習的一門課。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五日

官學一家

其實，官學早就一家了。秉承殖民地傳統，香港的大學，校監都由昔日港督今天特首來做，雖然長官對大學日常運作沒有直接干預，但大學與官府的密切關係，這個象徵意義實在太大了。

官府真的沒有干預大學運作嗎？我無意把陳年往事，例如民調事件、教院風波再拿出來討論。但從體制來說，政府透過教資會來控制大學的經費，雖然沒有巨細無遺地指令院校如何開班，怎樣收生，但那雙握着輸血管子的手，已可以把院校操弄得死去活來。再加上主事官員的行事風格，是無為而治，拆牆鬆綁，還是權在我手，先禮後兵，都對院校的發展，師生的前途，有着致命的影響。

除了正式的經費來源，不少政府部門，都是學系的米飯班主。每天都被publish or perish搞得焦頭爛額疲累不堪的學者，為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也為了自己的位置坐得更穩妥一些，不少都會向政府部門投標，把官府的研究計劃爭取回來，要養活自己，也

養活同事。

官員們都不是省油的燈，也不會白白把公帑浪費，對他們出資的研究計劃，從問卷內容到取樣模式，從研究方法到研究結果，都要求得很具體細緻，甚至強行刪掉修改，進行赤裸干預。有些學者為了維持和諧關係，希望長做長有，都忍氣吞聲，雖未至主動迎合，但也半推半就。甚麼學術自主、獨立研究，都被和諧妥協掉了。

在這個意義上，不少官政部門才是學系的真正老闆，吃人嘴軟，拿人手軟，學者不會也不好意思對政策作出直接批評。如此一來，敢於議論時局，批評政策的「公共知識分子」，就像天將發白的晨星，數目愈來愈少了。

今天被延攬入閣的讀書人，看他們文章的觀點，有好幾位算是溫和反對派，對不少政策和現象，作出過深度批評。今天，「公共知識分子」當了官，基於紀律，當然要閉口噤聲，不可以公開論述，更不方便公開表態。

殖民地時代，是「行政吸納政治」，特區年代，是「政治吸納政治」，這種「盡收天下兵器」，把批評聲音消解於無形的辦法，古今皆然。問題是，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面對如春藥般的權力，抵擋得了嗎？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八日

十四歲

我的十四歲是怎麼個模樣？幾十年前的事，早已忘得八八九九。是中二升中三吧，念的是一間和尚寺學校，全部精力發泄在那個西瓜皮膠波仔上，每天放學，沒頭沒腦的踢個飽，天昏地暗，才把一身臭汗帶回家。會考升學，離我們太遠。學期考試，到最後一個禮拜才打開那陌生的書本。荷爾蒙當然會帶來青春期的躁動，但腳下的足球，比鄰校的女生更吸引。十四歲，混混沌沌，童年的天真，年輕人的精力，無憂無慮，敢闖敢幹。

看着女兒的成長，十四歲的記憶，又一次翻了出來。放學，她總是準時回家，功課、測驗、做project、考試，忙得一塌糊塗。還帶着童真的臉，偶爾閃過一抹愁苦，還未壯實的肩頭，承載着超重的負荷。為考試而煩惱，為成績而緊張。總覺得，我混沌的青春期，比女兒的十四歲，過得快活而幸福得多。

但她還是熱愛足球。小學參加女子足球隊，得過不錯的成績，但因中學只有男足，

為她帶來點點遺憾。但她還是愛看，球隊、球員、教練、領隊、賽果，滾瓜爛熟倒背如流。她不止看，還在畫。《足球小將》看過數十遍，她創作的足球漫畫，故事、畫風、分鏡、對白，模仿自這部著名動畫，又帶着自己的風格。在測驗與考試之間的空隙，她還是拿着紙筆，不斷的畫，最近發現，她在自創球評，虛擬女子足球隊拿了冠軍，還有球員肖像，比賽過程，入球經過，圖文並茂，用的，當然也是漫畫。

她喜歡用漫畫來表達感受，不開心的時候，也喜歡用漫畫來抒發情緒。

我不知道這是否天分，也不肯定能否成大器，只知道她愛畫，很專注。一個人專注的時候，最美。難得的專注，就不應去打擾。

女兒向來話少，心裏藏着愈來愈多秘密。牀邊故事不需要了，臨睡前，只會跟媽媽說悄悄話。爸爸要像小時候來個親吻擁抱，她閃開。逛街，想搭着她的膊頭，她撥開你的手。但有時，她主動跑過來拖着你，把頭依偎在你的肩上。青春期的女孩，連對爸爸也是若即若離。

十四歲，應該是快樂的，因為有太多可能性。不要太早把自己定型，盡情地享受成長的歡樂吧。女兒，十四歲快樂。

二〇〇八年七月一日

孩子變成飼料雞

兒時家窮，兄弟姐妹也多，父母為口奔馳，每天吃晚飯，點齊人數確保人人都已經回來，算是盡了責任。父母對孩子的成績學業根本沒時間兼顧，科科及格年年升級已老懷大慰，長大了做甚麼，連想都沒想過。上一代父母懂得對孩子「放手」，一來是家庭環境使然，二來是沒有學識沒有能力為孩子鋪路，三來，根本覺得沒有這個需要。

今天的父母，對孩子的將來，緊張到不得了，還未出生，已經為他們寫好了路線圖時間表。入讀名牌幼稚園，媽媽腹大便便就開始報名。提高名牌小學的入學機會，孟母三遷買千萬校網豪宅。名牌中學，託人事拉關係突然信教，招招出齊。孩子過五關斬六將，好不容易捱到有機會升大學，讀哪院校選甚麼科，每個環節都由父母主導，爸媽都大學畢業，有的是權威和經驗，在父母陰影下成長的孩子，不想反駁，也無力反抗。

現在的大學，除了同學迎新日，校方也安排了專門給父母的迎新日，好使父母了解子女的校園活動、宿舍生活、學習情況。這種做法，在我們的那一代看來，簡直匪夷所

思，大學生早已成年，有強烈獨立自主的渴求，不希望父母入侵自己的生活空間，除了禮貌地間中邀請父母參觀校園，宿舍卻是私隱，當然閒人免進，在大學讀甚麼科，搞甚麼活動，父母只會印象依稀，大多不甚了了。

幼稚園有家長迎新日，小學也有，到中學，子女已老大不願意看到父母在學校出現，說明孩子已經成長，希望與爸媽拉開距離。但大學竟然刻意安排父母迎新活動，這明顯是一種倒退，也可以說明孩子拍畢業照，為甚麼老是抱着毛毛公仔，舉出V字手勢，擺出一副永遠長不大的模樣。

孩子能自由地健康快樂成長，全賴父母「放手」。今天，有能力的父母，照顧子女的細緻程度，成了窒礙孩子發展的罪魁禍首。入甚麼幼稚園，讀名牌小學、中學，然後到大學選科，都有父母的直接參與，到處都看到爸媽的身影。有些父母，甚至自小訓練孩子打高爾夫，到飲宴場合介紹他們認識uncle和auntie，為他建立人脈鋪墊將來。

圈在籠裏養殖的飼料雞，還可以有甚麼將來？

二〇〇八年七月四日

年少輕狂？

副局政助風波，鬧到今天，算是告一段落。市民除了在記者會見過問責新貴排排坐，由小狼隊林瑞麟隊長任總指揮，聽過他們偷看「貓紙」口窒窒講幾句外，未曾見過他們有甚麼本領。

還要等到（零八年）十月新一屆立法會，才可看他們的真功夫。

新貴中最具新聞價值的，是那位三十未出頭，三數年工作經驗，薪酬三級跳，由三萬多躍升至十三萬的年輕學者。眼紅症和懷疑論，已經老掉牙，我倒希望談談他的理念和主張。

這位圓桌智庫創辦人，有幾間名牌大學學位，記者在中大找到他三年前的碩士論文，題目是當時熱辣辣的問責制。二十五歲的年輕人，毫不留情狠批：「未能在政府與市民之間，建立強而有力的政治問責關係……問責制除了不能問責，更為香港帶來延綿不休的政治爭拗。」論文舉出有力例子指問責制只為「強化特首個人管治」，對特首及主要問

責官員授予權力，卻並無制衡。碩士論文的結論是，問責制「without substance and spirit」。

看過碩士論文，稍為正常的人，都會有同樣反應：三年前寒窗苦讀，認真研究，批判問責制「形神俱缺」，為何三年後竟會加入這個被他狠批過的制度，成為權力核心的一部分？作出這個突變的原因是甚麼？背後有甚麼理念在驅使？

記者的做法卻引起一位公共知識分子的不快，他提出這樣的質問：如此熱中翻舊帳，無非是想證明這幫人是沒有integrity的反覆小人。這樣做，是否要有志從政的年輕人，從小就規行矩步，以免日後被人「抓小辮子」？

讀書人最後呼籲：對年少輕狂，多點包容，讓他們保留成長中的稜角。

知識分子保護年輕人的善意，令人感動。但不解的是，同樣的制度，三年前還是年少輕狂無情批判，三年後就變得老成持重委身獻計？這個「不能問責，缺乏制衡，形神俱缺」的制度，三年來，是前進了？還是倒退了？除非寫論文是為了過關，除非今天加入政府，是另懷目的……否則，無論如何解釋不了理念和行動的矛盾。

如果你像身邊不少朋友一樣，認同和鼓勵「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老老實實說出來吧，至少對自己曾經認同的理念，有一個勉強說得通的交代。

二〇〇八年七月七日

打不過你就同謀吧

一位人到中年的學者被委為副局長，讀書人是公共知識分子，公開發表文章，雖屬溫和批判，但對特區施政的困境、與中央關係的本質、質疑特首能否同時向中央和香港效忠，可謂針針見血，句句到肉，讀來每有所得，打從心底佩服學者的洞見和視野。

香港崇尚表達自由，無論是學術論文，還是時評政論，都高度透明，沒有甚麼可以隱瞞，打開電腦按幾個鍵，在大學圖書館花點時間，幾乎可以全部找到。記者拿出來，把一個政治人物的觀點前後比較，非常自然，也十分有新聞價值，根本不是甚麼「抓小辮子」，也不需大驚小怪。

副局長學者的時評，不是二三十年前的年輕稜角，也不是未經深思熟慮的年少輕狂，更不是甚麼經過殘酷的現實、時間的洗禮，今天成熟了，思想改變了，立場轉移了。這些文章，是近幾年甚至近幾個月，對香港社會對特區政府深刻的觀察和評論，不是甚麼「昨日之怒」，而是「今日之怒」。此刻餘怒猶在，轉身就進入了自己長期批判的建制，

其戲劇元素，已足夠構成另一部《千言萬語》。

八九「六四」之後，不少內地知識分子僅存的一絲寄望，徹底幻滅。出國的出國，從商的從商，像全世界都欠了他們似的，義無反顧，發誓要狠狠撈它一把，把失去的連本帶利拿回來，其手段計謀，比甚麼人都狠辣。

甚麼國事天下事，統統比不上個人利益。也有些讀書人，千方百計入黨，美其名是「入黨，是為了改變黨」，但心底其實奉行着「打不過你，就同謀吧」的哲學。在香港，在中國，反對派的路實在難走，甘詞厚幣，錦衣玉食，總比當個酸秀才強得多。

至於「揭發」哪個副局政助曾經參加六四燭光七一遊行，大可不必。因為無論做官不做官，首先應該是一個人，對生命的同情，對極權的厭惡，對自由的渴求，對民主的期望，作為一個人，都是自然不過的事，這不是甚麼「小辮子」，而是絕對值得驕傲自豪，無愧於子孫後代。

當官了，如果他們還選擇做一個人，就不應千官一面。拿出勇氣來，在可能的範圍內，繼續悼念六四，追求民主。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日

大班開台

大班鄭經翰今年（零八年）初才申請開設AM廣播，半年左右，就得到行政會議批准開台。人們都預期雄濤台一定會順利開設，但審批之神速，卻令人看傻了眼。朝裏有人親疏有別，仍是曾蔭權特區政府的主導思想。

香港樓高山多，密度驚人，AM穿透力有限，接收遠不及FM。不少住宅因地形山勢，難以接收AM，人們習慣一邊開車一邊聽電台，但駛到某些死角位天橋底，AM的接收都會斷斷續續，甚至完全受阻。

大班搞電台，要有高收聽率，有影響力，才能在商業上企穩賺錢。AM台有先天缺陷，以大班之精明，早已了然於胸。但特區政府說，AM810是僅有可供申請的頻道，大班先取之，搶佔戰略陣地，有機會再接收港台陰乾後被迫放出來的FM頻道，又或發展數碼廣播，總之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大班滿肚密圈，一個傳媒王國的藍圖，腹稿早已寫好。

大班台的股東，全都是建制派響噹噹的人物，有行會、有政協、有財團，大班開台，也會開咪，人們關心和好奇的是，大班台的取向為何，咪前會否回復四年前「十點前特首」的風格。

聽眾似乎不應寄予厚望，政治形勢已變。當年是弱勢特首董建華，人人都會摻上一腳而罵之，不需付出太多本錢。今天換了與大班關係深厚的強勢曾特首，股東也都是曾班子的人，很難想像，可以回復以往的風格。大班可能會繼續罵人，但只是小罵大幫忙，小官就罵，大官就幫忙，對象只會是失職失責的蝦兵蟹將。

同人唔同命，申請半年，大班就獲批准開台，但阿牛曾健成的民間電台，申請經年，不但被政府斷然拒絕，更是官司纏身，又拉又鎖，一宗接着一宗。政府說再沒有多餘的頻道可供廣播，完全是一派謊言，不少外國小城市，有幾十個電台可以選擇，開放大氣電波，非不能也，實不為也。今天管制嚴厲的廣播政策，根本就是殖民統治防民之口的延續與繼承。回歸十載，香港還維持着殖民地管治模式，這種批評，說到特區政府的本質上來。

作為傳媒人，我誠心祝願雄濤台鴻圖大展，因為做大個餅，行業會更興旺。我更希望大氣電波能真正開放，因為廣開言路，社會才能真正和諧。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三日

奧馬第一男主角

點解要搞奧馬？你問我，我問邊個？除了接個波返嚟的前特首董建華，因奧馬而得到份筍工的前特首辦主任林煥光，以及曾班子的幾位重臣外，相信沒多少個香港人，能夠準確回答。

奧馬籌備至今，一直無法引起港人多大興趣。記得初期，為讓路給奧馬，把培養精英運動員的體育學院煎皮拆骨，把他們搬到烏溪沙青年旅舍，曾鬧過一陣子，但很快便沉寂下來。雖然當局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但由始到今，港人對奧馬始終提不起勁，始終沒有一丁點令人興奮的盛事氣氛。

香港人喜歡賭馬，但不一定喜歡奧馬。跑馬日人潮如海，馬迷喊得力竭聲嘶，但都是因為賭，而不是因為馬，都是為了口袋裏白花花的銀子而着緊，而不是因為駿馬的美妙跑姿而興奮。甚麼盛裝舞步，甚麼場地障礙賽，甚麼三項賽，都帶有貴族色彩，與自甘平凡的普羅馬迷格格不入。一句到尾，奧馬根本不是港人那杯茶。

當局為了營造奧馬盛事氣氛，可謂挖盡心思。突然無厘頭把香港叫作「馬運之都」，與那濕水飛龍的「亞洲國際都會」互相輝映。多個月前，開始看到休憩空地、行人隧道頂蓋，擺放了不少奧馬宣傳，一些不知用甚麼物料造的馬匹和騎師，但扮相卻與祭奠的紙紮公仔極其相近，有點嚇人。政府建築外牆掛着巨型耀目的海報，電台電視的宣傳片段排山倒海，還有「六星級馬房迎奧運名駒」報紙廣告，總之是鋪天蓋地，梗有一單喺左近。但，對不起，奧馬氣氛，就是無法掀得起來。

直至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港澳小組組長兼京奧領導小組組長，人稱習儲的習近平先生來港轉了一圈，發出辦好奧馬的最高指示，情況就有顯著不同了。習副主席點名要求特首曾蔭權作為第一責任人，加強統籌協調，在重大事情上做到親自掛帥、過問，並強調必須做好安保工作，確保萬無一失，保證馬術比賽期間人員安全、馬匹安全、社會安全……習副點名的第一責任人，變成奧馬第一男主角。奧馬加入了新元素，有了新懸念，曾特首又成了新焦點。人們的興頭來了，奧馬是場好戲還是爛戲，曾先生，看你的了！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六日

曾特首做實Q

習副主席點名要求曾特首作為奧馬第一責任人，引起港人對奧馬的興趣。甚麼是第一責任人，人們相當陌生，有點摸不着頭腦。如果翻譯成更傳神的香港話，比較易明：「習儲即係話，唔好以為交晒畀你條靚做就算，有乜嘢冬瓜豆腐，你係阿頭，一定走唔甩，乜都要孭晒。」

若然還未能領悟箇中真義，一位資深前港區人大的解讀，可能更加到肉，更令曾特首心驚肉跳。這位熟悉國情的長者在他的新書發布會這樣說：未來個多月，奧運將是國家重中之重的議題，不容有失，倘若馬術賽弄得「雞毛鴨血」，出現任何亂子，影響中國以至中國人顏面，曾蔭權有機會重蹈前行政長官董建華的覆轍，下台謝罪。

重蹈董建華覆轍，下台謝罪？想起都頭皮發麻，輾轉難眠。政策好壞，是否受歡迎，民望有沒有起死回生，還有一點點客觀標準可以衡量，現在擺在眼前的難題是：辦奧馬，怎樣才算「雞毛鴨血」？出現哪種狀況才稱得上是「亂子」？至於「影響中國以至中國

人的顏面」，就更沒有任何客觀標準可以量度了，面子這東西既抽象又實在，摸得着又猜不透，而且人人不同，價值各異。奧馬勝利閉幕，以為功德圓滿鬆一口氣，殊不知朝中有人不喜歡，說為甚麼贏金牌的都是鬼佬，一個黃面孔的中國人都沒有？

長了他人志氣，滅了自己威風，真的令中國人丟臉。這不是徹頭徹尾「影響中國以至中國人的顏面」嗎？

如果有幾個跟曾特首有過節的本地親中人士上京面聖，加鹽加醋的繪影繪聲，由副局政助擁有外籍居留權算起，再數到他們的民運泛民背景，陰謀詭計一大堆，跳落黃河洗不清，任憑特首三寸不爛之舌，也難洗淨嫌疑得以脫身。

為今之計，沒有其他辦法，只能盡力而為，但求無愧於心。習儲要求「在重大事情上做到親自掛帥、過問，必須做好安保工作，確保萬無一失」。領悟中央精神，保安是奧馬的重中之重，必須親自掛帥，一於由特首領軍，組織龐大保安隊伍，穿上保安制服親臨現場督師，特首做實Q，沒有功勞都有苦勞，即使真的出了亂子，說不定可以博得中央領導的原諒和同情。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九日

平安奧運

還有兩個星期，中國將開始百年奧運夢，我們準備好了沒有呢？來自北京的朋友告之，天朗氣清的日子雖然多了一些，但不少時候仍是沙塵滾滾。交通的確暢順不少，但更多時候仍然動彈不得。朋友說，單看空氣質素和交通狀況，很難說，奧運，北京已經準備好了。

我笑說，朋友，你少擔心，人海戰術，大幹快上是我國的優良傳統，另一個奧運城市青島出現異常嚴重的海藻污染，當局動用成千上萬的民工日夜打撈，拍心口航道暢順，保證賽事絲毫無阻。充分說明，到了關鍵時刻，社會主義優越性，就能充分發揮出來。

天上的事，未必能全部管好，但發生在地上的問題，拿到官員手中，一聲令下，打包票超額完成。堵車嘛，如果單雙日單雙號的政策未能解決塞車問題，那很簡單，徹底交通管制，奧運那幾天，全市放假，外來車輛一律不准進城，只限與奧運有關的才可以上路，這樣做，塞車問題，還能不解決嗎？這種規定，別的國家可能行不通，集體主義

的中國還怕不行？

至於空氣污染嘛，工廠能搬走就搬走，能停產就停產，老百姓早就不燒煤改用瓦斯了，不是出現了難得的幾天藍天白雲嗎？北京這一塊還能管得住，污染物乘風從外省飄來，就難說了。有些問題卻並非一日之寒，森林過度砍伐，草原過度放牧，北京周邊沙漠化問題日益嚴重，長年沙塵滾滾，肯定與此有關，是這幾十年來種下的孽。內地強調人定勝天，對大自然不斷苛索，置大地的警號於不顧，當大自然猛烈反撲與報復，人類脆弱的雙手是很難應付的。

京奧的口號是「科技奧運、綠色奧運、人文奧運」，有一個階段，還說過要辦一個「歷史上最好的奧運會」。經過火炬傳送的波折，恐怖襲擊的威脅，這些口號，已少提不敢提了，把調子一下子降低了很多，現在強調的是平平安安度過奧運這幾天，雄心壯志，變成了「平安奧運」。

所謂平安，就是防止重大事故發生，把所有可能性消滅於萌芽狀態，一切以安全為首要考量，不惜代價，把京城圍得像鐵筒一樣。用同樣的安全理由，當局制定了一套史上最嚴厲的奧運觀賽規則。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二日

幼稚園奧運觀賽規則

京奧當局公布了一個巨細無遺的觀賽規則，聲稱符合國際規定。發言人說，內容參考了前兩屆奧運的條文，再考慮中國國情，制定出來。根本毋須看內容，一聽「中國國情」，就知道一切都變味了。

甚麼准帶不准帶？包裝飲料易碎物品不准，理解，因為可用作武器傷人，但連口哨都不准，觀賽還有甚麼氣氛可言？體積較大的箱包不准，明白，會堵塞通道，但手機帶都不可以，怕用作殺人兇器勒死人乎？長旗杆不准，合理，怕會阻礙視線打架傷人，但任何橫幅、標語、傳單，特別強調政治人權的內容等都不准，怕甚麼？明眼人一看便知。

連「中國加油」的標語橫幅都不准，為甚麼？那位京奧發言人說，奧運講求公平，如果中國觀眾帶了「中國加油」，老外沒有，豈非「不公平」。詞窮理屈，騙不了三歲小孩，但倒也符合中國劃平主義的國情，強求結果一式一樣。如果規則公平，人人准帶，百花齊放，我帶，你不帶，是你的個人選擇，根本與公平不公平一點關係都沒有。

甚麼准做不准做？觀賽規則說：禁止「任何遊行、靜坐、示威行為、裸奔等其他擾亂現場活動秩序和違反我國法律法規的行為」。官方憂慮的是甚麼，人人明白。

「刻意展示宣傳服飾及隨身物品上的商業標識，集體穿戴配有相同或相似設計同案、色彩組合或商業標誌的服飾，故意展示任何公司名稱、產品、品牌或形象」，都會受到限制，這種規定，理由是甚麼，就很莫名其妙了。不少國家的足球迷，都會穿着球會球衣觀賽，以壯聲勢。支持自己國家運動員的觀眾，為何不能穿同一服飾，展示同一形象呢？

即使穿校服也會出事，如果同一間學校的學生，集體穿着校服到場觀賽，算不算「故意展示任何公司名稱、產品、品牌或形象」呢？會不會因為違反規定，集體被請離場呢？如果真的發生，出現紛爭，引起衝突，影響比賽，豈不是得不償失嗎？

一切為了萬無一失的安全，為了絲毫不亂的秩序，把規矩訂成跟管幼稚園學生一樣，這樣的奧運，還有觀賞價值嗎？想不到的是，幼稚園生的規條，竟然移植到香港來。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五日

現場奧馬？不看也罷

馬會託公關公司來電，邀請看奧運馬術比賽，安排在星期四，要做節目，沒有多考慮，就推辭了。回想起來，即使當日空閒，也未必會去，原因很簡單，我是一個非常討厭約束的人，運動比賽，圖個現場氣氛，這樣不准，那樣限制，甚麼興頭都給破壞殆盡，留在家中看電視，不是自由自在得多嗎？

北京當局制訂了符合「中國國情」的奧運觀賽規則，二十二項限制，四條禁止，其規條之繁雜與瑣碎，其規則之嚴酷與橫蠻，已破了世界紀錄。京奧的限制與禁止，也移植到香港奧馬來，變成二十五不准，其荒謬之處，比京奧規則有過之而無不及。

旗幟、橫幅、雨傘、飲品、食物、玻璃、器皿、哨子、鼓，連可以發聲的收音機，全部被視作違禁品，統統不准帶入場。任何形式的示威抗議，派發政治宗教種族宣傳的印刷品，都屬嚴格禁止之列。這些，都算了。

但京奧規定不准「刻意展示、宣傳服飾及隨身物品上的商業標識，集體穿戴配有相

同或相似設計同案、色彩組合或商業標誌的服飾……」香港變本加厲，層層加碼，來一個禁止「穿歧視、商業、政治或宗教宣傳的衣物」，問題來了，如何定義？奧馬保安發言人說職員會憑常識判斷，他們有常識嗎？長毛的註冊商標哲古華拉是革命公義反叛的象徵，但也有與其他商品標誌混在一起，既政治也商業，會禁止嗎？不少T恤都有字句口號，有哲學宗教政治，也有普世價值的意味，是否都不可以穿呢？

奧馬保安說：「當然一些字句或圖案很難一概而論，市民自己有懷疑，最好不要穿這些衣物，反正大家都是參加體育活動，不是想挑戰甚麼。」按照這位奧馬保安的指示，出門穿衣，也要左思右想，自我審查一番，紅色沒有問題，橙色可不可以呢？因為有左派紅人說過橙色是西藏喇嘛袈裟的顏色，有藏獨的含意，那麼，穿橙色，算政治宣傳嗎？

保安又說，有奧運職員負責在觀眾席中巡視，對不合規定的衣服，會要求遮蓋或脫去，若沒帶外衣，沒穿內衣，對不起，會被要求離場。如果真的發生，不引起衝突才怪。我不是乖乖牌的人，也不想受辱，現場奧馬？不看也罷。

二〇〇八年七月二十八日

書展・潮語

今年（零八年）書展，到次文化堂的豆腐膶書攤站了兩個下午，幫手賣書，順便替我的結集新書簽簽名。因為攤位細，不顯眼，又被財雄勢大裝修輝煌的大集團包圍，讀者在面前走過十次八次也會毫無所覺，無法不跟往年一樣，嗌咪招徠。不知是否逛書展的人也行慣商場MK潮店，看慣即場推銷，不管嗌的內容是甚麼，聽到聲音，即有一群人圍過來看看發生甚麼事，有了人氣，銷情自然理想。

最暢銷的當然是話題書《香港潮語話齋》，讀者慕名而來，看也不看就買，有一買幾本送人。也有讀者眼見人手一本，羊群心態，人有我要有的氣氛，不買有點落後蝕底，也馬上掏腰包。

買潮語書大部分都是年輕人，平日講慣但不求甚解，讀到潮語的來龍去脈，都發出會心微笑。當中也有父母輩甚至爺嫲級，他們也學潮語，是要明白兒孫說些甚麼，追上時代跟後生的溝通，可謂用心良苦。

多得考評局的潮語試題，潛水屈機O嘴，引來非議，也帶起一陣熱潮。

不知買書的人，有沒有會考生？如果下次再出潮語試題，讀了這本潮語考據，起碼心中有個底，不會驚惶失措，亂了陣腳。

考評局用潮語做試題，引起部分會考生在網上發動抗議，要穿黑衣應考，也有一些中文老師群起而攻，說破壞中文難登大雅之堂，也有家長當面向特首告狀，說潮語試題教壞細路。

在公眾強大的壓力、在長官的關注下，一向謹小慎微的考評局，給他一個甕缸做膽，也不敢再出潮語試題，以免再次引起爭論。考評局這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創意之作，相信會從此絕跡，今後考題都以穩陣為主，再無驚喜，肯定悶出個鳥來。

用潮語做試題，用年輕人熟悉的語言給他們有所發揮，何罪之有？教育界給這些食古不化的老師，大聲保守的家長當道，肯定做不成創意城市。

不受限制，天馬行空，無拘無束，創意才能脫穎而出。在政治文化壓力下，創意無從發揮。

眾多潮語書出版，在書展熱賣，不但反映市場，也是一種文化需要。香港社會雖然保守，可幸還有出版自由，古靈精怪的書籍能夠橫空出世，為本土文化保留一點血脈，不至湮沒在一統的大潮中。

二〇〇八年七月三十一日

天天都是書展

書展勝利閉幕，埋單計數，旺丁旺財，入場人數破了紀錄，收錢簽名做到手軟。評論大讚貿發局市場策略了得，把書展塑造成一個人人必到的香港節目，也吸引了內地台灣愛書人慕名趕至，成了地區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

在次文化堂的書攤站了兩個下午，沒有認真逛過書展。第二天，還有點時間，打算在會場走一圈，看有甚麼新書可買，但見人潮如湧，幾乎動彈不得，要用手撥開前面的人堆，才可逐步前進。

這種年宵花市的售賣方式，成了港人習慣，不是大群人，不是一窩蜂，根本沒有睇頭，聚不了人氣，銷情必然慘淡。搞一次書展，成本太高，要盡力拼搏，才不至血本無歸。因此，書展必須營造趁墟的氣氛，鼓吹「唔買就執輸」的本能反應，一定要製造話題，才可以催谷銷情。

我一向怕人多，也討厭熱鬧。看書，我需要寧靜環境、私人空間。很難想像，可以

在一個人挨着人，嗅到對方汗味和口氣的墟市中，挑到一本合適的書，在背貼背面對面的情況下，閒適地，捧着心愛的書，擠在那裏，若無其事又暢快地閱讀起來。

因此，逛書展，需要足夠的體力和耐性，喜歡趁熱鬧，鍾意在人多擠迫裏尋寶，這都應該是年輕人的玩意，不是我的那杯茶。在會場裏走不到兩個街口，碰着迎面湧至的人群，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決定放棄，只好退回那豆腐腦書攤，繼續賣書。

讀書，雖未至要沐浴更衣，焚香禱告，總要有點時間和閒情，來去匆匆，總不能一看書名，讀不到幾頁就掏錢購買。而且寒舍空間狹小，早已書濫成災，書多為患，買回家看也不看，束之高閣，浪費人家的心血，白花自己金錢，也因為佔了太多家居空間，令家人抱怨。

買書和讀書都是很個人的事，比起書展，我寧願行書局，無論是台灣誠品，還是旺角二樓，都各有韻味。誠品空間開闊，燈光調和，比在家還好，或站或坐，多久，都不會有累的感覺。旺角二樓，麻雀雖小，到訪的都是愛書人，有一種真正的讀書氛圍，書種經過挑選，店員也是識書之人，比較容易找到想要的書。對愛書人來說，天天都可以是書展，不一定要趁書墟趕熱鬧。

二〇〇八年八月三日

《頭條》的疑惑

最近碰到相識不相識的人，無論老嫩大小，都用關切的眼神向我查詢：森叔，《頭條新聞》停了幾星期，甚麼時候再返來？我準備充分，胸有成竹的回應說：不是已經返來了嗎？你們還沒有看到嗎？他們的眼神充滿疑問：返來了？幾時返來？為甚麼我沒有看到？

我漫不經意的回應：轉了台，轉了日期，也轉了時間，《頭條》不在無線，已轉投亞視……說到這裏，他們的眼耳口鼻，登時擠成一個特大的「？」號，幾乎同時間大聲質問：亞視？收視咁低，轉去亞視？

亞視收視率真的太低了，《頭條》第一集已在亞視播了，幾乎沒有多少人知道。有位相熟朋友，搭着我的膊頭，把我推埋一邊，小聲向我逼問：人少少話我知，係咪出咗乜嘢事，要陰乾《頭條》，擺你哋去亞視充軍？

我信心十足給他一個官方版本的答覆，權威絕不比港台發言人低：我可以很負責的

告訴你，絕無其事！亞視高層不止一次向港台提出要求，爭取港台的王牌節目，如《鏗鏘集》、《頭條新聞》在亞視播，今次是應他們的要求而安排。《頭條》十九年前首播，就在亞視，今次只是回歸娘家。在亞視播出幾集後，會再歸無線，請放心好了，不會有甚麼陰謀詭計。

這位熟悉電視運作和節目編排的朋友還是滿腦問號，半信半疑的反駁說：《頭條》在無線有近二十點收視，有一百二十多萬人收看，亞視最多只能有五、六點，今次由強台無線調去弱台亞視，觀眾登時減掉三分二，完全違反節目編排邏輯，無法解得通。這種情況，在商營電視台絕不容許發生。

朋友續說：港台沒有自己的電視頻道，每年九、十月間，無線亞視互換港台節目的播出時間，觀眾早已習慣。今次《頭條》七月突然停了幾集，到八月又在亞視出現，幾個星期後，又停，然後又經過不知多久，才重回無線。只有《頭條》的死忠，才會矢志不渝地追蹤變來變去的節目播出時間日期和地點，一般觀眾，會懶得去跟，節目再播出，又要重新適應。這種親手打破觀眾收視習慣的做法，在商營電視台也是絕不容許發生的。

朋友說着說着，我對港台的官方版本，開始動搖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六日

《頭條》變成 Color Bar

心水清的朋友提醒，每年九、十月間，港台的電視節目都會在無線和亞視互換播出時間，為了保證收視，有些節目長期留在無線。《頭條新聞》十九年前在亞視首播，播了一季，便轉到無線，十九年來，在無線落地生根。其他節目在無線亞視互換，但《鏗鏘集》、《頭條》等卻長期不變，這是節目編排的策略。

時代變了，策略應與時並進吧！年前我到內地旅行，在酒店看電視，竟然看到整套亞視節目，由劇集到新聞，全用廣東話播出。無論亞視節目只能在酒店看到，還是已進入尋常百姓家，亞視在神州落地，十三億人的市場，不是香港人夢寐以求的嗎？

不時收到內地觀眾回應《頭條》的電郵，他們都是在YouTube或內地一些視頻網站「偷雞」看到的零碎片段，對《頭條》充滿鼓勵與期待。今次《頭條》在亞視播出，亞視在神州落地，《頭條》不就可以名正言順跟祖國大地觀眾見面嗎？《頭條》冷嘲熱諷、嬉笑怒罵的風格，說不定還影響着內地的傳媒文化政治文化，起着潛移默化的作用……

朋友笑我always simple, sometimes naive。他說，很多年前，珠三角居民早已能夠看到無線節目了，但有專人監管，一有政治敏感題材或人物出現，早期用color bar遮蓋，後來先進了，改用自己的商品廣告，到最近，為了改善粗暴形象，聞說還用香港政府的宣傳影片(API)進行遮蓋，以為人家不會察覺。朋友說，即使《頭條》落地神州，能逃得過變成color bar或API的命運嗎？朋友對國情的了解，使我無法不信服，也把進軍十三億市場的夢打碎了。

最近又聽到一個新的版本，市民關注奧運和立法會選舉，因此《頭條》要讓路，把無線的黃金時間騰出來，播奧運節目和選舉論壇。朋友分析，這個版本的邏輯更有意思，即係話，《頭條》不適合講奧運和立法會選舉，即使講，都只能靜雞雞，在冇乜人睇的頻道播出。

無論是甚麼動機，節目調動引起討論，因為《頭條》一向敏感，一舉一動都受關注。在亞視落戶幾個星期，第一集已播出了，然後讓路給奧運開幕，暫停一次，再回來，聞說會調到晚上十一時，怎麼了，《頭條》為何又突然變成「兒童不宜」的深宵節目？

二〇〇八年八月九日

台灣簽證

自從有了落地簽證，現在去台灣旅行，確實比十多二十年前方便多了。記得第一次到台灣採訪，我們這些拿「身分證明書」(CI)的「無國籍人士」，不知辦了多複雜的手續，等了多長時間，才拿到「入台證」。

有了落地簽證的措施，就簡單得多了。在台北或高雄機場，填個表，排個小隊，辦簡單手續，十五分鐘左右，拿到臨時簽證，就能順利入境。

台北或高雄這兩個空港，面積較大，設備較完善，人手較多，可以較快辦妥手續。台中清泉崗機場雖然最近也實行了落地簽證，但到過的朋友都說，最好先拿簽證，否則隨時要排長龍，乾等一兩個小時，才能完成，不只浪費時間，還掃了旅行的雅興。

在香港先簽證後出發，手續並不複雜，先做網上登記，填上姓名、護照、身分證號碼、出生日期，電腦會發出核准編號。帶上編號，拿着護照和身分證，到台灣派駐香港的官方機構，位處金鐘的中華旅行社，辦簽證去也。

滿以為做了網上登記，有了核准編號，手續就簡單得多，時間也可以節省。怎料到了中華旅行社，排了一條不長不短的隊，交電腦編號護照身分證副本，十多二十分鐘，拿到了一個有號碼的籌，等叫號。

在那個空氣不大流通的大廳裏，人頭湧湧，座位不多，不少人都要站着。板上貼着告示：人數太多，可能要等兩個小時。大惑不解，為何在網上辦了登記，初步核准，拿了編號，交了證件，還要等兩小時？以為這是例行通告，是期望管理，未有當真。

誰知等了又等，過了午飯時間，遠遠未叫到我手上的號，餓極了，又要趕着準備黃昏時段的電台節目，不等了。問工作人員，改天來取，可以嗎？怎料得到的回應是：不行，今天下班不來取，申請就會取消，手續要重頭做過。硬着頭皮等下去，足足兩個半小時，才能拿到簽證。

無法解釋的是，為何台北高雄機場落地簽證，排隊的人也不少，又沒有預先做電腦登記，最多半小時，簽證完成，香港做了登記，有了核准編號，反而要等超過兩小時？為何今天等不了，隔天，申請就會取消？這種奇怪的規定，是誰，根據甚麼狗屁不通的邏輯定出來？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二日

奧馬瞌眼瞓

奧運賽事開鑼，香港冷冷清清，與北京極度亢奮形成強烈對比。當局花費驚人，要把香港催谷打造成所謂「馬運之都」，無功而還，香港只能見到丁點人工營造的奧運氣氛。

奧馬賽事清晨六時半舉行，不適合香港人的夜睡晏起的習慣，又要配合安檢，統一交通，觀眾清晨三四點就要出發。提早到了，只得行行企企，拍拍照片打發時間。等到賽事舉行，早已體力不支，睡魔來襲。於是出現了其他賽事絕不會有的奇景，支持不住的，在座位上打瞌睡，不懂欣賞的，更多人要悶極離場，賽事開始不久，座位已空了一半。紀念品店大排長龍，觀眾對購物的興趣，肯定比觀看賽事要大得多。

馬術是歐洲貴族玩意，不是香港普羅市民喜歡的賭馬博彩，再加上賽制複雜，如何計分，勝負標準，港人一無所知。馬術對港人的吸引力，官員心中有數，但主辦者卻只懂假大空宣傳，甚麼馬運之都，百年一遇，對賽制隻字不提，更不從細節着手，沒有教

懂港人認識馬術比賽是甚麼一回事。

直至比賽在即，當局心知不妙，才在電台電視搞點甚麼「馬術通識」，找專家講解如何欣賞比賽，短短幾分鐘介紹，聊勝於無，也因為來得太遲，無法增加觀眾對馬術比賽的知識，也未能提起港人對馬術的興趣。

在奧馬舉行前夕，當局高調會見傳媒，三番四次強調二十多項不准，氣氛神經兮兮，觀眾戰戰兢兢，記掛着甚麼可以甚麼不准，出門前再三檢查有無帶錯物品穿錯衣服，對馬術規則卻不甚了了。如此環境如此氣氛，試問如何提得起人們的觀賞興趣。

為了確保「平安奧運」，保安人員採取鐵腕政策，抬走陳巧文，把穿橙衣的女長毛剝個精光，強制換掉標語T恤才准進場，甚至連場外示威都要干預，把人家的標語撕個稀巴爛。為了保安，顧不了甚麼比賽氣氛，表達自由的核心價值也全部置諸不理。

賽事太悶，只見馬匹不停轉圈，觀眾不知所云，悶到抽筋，轉到頭暈。

亦有觀眾表示驅趕示威者抬走陳巧文，比奧馬還要好看。勞民傷財搞了這樣的一場奧馬，算成功還是失敗，不知提醒曾特首親自掛帥的習副主席將會如何評價？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五日

老謀子，你錯了

內地網民稱為老謀子的張大導可能真的搞錯了，以為自己在拍攝大片《英雄》《黃金甲》，把中國歷史、是非對錯、觀眾品味，都玩弄於股掌之上。億萬計在電視前在鳥巢裏觀看開幕式的觀眾，他們期待的，不是一部「謀式大片」，而是現場直播的真實景象。

現場和熒幕前的觀眾屏息以待，看着二十九個大腳印煙花，由永定門大步跨進鳥巢體育館的時候，人們都歎為觀止，對一步一腳印的創意，對我國科技，對拍攝技巧，發出由衷的頌讚。他們從沒有想過，除了最後一個之外，其他腳印，全都是電腦動畫，跟在鳥巢外看到的煙花，完全是兩個模樣。

穿紅衣的微笑小天使，用天真爛漫的歌聲，演繹《歌唱祖國》，把原來硬繃繃的進行曲，唱得動人心弦，千萬中國人唱過這首革命歌曲，他們的心被牽動了，久久無法平復。當感動的眼淚還未乾透，人們才突然發現，熒幕前這位笑容可掬的漂亮小女孩，與

聽得令人忘我陶醉的天籟之音，原是兩個人。因為有人嫌唱得好的那位樣子不夠標致，掉了的乳齒還未長出來，所以不讓她出鏡，只能幕後代唱。

老謀子可能認為，為了好看，為了賞心悅目，我做的所有大片不是都用過電腦動畫嗎？觀眾把開幕式當成一部大片來看，不也是很過癮嗎？老謀子如果堅持要用電腦動畫，當然可以，至少在節目開頭，在片段的熒幕上，預早提示觀眾，好讓他們有看「謀式大片」的心理準備。降低了期望，就不會有理想和現實的落差，就不會因為感到受騙而冒起極度憤怒。

政治局領導親自插手，舉起「國家利益」的大旗，在最後一刻干預了小女孩的演出。藝術家們向權力低頭，出鏡的小女孩和唱歌的小女孩變成了兩個人，即使藝術家們被迫接受了如此不合理的安排，至少在禮貌上，在行規上，在誠實地面對觀眾這個嚴肅問題上，給幕後代唱的楊沛宜小朋友一個小小的credit吧。

但他們甚麼都沒有做，觀眾感動了整整四天，也被騙了整整四天，才迫不得已的坦白從寬，還言不由衷的解釋，這是「最完美歌聲和最完美形象的結合」，開幕式的藝術家們，你們當觀眾都是呆子和傻瓜嗎？

二〇〇八年八月十八日

偽術

一位本地舞台劇資深大導演評論奧運開幕式造假醜聞，他說：這是藝術，所有藝術都有造假，如果不造假，就不是藝術，是紀錄片。對不起，我不敢苟同。把造假、藝術胡亂混在一起，搞得難分難解，明顯是以假亂真。

如果接受這種說法，劉歡和莎拉•布萊曼在開幕式演唱《我和你》，不但「咪嘴」而且由別人幕後代唱，你會接受嗎？如果李寧的夸父逐日，吊起的不是他本人，而是與他樣貌身材相近的龍虎武師，你會覺得沒有問題嗎？郎朗的鋼琴演出，如果不是現場演奏，而是真的如網上不少傳聞一樣，是播罐頭音樂，你認為無所謂嗎？聲如洪鐘宣布奧運開幕的那位主席，如果不是他的真身，而是從十三億同胞千挑萬選出來的一位專業演員，你會用「所有藝術都有造假成分」來為他們解說嗎？

亦有人用另外一種理由為開幕式造假開脫。在電影中，演員唱歌，不也是有很多幕後代唱的嗎？柯德莉夏萍的《窈窕淑女》，唱歌的另有別人。

林黛不也是由別人代她在銀幕獻唱嗎？「最完美的形象和最完美的聲音相結合」，是電影的常態，一開始就有，漂亮的林妙可出鏡，由牙齒未長齊的楊沛宜幕後代唱，這值得大驚小怪嗎？

這是另一種偷換概念的說法。《窈窕淑女》是電影，林黛演的是電影，老謀子拍的也是電影。電影是夢工場，因為販賣的是虛幻。進入電影院的觀眾，一開始就知道他們看的都不一定是真的，故事是假的，角色是虛構的，這是他們對電影的理解。觀眾容或會對劇情內容有所爭論，但他們都知道不能認真，因為畢竟只是一場夢。

奧運開幕式不是電影，觀眾的期望不一樣。他們看的不是大衛•高柏飛的魔術表演，觀眾知道，變走長城不是真的。但他們期望，大腳印煙花應該是真的，令人感動落淚的《歌唱祖國》，應該由幕前的那位女孩唱出來。

開幕式過後，老謀子大導在接受媒體訪問大談感受，他特別提到五星紅旗的甜美歌聲如何令他感動，但卻絕口不提幕後代唱這件事情。是忘了嗎？顯然不是，而是想含混過關。

「所有藝術都造假」，不如不叫藝術，索性叫「偽術」好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這真的是你唱的嗎？

Connie Talbot小康妮只有六歲，胖胖的臉蛋兒，說不上漂亮，但非常可愛。她參加一個英國電視選秀節目*Britain's Got Talent*，評判都是唱片公司大牌監製、著名歌星演員，挑剔批評，常令參賽者難堪。

媽媽沒有給小康妮甚麼刻意的打扮，一頭金色直髮，有六歲小女孩剪得很整齊的劉海。小花點恤衫加粉紅色背心，還有一條不算太新的牛仔褲。

小康妮從後台出來，有點靦腆，評判問了些簡單卻不容易應付的問題，都難不倒她。六歲的小康妮正在換牙，上排的小門牙掉了兩顆，笑的時候，露出牙齒之間的那個空洞，說到緊張處，小舌頭從牙縫間伸了出來。

評判們沒有因為她換牙，或牙齒不夠整齊，認為形象不夠好，沒有一開始就把小康妮刷掉。但因為參賽者的水準參差，影響了評判們的心情，以為這小女孩都只是一般貨色，沒有特別在意。

當小康妮一開口，把有點不耐煩的評判們都震住了。小康妮清唱*Over the Rainbow*，

沒有任何音樂伴奏。全場觀眾屏息靜氣，被小康妮的天籟之音深深吸引着，本來不大在意的評判們，都流露出由衷讚歎的表情。坐在中間的英國著名電視女星阿曼達侯頓，托着腮，全神貫注在聽，聽着聽着，感動得流出眼淚來。小康妮唱完最後一個字，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久久不絕。

挑剔的評判們沒有甚麼可挑剔的了，也沒有甚麼可以揶揄和批評的了。唱片公司監製裝腔作勢地說：這很重要，我當你是大人一樣跟你說，我認為……你真的很棒！

跟着，監製還問了一個今天看起來很應景的問題：這真的是你唱的嗎？可愛的小女孩天真地拚命點頭。三位評判一致同意，小康妮過關了。

小康妮進入決賽，唱的還是那首*Over the Rainbow*，掉了的門牙都長出來了，歌聲還是一樣令人感動。小康妮最終沒有得到總冠軍，但唱片公司跟她簽了約，還出了第一隻大碟。

這也是一場秀，電視台沒有考慮甚麼公司利益，當然更沒有甚麼國家利益，董事局成員沒有插手干預，沒有要求「最完美的聲音和最完美的形象相結合」，沒有要求掉了門牙的小康妮做幕後代唱。只有這樣，小康妮才可以繼續做一個快樂的小孩。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老爸的傳話器

老爸八十多歲，雙耳嚴重弱聽，配了耳機，但仍不管用，效果不理想。面對面跟他說話，或講電話，如果不用吼的方法，無法跟他溝通。在他面前吼還可以，但費力氣，傷聲帶，在街上車上對着手機吼，像在吵架，令人側目，好生尷尬。

老人撞聾，有時非常有趣。當你對着他說：「聽唔聽到？」他會非常精靈的隨即回應：「聽到，好清楚。」你以為他真的聽到了，繼續說下去，說到關鍵處，他就會「吓？乜嘢話？」連聲，令你無法再說，哭笑不得。你無法捉摸，老爸真是聽不清楚，還是「選擇性收聽」。好話聽得清清楚楚，不想聽的，雙耳自動關閉。

老爸聽人家說，有一種個人傳話設備，耳筒接駁着一個小盒，盒上有一個咪高峰，戴上耳筒，只需對着咪高峰小聲說話，就可聽得一清二楚。還可以用一條長線接駁，把咪高峰放到電視機收音機的喇叭旁，便可清晰收聽電台電視節目。

帶着老爸，依着地址，來到尖沙咀一幢正在裝修的商業樓宇，還未把地址拿出來核

對，老爸已從水牌找到正確的樓層。八十多歲老人家，年前大病一場，行動已有點遲緩，反應也慢了下來，但記性仍佳，頭腦依然非常清醒，這可能是他永遠的樂觀性格，和二十多年太極底子的功勞。

商店專賣弱聽人士用品，由耳機到電話，一應俱全。耳機都是高科技產品，設計精美，活像一件鮮豔的飾物，而且小型袖珍，戴在耳上別人也未必會察覺。家居電話響聲特大，也有配以閃燈，話筒聲響可以依弱聽程度調校，效果相當不錯。還有專供弱聽人士的藍牙耳筒，跟手提電話配合，無論家居街外，聽電話都不會出現困難。

由於顧客眾多，在店內坐了半小時。光顧的不只長者，老中青幼，都有弱聽患者，有些是先天的，有些因為生病或年老，聽覺退化。職員都非常專業，有耐性詳細講解。他們說話，節奏較慢，咬字清晰，一句說完，聽清楚了，再說下一句，不太費力氣就把話說完，顧客也完全理解。

買了傳話器和電話回去，不用別人幫忙，老爸已自己裝好了，他說非常有用，尤其聽電台，效果奇佳。今後跟老爸說話，再不用吼了。

二〇〇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折騰乘客

擇好日子去旅行，遇到鸚鵡正面襲港，打亂了行程。

坐的是接近中午飛台中的港龍航班，前一天三號風球，一些小規模的航空公司已決定停飛台中，心想，這次行程一定會延誤。出發那天，大清早起來，天文台已預告會改掛八號，上網查詢，結果是：照常出發。還不放心，致電熱線，答案都是一樣，職員叮囑，務請準時到達機場。

臨起行，八號風球高懸，但天氣還不算太壞，穩妥起見，再致電詢問，答案都是一樣，行程未變。雖然已經八號風球，機場巴士還未停駛，準時到站，順利抵達機場。

排隊的人不算太多，秩序良好，電視台採訪隊趕來拍攝，未見混亂，拍不到甚麼「好鏡頭」。櫃位前一塊大白板寫着已經取消的航班，未見飛台中的，放心不少。輪到我check in了，一位小姐遞了印滿字的紙過來，職員看了，說：對不起，你們的航班取消了，有兩個選擇，一是改飛明天同一時間的航班，一是延遲一小時，轉飛台北。

出門前看過天文台的網頁，鸚鵡吹正香港，早點飛還有點希望，再遲一小時，風不是更大，成功起飛的機會不是更渺茫嗎？心裏納悶，但既然那職員說今天還能飛，早一天當然比晚一天好，轉飛就轉飛吧。

搞了好一段時間，辦好登機手續，託運行李，出境，到了登機閘口，一切如常。等了不到半小時，航空公司的職員來了，開閘上機，人愈來愈多，整班機坐得滿滿的。

風愈來愈大，坐滿乘客的飛機，也被吹得有點搖晃。機師廣播：風速已超過起飛限制，正等控制人員的指示。等愈久，風就愈大，再等了超過半小時，機師宣布，由於天氣轉壞，無法起飛，航班取消。乘客沒有甚麼反應，也沒甚麼抱怨，可能認為天氣如此惡劣，命仔要緊，不飛也罷。他們平靜地拿着隨身行李，魚貫離開機艙。

開始有人在討論，一定是飛台中人太少，為了省錢，把人都撥到台北這班機上。較早前的天氣仍然許可，還看見飛機起飛，等到現在，當然不能飛了。來機場前問了三次，都說準時出發，有天文台的預報，也有機場氣象資料，為何港龍的預見能力如此差勁，非要這樣折騰乘客不可？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日

第一次颱風襲港？

乘客平靜地從港龍客機下來，一直向前走，下一步該怎樣辦？來到貌似辦轉機手續的大堂，有航空公司標誌，人群本能地圍上來。一片黑壓壓的人頭，乘客都不知所措，航班取消了，等下午的，還是明天再來？行李在飛機上，取回行李再走，還是留在那裏？酒店都退房了，航空公司有沒有住宿的安排？

沒人回答。

乘客一邊等一邊議論，一位港龍女職員突然出現，一聲「飛台北的到這邊來」，引得乘客把她團團圍住，嬌小的身形柔弱的聲音，外圍的根本聽不清楚，等太久走開了的乘客也無法收到進一步的信息。人們有點不耐煩，開始起哄了。

女職員說：「到**A櫃台拿登機證……明天一早到機場……等候起飛……」斷斷續續的，有一句沒一句。我在香港機場進出多次，要找到甚麼**A在哪裏，也沒有十足把握，何況是第一次來港的遊客？而那位港龍職員，來這裏好像只為說完她要說的話，就準備離開。

有乘客用普通話大聲喝住：你不能走！已經騙了我們一次了，還想騙我們！甚麼A在哪裏，你要帶我們去，辦完手續後，你才能離開！

女職員想不到乘客會有這樣的反應，嚇得不知如何是好。

已寄艙的行李怎麼辦？同是港龍的職員，也有不同的說法。拿走／不用拿走／可拿可不拿，所有組合都齊了，也有不同的理由，相信誰呢？問負責行李的女職員，她比我們還混亂，驚惶失措的拚命打電話，大聲向電話筒對面的人說：你答我先啦，依家愈來愈多客圍緊我……終於拿到明天的登機證，職員不能肯定明天能不能飛，只叫我們大清早到機場等候。折騰了大半天，已到下午，大人小孩都餓極了，到麵店醫肚，消息傳來，九號風球已經掛起，所有地面交通都停頓了，唯有坐既昂貴又不便的機場鐵路回家，繞了大半個香港九龍，花了比正常超過一倍的時間，到家了。

翌日順利到了台北，從網上新聞得知，這天機場一片混亂，上千乘客在國泰港龍櫃位打蛇餅，罵聲連連，有乘客說：搞得如此混亂，還以為是香港第一次遇到颱風！說得真好，颱風襲港已經成百上千次了，為甚麼航空公司每次都像第一次，如此手忙腳亂？

二〇〇八年九月五日

Hotel One

香港人到台灣旅行，台中通常都只是中途站，逗留一個晚上，第二天大清早就離開，台中的東南西北，當然無法搞清楚。

台中跟台北不同，她不是一個交通便捷應有盡有的魅力型旅遊城市，令我慕名而來的，是因為這家Hotel One，說得更準確一點，是因為酒店策劃人總裁嚴長壽。

「飯店教父」嚴長壽是國際級觀光業權威，規劃過不少成功的旅遊大project，曾到香港演講，撞正我的節目時間，無法出席，有點遺憾。嚴長壽筆耕不絕，他的新作《我所看見的未來》，對如何開發和深化台灣的觀光資源，旁徵博引，提出不少精闢具創意的見解。

Hotel One，台中亞緻大飯店，是台中最高的建築物，樓高四十六層，外觀呈圓弧形，鳥瞰像一尾魚，側看又如一艘帆船，外形獨特，二零零六年底開業後，馬上成為台中的新地標。

司機把我們載到另一個門口，要問才知如何走到大堂。接待大堂沒有星級酒店的富

麗堂皇的格局，但空間感極強，更吸引我的，是在大堂的油畫，作者是有衛護台灣美術教父之稱的林惺嶽。酒店大堂掛油畫有甚麼稀奇？油畫不是純裝飾性的，嚴長壽會定期邀請海內外的藝術家，到他所屬酒店的城市展覽或演出，將觀光、藝術和文化完美地結合起來，嚴長壽身體力行。

在台中亞緻，你會碰到不少趕鴨子的香港旅行團，早出晚歸，未必可以細嚼箇中的小節與大處。例如在電子鑰匙的房卡中夾付幾張印上你名字的小卡片，又例如酒店職員會親到房間介紹各種設備的用途，這些小節，都會帶來一陣暖意。

房間的設備更為貼心。在酒店用電腦互聯網打印機，非要到商務中心不可，限時限刻而且費用驚人，但亞緻卻把整個商務中心搬進房間，有Workstation接駁帶來的電腦寬頻上網、打印，可以在三十七吋LCD大電視播DVD，又或用iPOD、mp3連結房間的5.1聲道環繞音響，拍回來的觀光影片照片，也可以接上大電視慢慢欣賞。而且一切都是免費的，不會如一般大酒店般逐分鐘計錢。

沒有相關經驗，沒有周詳思慮，不會在每一個房間都有這樣實用又方便的設備。這種細心和體貼，為酒店帶來了獨特的吸引力。

二〇〇八年九月八日

綠園道

在Hotel One，可以俯瞰整個台中市，把綠草如茵、大樹成蔭的綠園道，盡收眼底。

綠園道連接國立台灣美術館，一般人要走十五分鐘，我們邊走邊看。林蔭大道，擺滿了大大小小形態獨特的雕塑，有碩大無比的幾何圖案，有身首異處的人體造型，有些一眼就看得明白，有些擺明是要搶觀眾的眼球，但駐足良久，就是要令你摸不着頭腦。

雕塑沒有放在令人望而生畏的博物館藝術館裏，而是擺在風吹雨打驕陽如火的街上。晨運太極，上班下班，返學放學，只要路過，毋須專程走進藝術殿堂，你也可感受到這種氣息，藝術早已融入日常生活。

走完綠園道，來到一個豁然開朗的綠草坪，一個又一個的雕塑，引領着遊人到達美術館。樹影婆娑的美術館廣場，雕塑藝術的氣氛，無論是名家還是新秀，還繼續蔓延着，停不下來。紅色巨蛋雕塑旁邊，爸爸舉起相機，為初學步的兒子留下足跡。涼風颯颯，有人在草地上睡得很酣。兩位長者，看來是夫婦，放起五彩繽紛的風箏來，地上還擺着

一大袋，看似在兜售。

我們看不到這也不准那也不准的告示，放眼四周，也沒有一個敗人雅興的所謂保安人員，當然也不會聽到任何在香港康文署轄下公園常常聽到的呼喝：「先生，呢度唔准瞓覺……唔准踢波……唔准唱歌……唔准放紙鳶……」人們悠閒地生活着，各適其適，不受干擾。

美術館的門口，有一個與整體設計不大協調的碑林，龍飛鳳舞的中國書法，與周遭氛圍有點格格不入，不知是誰的主意。如果沒有讓碑林阻礙了你的興致，美術館還有很多可觀的地方。

正在舉行的，有國際版畫雙年展及台灣木刻版畫展，也有行為藝術的電影在播放。參觀的人不算太多，老中青都有，他們都看得仔細認真，不像香港的展館般，大堆學生爭相拿着工作紙吱吱喳喳在找答案。他們來參觀，不是為了做功課。

臨走前一天，我們又路過美術館，看到一大群幼稚園學生，由老師帶着，進場參觀。所謂藝術教育，不一定要放學筋疲力竭的走幾場學畫，學小提琴，學長笛。只要有一個像樣的美術館，有配套的規劃，學生就自然生活在藝術裏。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一日

對付立會惡男

社民連立會打選戰，黃毓民街頭棟篤串，講到一個笑話：某夜，曾蔭權從噩夢中驚醒，心跳加速，一身冷汗，曾太問他夢見甚麼？曾生說他夢到毓民、長毛、大嘴、阿牛和阿陶，齊齊當選立法會議員……於是，「票投社民連，讓曾蔭權噩夢成真」，就成了競選口號。這句口號果然叫好又叫座，不少基層中產，都是黃毓民他們的擁躉，社民連得票十五萬多，高達一成，五區候選人三個入局，縱使不是整個噩夢，曾蔭權的五分三個噩夢，瞬間成為事實。

社民連聲言，會內會外，將會繼續抗爭。如何對付立法會三惡男，想必成為特首局長早禱會的重要議題。副局政助們夤夜搵料，評估推算三惡男會有甚麼抗爭行動，他們翻看台灣立法院、韓國國會的錄影帶，觀察議員們如何搶咪、跳台、拉扯、潑水、扭打和拳擊，再對比長毛大嘴在立會的前科，三惡男如何出位，想來想去，結論是：估佢唔到。

長毛頂多像個頑皮小孩，不時扮鬼扮馬、起身抗議、劇亂歌柄，派送禮物……看不到如何激烈，當范太主席像慈母般好言相勸：乖乖，守規矩啦！叔叔會唔鍾意㗎！最多講埋最後嗰句，長毛都會乖乖坐下，或者乖乖離去，議會秩序很快恢復。

至於大嚟，除了嗓子稍為大了一點外，根本就是個議會乖孩子，長毛被主席趕走，大嚟也沒有多大反應，笑笑口繼續聽課。因此，台灣韓國的錄影帶，根本毫無參考價值。怎麼辦？除了增派實Q，在特首身邊貼身保護外，想不出其他辦法來。在無計可施之際，有位年輕政助突然想起自己「壞孩子被選為班長」的經歷，向特首獻計：動員保皇議員，包括有選舉恩怨的民主派，推舉黃毓民為立法會主席。此條好計實在一舉多得，根據議事規則，議員發言頂多七八分鐘，已遠遠不夠一開口不停講二三十分鐘的毓民發揮，做了主席，只能不偏不倚，主持會議，維持秩序，不能發表意見，封了毓民的口，落得耳根清靜。

再者，主席通常不會投票，泛民只有關鍵的廿三票，少了主席一票，只剩廿二，再撬走兩三票，把整個關鍵少數打散，輕而易舉……想着想着，曾特首在夢中笑出聲來。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四日

中產支持社民連

根據政治學者的研究與觀察，號稱真正左派的社民連，最大的支持者，並不是來自基層公屋居民，而是私樓、大型中產屋苑甚至豪宅，這種情況，以立會第一惡男黃毓民最為明顯，連港景峰、擎天半島、漾日居、君臨天下這類豪宅住戶，都有成半至兩成選民，投票給毓民，勝過號稱獨立專業的候選人，也把老闆階級田北辰比了下去。

長毛梁國雄的票源分布也差不多，雖然公屋居民仍是長毛的最大支持者，但豪宅、中產屋苑、私樓的得票都接近一成甚至超過一成。

人們要問的是，為何中產豪宅居民，都會支持香港最激進的左派？

港人左右不分，誰左誰右，經常搞得混亂不堪。建制派的民建聯，直繫北京血脈，被人叫作左派，其實天大的誤解。先撇開中國共產黨是左派還是右派不談，民建聯只懂向基層市民派餅派米，給阿公阿婆小恩小惠，卻在大政策上左搖右擺，跟財團利益眉來眼去，與左派沾不上一丁點的邊。說民建聯是左派，根本就是一個笑話。

從政策主張來說，社民連當然是左派，但他們只算社會民主主義，類同歐洲社會黨，他們頂多提倡縮窄貧富差距、提高福利、全民就業、兩性平權、照顧弱小等等，可以左到哪裏去？社民連要求所有行業實行最低工資，早在亞洲、歐洲，甚至最資本主義的美國都實現了，成為了不同社會體制最基本的要求，說社民連激進，左，有時真的不知道應從何說起。

中產豪宅居民投票給毓民長毛，他們都支持最低工資嗎？都同意通過用稅項再分配財富嗎？這也未必。投票之前，這些最非政治化的中產階級，可能根本無暇細讀社民連的政策主張，他們只把毓民長毛當作icon，認定他們挑戰權貴的氣魄，直言無畏的語言。

雖然是中產，可以住豪宅，但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他們都是官員無能政策混亂的受害者，幾乎日日夜夜都感受到政府向財團傾斜的不公，上街抗議，未必能做到最好效果，用選票把毓民長毛等人送入立法會，對建制造成直接衝擊，「搞吓你，等你冇咁自在」。問題是，我們的曾先生讀得懂這十五萬投給最激進政黨的抗議票，想向他說些甚麼嗎？

二〇〇八年九月十七日

配票

搞了這麼多屆立法會地區直選，市民對香港的選舉制度，都陌生得好像是第一次參加。有某區街坊問：我鍾意對面海嗰個候選人，點解唔可以投佢一票？另一區的中產選民又問：一個區七個議席，點解我只可以投一票，而唔係投七票。

這又難怪香港選民選舉知識的貧乏，我們的立法會選舉制度，幾度變化，曾經是單議席單票制，一鬥一，小選區，投一票，支持一個理想的候選人，簡單清楚。今天變成比例代表制，一個選區六七個議席，候選名單長如水蛇春，但選民只可投一票。即使得到五六萬票，也只有排在頭位才有機會當選，排後面的只是陪襯，這種制度，一個不留神就會容易搞錯。何況，區議會選舉仍是單議席單票的「隻揪隻」，到了立法會就變成七國咁亂的比例代表制，這叫選民一下子怎能適應過來。

有些選民糊裏糊塗，但也有不少精明果斷，為要屬意的候選人當選，如何令手中的一票更有效，他們玩起配票的遊戲來。

所謂配票，通常是響應政黨的呼籲，例如台灣就玩得出神入化，根據出生日期的雙單數，投給不同候選人，又或出生月份的春夏秋冬，令同選區同政黨的候選人都可以當選。如何配票，經過政黨輔選機器的準確計算，加上死忠選民的緊密配合，往往得到神奇效果。

香港政黨不懂配票，黨派之間你爭我奪，也不願配票，結果，選舉變成一個人人告急的大醬缸，搞得忠誠的選民眼花撩亂，不知如何是好。

於是有人在網上發起配票行動，幾十個相識與不相識的網民選民，網上商討在不同選區如何策略性配票，朋友圈子家庭網絡，如何善用手中的選票。我收到讀者電郵，連兄弟姐妹，家人共有十票，在泛民候選人之間如何分配，早就商量好，更妙的是，為保持靈活性，連投票時間都有部署，中午、黃昏、晚上，看清形勢，隨時變陣。結果出來，竟然與他們的自發配票完全脗合。

今次立法會的選舉結果，是選民自發配票有效，還是幸運成分使然，沒有人可以準確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香港有一批關心政治的選民，日趨成熟，開始懂得在關鍵時刻，發揮着關鍵的角色和作用。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日

三聚氰胺的前世今生

這幾星期，香港幾乎人人成了疑似化學家，三聚氰胺琅琅上口，媒體報道鋪天蓋地。但三聚氰胺究竟是甚麼，有何用途，卻沒有多少人可以答得上來。

三聚氰胺是工業原料，用途廣泛，可以用作塗料、阻燃劑等。在中國，最普遍是用作製造碗碟之類家用器皿的原材料。請現在就打開廚櫃，把那些類似塑膠又像陶瓷的碗碟拿出來，查看底部，看看有沒有「Melamine」這個字。Melamine就是三聚氰胺的俗稱，起了一個信達雅的中文名字——美耐皿。

負責任的廠商，都會提出警告：不可放在微波爐使用。因為在高溫下，會釋出毒素，情況會否像喝了毒牛奶一樣，我沒有看過數據和文獻，答不上來。但三聚氰胺這個突然爆發出來的化學名詞，原來早已陪伴我們十多二十年，每天吃飯都與我們的喉舌腸胃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只是我們毫不察覺。

三聚氰胺用來製造碗碟，但從來沒有跟食物沾上任何關係。直至不知甚麼時候，有

人將美耐皿變身，改名換姓，轉了一個與食物有關的名字——蛋白精。

用互聯網搜尋器鍵入「蛋白精」，會得出逾五十萬條目，其中不少是銷售蛋白精的網頁。價錢、型號、化學成分、用途，非常詳盡。網頁還說明如何將蛋白精——三聚氰胺加入動物飼料，如何將飼料的蛋白質成分「提高」400%至600%。

三聚氰胺當然不是蛋白質，但因含氮量非常高，可誤導檢測儀器，以為蛋白質達標。把三聚氰胺混進飼料，動物固然不夠營養，且會破壞膀胱、腎臟等泌尿系統，導致死亡。去年（零七年）三月，美國爆出大量寵物吃了中國製造的貓狗糧集體慘死的驚人新聞，就是三聚氰胺的「傑作」。

不可思議的是，蛋白精是明文禁止摻進飼料的化學品，也三令五申不准售賣，但打開網頁，銷售點分布廣泛，經理姓名銷售電話，寫得明明白白，還毫不避忌地鉅細無遺說明用途。這種中國特色，我們看一百年，也不會看得明白。

把三聚氰胺摻進飼料已夠傷天害理，在內地也發出要嚴禁徹查的指令，政策至今仍然有效，但照例是賊過興兵，禁而不止。現在進一步把這種化學物品摻進嬰兒吃的牛奶，就只能用喪盡天良來形容了。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三日

集體貪婪

內地知名品牌牛奶產品，差不多全部驗出有三聚氰胺，三鹿、蒙牛、伊利、光明無一倖免，內地製造的外國品牌也受牽連，反映出在牛奶摻假，不是一間半間公司、一個半個品牌的問題，而是整個乳業行之已久的潛規則，也不是奶農、奶站負責人的個別做法，而是地方官員、企業高層的集體行為。

數以萬計嬰兒長期飲用有毒奶粉，患上腎石，嚴重的出現腎衰竭，即使能存活下來，也需長期治療，疾病纏繞終身。稚子何辜，為何要承受如此重大不可逆轉的苦難？無法不使人想起失明歌手周雲蓬的吟唱：不要做中國人的孩子！

「腎石嬰兒」的父母怒火沖天，誓要追究到底，接二連三的人禍，國人更多的是無奈與悲嘆。網民將荒謬的現實化作黑色笑話，其中一則是這樣的：企業高層說，奶農摻假，他們要負責。奶農呼冤，不關我們的事，奶是從奶牛身上擠出來的，要問就問奶牛。奶牛憤憤不平，好端端的我們怎會生產毒奶，吃的是草，擠的是奶，肯定是草出了問題。

草聽了，含淚申訴，跟我們有甚麼關係呀，要怪就怪孕育我們的土地吧，是這土地生病了！土地有冤無路訴，氣鼓鼓的，抖動起來，山崩地裂……

在牛奶摻進三聚氰胺來提高蛋白質的讀數，他們不知道對人體有害，更會影響嬰兒的一生嗎？不少行內人都知道。內地牛奶加入的化學品又豈止他們稱為蛋白精的三聚氰胺，還有人造香料、厚稠劑、防腐劑、工業油、抗生素……這是業內的公開秘密。他們說：自己絕對不會飲用中國製造的牛奶，當然也不會毒害他們的孩子。

明知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他們為甚麼都要這樣做？人不禁要問：這些人的良心哪裏去了？貪婪固然是一種解釋。但包括政府和企業在內的整個體系，由上到下，互相包庇，集體播毒，集體作假，經年不絕，沒有人挺身而出，沒有人吹響警號，沒有人厲聲制止，讓禍害繼續蔓延，單單用「貪婪」兩個字就能解釋得了嗎？

一個絕對權力缺乏制衡的體制，一個凡有重大事故就被割喉噤聲的傳媒，再加上一幫貪得無厭的企業主和掌權者，一場無法煞停的災難就這樣發生了。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六日

對民族的未來下毒

中國毒奶事件，有人將之歸咎於「貪婪」，但卻無法解釋這種接二連三喪盡天良、有中國特色的集體犯罪行為。如果簡單的說只因為貪婪，美國華爾街今天發生的金融風暴，投資銀行如骨牌般倒下，也算是貪婪的極致，但這種貪婪，充其量是成年人之間的你爭我奪，殘酷廝殺，導致人家傾家盪產，跳樓自殺，血流成河，但也只局限於成年人之間的互相殘害，禍不及嗷嗷待哺的弱小身軀。

中國式「貪婪」的遺禍就可怕得多了。試想想，當人們把三聚氰胺、防腐藥劑、人造香料、工業用油相繼倒入牛奶之中，然後製成嬰兒飲用的奶粉，那個時候，他們在想些甚麼呢？腦海裏只有大疊大疊白花花的鈔票，還是一個又一個受盡折磨的病軀亡魂？他們都知道，這些牛奶是喝不得的，也不會給自己的小孩喝。但當這些牛奶製成奶粉、餅乾、巧克力、三合一咖啡、熊仔餅……賣到世界各地，誰能保證，沒有一個親朋戚友，沒有一個他們認識的人，會吃了這些有毒的食物而致病致殘？這個可能是自己的孫兒、

兒子女朋友的弟弟，又或最好的同學的女兒？

恕我孤陋寡聞，歷史上有哪個民族，會在嬰兒食物裏，對自己民族的未來下毒？當孩子還在襁褓之中，乳齒還未長齊，連痛都不懂如何分辨的時候，竟橫遭族人毒手，此後一生，都可能背負頑疾，直至終老。這種苦難，我不敢說絕後，但肯定空前，歷史從未有過。我們的土地究竟出了甚麼問題，我們的民族究竟受了甚麼詛咒，竟養出一個又一個殺人狂魔，竟發生一宗又一宗集體謀殺？

「不信上帝的人會無法無天」，這裏指的「上帝」，不一定是基督宗教的上帝，也並非宗教意義上的神，而是泛指信仰、道德、傳統、規範。一般人所說的「過不了良心那一關」、「舉頭三尺有神明」、「做鬼也不會放過你」、「打落十八層地獄」等等，因為良心譴責，因為害怕後果，因為崇敬鬼神，於是對自己的行為有所約制，即使「無法」，也未至於「無天」。

幾十年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中國把宗教剷除了，把道德消滅了，只剩下一個又一個「沒有上帝」的魔頭。

二〇〇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迷你債券

我不是迷你債券的苦主，但我有發言權。

某天到銀行辦事，職員慣性地問你會不會買投資產品，他們的推銷口頭禪是：風險低，好過做定期。我知道他們每天都要完成quota，不好意思拒人千里，願意花一點時間聽聽，也做點資料蒐集。這位客戶主任推銷的，正好就是今天鬧得滿城風雨的迷你債券。

一張彩色印刷的宣傳單張，密密麻麻的字，三年期，美元年息六厘，港元五點幾厘，但招徠的不是靠這些，而是本地上市的六七隻大藍籌。長實、太古、新地……字體印得特別大。

推銷員落足嘴頭：呢隻債券非常穩陣，與定期存款差唔多。債券同呢幾隻大藍籌嘅信貸表現相聯，除非呢啲藍籌全部破產，否則一定冇問題……推銷員一臉自信：你話啦，呢啲藍籌點會破產先……即使真係其中一隻藍籌破產，都唔會全部冇晒，損失只係七分之一，你話穩唔穩陣先……七隻都破產？梗係唔會啦，七隻藍籌全部冧晒？香港都唔掂啦……

推銷員繼續游說：就算香港真係唔掂，啲藍籌全部破產，你睇吓，仲有一隻叫中國主權嘅喺度，中國主權係乜？即係同國家嘅信貸相聯，簡單咁講，係同中國掛鈎。藍籌你可以唔信，中國咁穩陣，你都唔信？你話喇，中國會唔會破產先？有中國擔保，係咪好穩陣先……「中國會唔會破產先？」廿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金牌第一，大國崛起，超英趕美，將中國與破產拉上關係，是天大笑話，簡直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如此有說服力的理據，說着說着，使我幾乎有所動搖。

一念之間，理智戰勝了感情，拿着單張再看一眼，「信貸表現相聯」幾個字引起我們疑惑。「你可唔可以再講清楚，呢啲迷你債券其實係買藍籌公司啲乜嘢呢？可唔可以再講清楚『信貸表現相聯』又係乜嘢意思？」問得太細，推銷員有點招架不住了，口窒窒又重複了剛才同一番說話，但很明顯，連他自己也不知在說些甚麼，說的內容連自己也不明白。

「好穩陣」、「同定期差唔多」、「中國唔會破產」……顯然是推銷訓練的關鍵詞，再問下去，便露了餡兒，無以為繼。

連推銷員都不明白的東西，你會買嗎？轉身而退，避過一劫。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日

「睇住你嚟食」

二三十年前的零售銀行，運作簡單，不外乎提存借貸：定期存款，買樓按揭，抵押借錢，但到了今天，情況愈見複雜。股票買賣還算正當，銀行兼做保險已開始出位，繼之而來的，又叫人買基金、與壽險掛鈎的投資、結構性產品、高風險衍生工具……包羅萬有，目不暇給，眼花撩亂。

每個香港市民或許會有相同的經驗：你進入銀行，無論是做最簡單的支票入帳，又或定期存款，櫃位職員例必會向你推銷最新產品，由最基本的儲蓄保險，到最複雜的基金投資，無論你是否有意，他都會鼓其如簧之舌，說個天花亂墜。

最不道德的，是所謂「睇住你嚟食」。你是熟客，銀行職員在電腦打開你的客戶紀錄，定存、外幣、股票，身家多少進出紀錄一目了然。「阿叔，呢筆定存你已經續了幾年，利息咁低，幾年嚟根本無乜增長，仲畀通脹食晒，係咪好唔抵先？我哋而家有隻新產品，同做定期一樣咁穩陣，擺啄度三年又得，四年又得，唔使點理，都可以攞到五厘

幾息，又保本又冇風險，呢期做埋呢個禮拜就截止，仲有百分之二優惠，兼有金豬仔送……」類似推銷說話，相信每個銀行客戶都聽過。

不少人批評，今天的銀行愈來愈不務正業，這個說法我未必百分百同意，銀行兼營財富管理，業務性質類近，也是無可厚非。但年逾七十的公公婆婆進入銀行，一心只想為棺材本定存續期，從沒想過甚麼撈什子投資，也沒有想過要多賺一厘半厘利息，他們只求穩穩妥妥安度餘生，怎料遇到那位已認識超過十年又信得過的銀行經理，甜言蜜語，對風險毫無認識，一念之間，就掉進萬劫不復之地。

游說客戶投資，在提存櫃位中進行，把複雜的投資機制，輕輕幾句簡簡單單就交代過去，目的明顯就是要人家失掉警覺。如果是另覓一間櫃位，把客人帶到另一處地方，提存借貸與財富管理分隔，正正經經的跟客戶評估風險，討論投資，讓客人清清楚楚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明白把血汗錢放進去可能會有怎樣的後果，這種做法才算比較正路。

但今天的做法，無法不令人認為，銀行的政策，是故意混淆視聽，或多或少有點博懵成分。

二〇〇八年十月五日

《中國傳媒風雲錄》

《自由風自由PHONE》拍檔潘麗瓊是天地圖書主編，給我介紹好書。她拿着天地出版的《中國傳媒風雲錄》，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這本書，你肯定喜歡。潘小姐果然有眼光，目錄已經非常吸引，連續幾天手不釋卷，一口氣把書看完。

《中國傳媒風雲錄》，主編是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總監陳婉瑩，中國傳媒研究計劃主任、《唐山大地震》作者錢鋼。這些年來，港大新傳中心邀請內地有代表性的傳媒人物，作短期研究，留下了不少心得和紀錄。陳婉瑩和錢鋼把十三位內地傳媒風雲人物在港大的演講、對談和文章，輯錄成書。

參與媒體改革轉型的親身經歷，對當前媒體生態的分析，從不同角度，全方位論述內地媒體近三十年來翻天覆地的變化，前瞻獨到。

對中國新聞的改革，他們不是隔岸觀火的旁觀者，而是全程投入的弄潮兒，例如創辦《南方都市報》的程益中，因報道SARS和孫志剛案，得罪權貴，被構陷入獄百多日，

最後無罪獲釋。例如《中國青年報》的李大同和盧躍剛，因《冰點》事件被撤職，《冰點》也一度停刊審查，轟動中外，影響深遠。

例如錢鋼，八九「六四」期間，任職《解放軍報》記者處副處長，向《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發去私人電報：「歷史的榮譽當之無愧屬於你，中國新聞自由的先驅欽本立」，「六四」後受清查，被迫退出現役。經歷和總結，肺腑之言，親自講述，一個有理想有抱負的中國傳媒人，承受的風險，付出的代價，遠超外界想像。

還有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這位傳媒老兵出版的巨著《墓碑——中國60年代大饑荒紀實》，轟動知識界史學界，愈看愈痛。

《南方周末》創辦人左方，將擺脫前蘇聯《真理報》模式為職志，成功突圍。還有《財經》創辦人胡舒立、被視為「六四」黑手的陳子明、擅長新聞訴訟的維權律師浦志強……如果讀者對他們不太熟悉，介紹他們獨特經歷的人物側影，是生動而鮮活的補充。

更值得一提的，是著名歷史學家朱學勤教授的序言，把中國三十年來的「兩場改革」，爬梳得條理分明，讀後豁然開朗。朱教授的序言，絕對不能錯過。

二〇〇八年十月八日

《黑夜中尋找星星》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詩人顧城《一代人》的經典，這裏的黑夜，寫的，可能就是文革十年。

海峽對岸的台灣，兩蔣時代，軍事戒嚴，長夜漫漫，要在黑夜中尋找光明，靠的，可能就是心裏那永不熄滅的星光。

這本書的副題是：「走過戒嚴的資深記者生命史」，寫的是十七位台灣傳媒老兵，在威權體制下生存、掙扎、抗爭、突圍。

由台大新聞研究所，出動二十多位精英策劃採訪的專著，不是浮光掠影，不是港式採訪花絮，而是實實在在，有血有肉的記者生命史。

他們都是從戒嚴時期走過來，為了更自由的言論空間，更開放的思想天地，冒着危險，付出代價。媒體工作者走在第一線，鼓動風潮，造成時勢。社會進步力量後盾支援，衝鋒陷陣，匍伏前進。當權者明白不能逆勢而行，一念之間，終於，軍事戒嚴得以解除，

報禁黨禁得以開放。促成一個民主社會的誕生，媒體工作者堅持信念，有守有為，功不可沒。

讀這本書，有特別感觸。裏面有我認識也採訪過的朋友，例如司馬文武、南方朔、俞國基。台灣解嚴前後，我頻密到台灣採訪，見證這個歷史時刻，這幾位新聞前輩，啟發我對台灣政治的認識和了解。

也有在其他媒體介紹過的人物，今天再細讀他們的經歷。黨外雜誌如何跟審查機關周旋，跟情治單位大玩捉迷藏遊戲。主流媒體的記者如何在文章中「埋地雷」，逃過編輯審查，把重要的信息和觀點，傳給台灣民眾。傳媒老闆如何在狹縫中保護難得的人才，鬆緊交替，妥協裏又見堅持，窺見跟威權統治者如何打交道的藝術。

我建議把《黑夜中尋找星星》和《中國傳媒風雲錄》一起閱讀，比較兩岸的傳媒生態政治環境，會有更大的得着。幾十年的前仆後繼，台灣成功了，終於取得充分的新聞言論自由，中國內地的同行們，在他們的堅持下，雖然只有寸進，也屬難能可貴。我也建議香港仍然有理想有願景的新聞工作者細讀這兩本書，跟香港目前的處境對照，我們應該何去何從？我更建議香港電台的同事精讀每一個人物每一個故事，學懂關鍵時刻，應該拍案而起。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一日

共犯

雷曼迷債苦主，當中有不少都是七老八十、目不識丁的長者。一生勞碌，省吃儉用，剩下幾十萬棺材本，連一絲一毫的風險都不敢冒，只懂年年月月把錢存在定期，賺它一厘兩厘微薄利息，連股票是甚麼都一竅不通，未看過一眼，遑論那撈什子像玩魔術般呃神騙鬼的衍生工具。

始終無法明白，銀行客戶經理跟那些長者老街坊認識十多廿年了，亦明白老人家的那些是救命錢，竟然「唔熟唔食」，誤導他們，忍心把毒債推銷給孤立無依的長者？

一位自稱推銷迷債的銀行職員陳女士來電烽煙，語帶不忿，怒氣沖沖：「成日話我哋誤導啲客，我向佢哋解釋得好清楚，佢哋亦知道自己買啲乜嘢，又簽埋名，到依家未有一個客嚟投訴，你不能一竹篙打晒一船人，話我哋做錯晒！」

這位陳女士也有一定道理，當然不是所有推銷員都誤導，也不是所有投資者都不知自己買了甚麼。問題是，確實有些長者，根本不適宜承受如此巨大的投資風險，但推銷

員卻說迷債跟定期存款沒有甚麼分別，給誤導了，中了陷阱，這種情況普遍存在，當局就不能不正視。

既然陳女士強調向客人「解釋得好清楚」，她解釋了甚麼呢？迷債冷知識問答時間。「請問你知唔知，迷債其中一種抵押品叫CDO，係乜嘢嚟？」「係一啲債務證券。」「可唔可以講多啲，點樣運作？」「詳情我真係唔知。」「有冇解釋畀個客知？」「冇解釋，因為解咗都未必明。」「咁你自己明唔明？」「我哋係分銷商嚟啫。」「你都唔明，就賣嘢畀人，咁個客知唔知自己買咗乜嘢呢？」「你知唔知，個出品人係名牌……」迷信名牌，即使把真金白銀放進去，就完全不用理會如何運作嗎？這位起初理直氣壯的推銷員，被連番追問，不能不軟化下來。

迷債內的抵押品如何運作，有本地銀行大班作了仔細研究，無法看得明白，決定絕不沾手。但有些銀行卻唯利是圖，為了豐厚佣金，發動大規模全天候推銷，連年老無依的長者都不放過。如果毒債的出品人是主謀，銀行主管就是罪行的同謀，而在前線推銷的銀行職員，就是共犯。如果有罪，參與的人，統統逃不了罪責。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四日

主謀

立法會就迷債風暴開會，財金官員輪番接受質詢，金句連場，精彩萬分。學校公民教育不愁沒有題材，老師可以把會議剪輯成四十五分鐘的片段，在課堂播出，學生可了解迷債風暴的來龍去脈，包保看得過癮。

看完整個會議，對迷債風暴為何爆發，可思過半。簡單的總結是：金管不管，證監不監，權力傲慢，自以為是。就是這種撒手不管的金融政策，唯我獨尊的官僚態度，把老百姓百億計的血汗錢，一下子人間蒸發。

財金官員說，對各金融機構推出層出不窮五花百門的投資產品，當局可以管的不多，只定下了「披露為本」監管要求。甚麼是「披露為本」？賣甚麼，風險有多高，只要明明白白寫在說明書裏，一切就萬事大吉，可以過關，因為早已事先聲明，日後蝕個精光，甚至蝕入肉，都與人無尤。用相同的邏輯，賣的東西，只需講明有毒，而你明知有毒都要買，食後中毒，只能閣下自理。

迷你債券明明不是債券，但用了「債券」的名稱，這是否誤導？證監會行政總監韋奕禮的回應是：「迷你債券」只是個品牌名稱，沒有人會只根據名稱而購買。這是典型的官僚卸責邏輯，沒有做好本分，沒有把好關，卻將所有責任推到投資者身上。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的「先知先覺」論也令人發笑。幾年前已發現迷債風險，寫了文章，作出呼籲，但沒有點名，亦不能叫停，能否在字裏行間領悟箇中真諦，霧裏看花，明白也好，不明也罷，要看投資者的造化和慧根。

早已發現銀行有違規的銷售行為，警告的警告，檢控的檢控，處分的處分，但卻沒有拉響警報，沒有讓普羅投資者知所警惕，這算是哪門子的監管角色？

就像一個大廈看更，見到某單位冒煙發出火光，不馬上報警，還輕描淡寫地天南地北，說甚麼夜觀星象合該有事，住客不以為意，以為他精神錯亂。到大火蔓延，慘劇鑄成，看更竟理直氣壯的跳出來說：早已警告過了，你們不聽而已，這個看更的命運將會如何，不說自明。

本以為推出迷債的發行商，才是這風暴的主謀，但今天看來，明明看到投資者將會墮入深淵，卻視而不見的監管者，比主謀更罪大惡極。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七日

阿婆的紙皮

無論你在香港政經中心的中環，新界北區的元朗，還是最貧困的觀塘、深水埗，不少人都親眼目睹過這樣的一幕：六七十歲的婆婆，弓腰駝背，吃力地從街的那一頭，連奔帶走，闖過紅燈，跑到路的那一端，為的是快人一步，拾到那掉在路邊的一塊紙皮，撿着剛放入垃圾桶只值幾分錢的汽水罐。

婆婆將十個八個汽水罐倒在地上，老了，氣力不夠了，雙手扶着路邊的燈柱，借着力，才能把汽水罐用腳踩逐個踩扁。婆婆彎着腰，把拾獲的紙皮逐張疊齊，用繩綁好，用盡力，喘着氣，連拉帶拖的到了街角的回收站。

拾荒的人愈來愈年輕，競爭愈來愈激烈，紙皮汽水罐也愈來愈不值錢了。起早摸黑，筋疲力竭，才可掙得一角幾毫，僅夠婆婆買點菜頭菜尾，或是幾尾爛掉的腥魚，幾乎可以被風吹走的幾片豬肉。婆婆拿着她一天辛勞的成果，雖然累，但還是心滿意足。

看到這種景況，我都會心頭一緊，充滿酸楚，香港早已與發達經濟體並駕齊驅，人

均收入也已超過西歐國家的水平。我們每天在自誇香港是甚麼國際金融中心，璀璨奪目的幻彩夜色如何冠絕亞洲，但打開這件華美的大衣，裏面卻滿布蝨子，千瘡百孔，令人心寒，也感到可恥。

婆婆今年剛滿六十八歲，年輕時打住家工，事頭對她不錯，儲了些錢。當年沒有迷你債券，算是保住老本，剩下二十多萬。婆婆不敢亂動這筆養老金棺材本，生怕有甚麼頭暈身熱，作為應急之用。省吃儉用，一分一毫也計過度過，不管夠與不夠，二十多萬，她希望可以吃到百年歸老。

就是因為這筆老本，超過了十六萬九千元的資產限額，每月六百二十五元的生果金沒資格拿。唯有咬緊牙關，等了三年，還有兩年，到七十歲，到時免資產審查，就可拿到高額的七百零五元。少拾幾塊紙皮幾個汽水罐，勉強夠吃，也就算了。

誰料曾特首給她一個晴天霹靂，生果金或可加到一千元，但要資產審查（除了已領生果金的長者），到婆婆剛夠年齡，可能又因資產審查而白等五年，再次陷入失望。

婆婆繼續邊走邊拾紙皮，不知是因為眼疾還是激動，雙眼噙着淚水，喃喃自言，咒罵管治者的涼薄、不義、不公……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日

「敬老」還是「養老」？

特首曾先生在不同場合，拚命用各種說詞解釋生果金政策。他說，生果金的性質已經改變，以前是「敬老」，因此可以人人有分，今天，生果金是長者的生活費，變成「養老」，因此要引入資產和入息審查。

曾特首這個邏輯非常怪異，在施政報告發表時聽過，摸不着頭腦。在記者會和電視論壇再聽，愈聽愈糊塗。然後在烽煙節目、《香港家書》再聽一次，仍然無法明白由「敬老」變成「養老」，跟要引入「審查」之間的邏輯關係。

生果金的初衷，本是敬老，是回饋長者對香港的貢獻。但相當一部分長者，卻長期依靠區區六、七百元生果金，過着僅夠餬口朝不保夕的生活，這是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恥辱，說明我們的退休制度、老人政策是如此的荒謬和粗疏，甚至比第三世界還要不如。

長者要靠生果金過活，顯示了香港的退休制度出了嚴重問題，但曾特首非但沒有正視，卻借坊間增加生果金到一千元的訴求，突然宣布生果金的性質已經改變，由「敬老」

變成「養老」，硬生生的引入資產審查，進而剝奪長者一直取得的權利。

即使生果金的性質真的改變了，主要的作用是「養老」，但一千元可以做些甚麼？一千元連高官們一頓飯也不夠，如果吃得豐富一點，飲一瓶中價紅酒，一千元肯定不足以埋單。一千元，可以買兩張位置稍好一點的演唱會門票，如果是外國紅星懷舊巡迴演唱，一張門票，已超過一千元的價錢。

一千元一個月，每天三十元多一點，在一個茶餐廳的早餐也要超過二十元的今天，特首先生，三十元可以如何養老呢？可以吃早餐還是買晚餐？可以看醫生還是買藥油？夠交煤氣費還是電燈費？

如果生果金已經變成養老金，因而要引入資產和入息審查，那麼，特首先生，一千元夠養老嗎，一千元夠生活嗎？特首先生，你說贊成把生果金提高至一千元，將一千元變成養老金，在你的心目中，為香港作了長期貢獻的老人家，晚年應該過着一種怎樣的生活？

請不要再在「敬老」還是「養老」，七百零五元還是一千元的問題上糾纏了，特首先生，請正視長者貧困問題，為他們的晚年，制定一個有尊嚴的退休制度，才是當務之急。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

「女教師」

《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及《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去年（零七年）被淫審處裁定為不雅物品，擾攘經年，終獲平反。淫審制度長期漏洞百出、違反常理，若不徹底改革，此類打壓觀念探討言論自由的國際笑話，只會層出不窮，愈來愈多。

這場風波算是暫告一段落，但另一個國際笑話卻在醞釀中。幾星期前，商務及經濟發展局推出淫審條例諮詢文件，由新科副局長蘇錦樑擔正大旗。蘇副局長的第一份功課，恐防有失，局方聘請了公關公司制訂策略，邀約傳媒人出席飯局，講解游說。

如何界定淫褻不雅，審裁機制怎樣改革，固然應該透徹討論，但當這些觀念還未搞清楚，諮詢文件又提出另一個極度爭議的創舉：「立法強制互聯網供應商提供過濾服務，把不適合兒童及青少年瀏覽的網頁濾除……不良網頁名單亦可以自動更新，方便使用者。」如何制訂和更新不良網頁名單，蘇副局長說可參考外國做法。哪個外國是怎樣做，他沒有說明，我不得而知，但香港互聯網生態如何，我認為蘇錦樑先生有責任知道。

根據一份本地愛國報章的報道內容，我在搜尋器鍵入「女教師」，彈出了五百多萬項查詢結果，相當部分是色情網頁。再搜尋圖片部分，發現七八成是沒有穿衣服或穿很少衣服的。再鍵入「女學生」或「學生妹」，一百萬項結果，乖乖不得了，幾乎百分百都是色情資訊。

所謂過濾軟件，無非用「關鍵詞」，眾所周知的成人網頁、色情雜誌等，簡單清楚。又例如以「sex」、「性」做生招牌的網站，當然也不費吹灰，手到拿來。

但互聯網的特質，就是千奇百怪，其變化多端，比孫悟空還要厲害。

外國「關鍵詞」資料庫裏，有「女教師」、「學生妹」嗎？沒有，加進去過濾就是了。如果真的加了進去，那麼，「香港女教師協會」豈不變成了網頁黑名單？殺錯良網不能只是一笑置之，這與資訊流通的自由有莫大關係。

今天把「女教師」、「學生妹」變成黑名單，他日發現「空中小姐」、「女護士」也是色情網頁，是不是也放進黑名單呢？這份厚如電話簿的黑名單，不就是徹頭徹尾的國際笑話嗎？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六日

「女*教*師」

淫審條例諮詢，建議立法強制互聯網供應商提供過濾軟件，把不良網頁濾除，在網絡世界引起強烈批判，視為打壓言論自由的「網絡廿三條」。我曾提出：誰人有權決定網絡上我們不可以看甚麼？制訂這份黑名單有何標準？增刪的機制如何？是否要成立一個網絡審查委員會，舉手表決，這個網頁有不良資訊，因此要納入黑名單，那個網頁已改過從良，要剔出黑名單之外。

諮詢文件完全沒有觸及，蘇錦樑副局長只是重複又重複強調政府還未定案，沒有詳加解釋，網民的疑慮無法釋除，反對聲浪也愈趨激烈。

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過濾方法根本完全行不通。內地有十萬網警，花費數以十億人民幣建立了「金盾工程」，用「關鍵字」，嚴密監視和過濾網上的「不良資訊」，雖然的確過濾了諸如「法輪功」、「六四」、「藏獨」等政治敏感網頁和博客內容，但聰明的中國網民，早就懂得用火星文，用拼音簡稱，或用人人都看得懂的其他符號

來逃過審查，而且也非常成功。

例如「法輪功」變成「FLG」，「六四」變成「six*four」，「藏獨」變成「藏**獨」或「藏毒」，都有機會逃過十萬網警金盾工程的過濾和審查，成功與網民群眾見面，也不會隱晦得讓人不知道在說甚麼。

同樣道理，即使香港今天疲於奔命地把「女教師」、「學生妹」等關鍵詞納入名單，黑白不分的全都過濾，明天他們把「女教師」改成「女*教*師」，「學生妹」變成「學**生**妹」，關鍵詞過濾機制馬上失靈，不良網頁仍可相安無事地呈現在有需要的網民面前。

蘇錦樑副局長必須明白，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成功攔截網上的所謂不良資訊。網上世界，有如無邊無際的宇宙銀河，而且不斷繁衍和擴大，用堵截的方法阻擋所謂不良資訊，即使動用中國內地如此龐大的人力物力，最後都只能是徒勞無功。

不要以為把疑似不良的關鍵詞不斷更新就萬事大吉，「女教師」是色情網頁，「男教師」也有，如果鍵入「同志」，當然會有同志裸照，也找到胡錦濤同志、溫家寶同志，如果一律過濾掉，試問，同志們，愛國主義教育如何推行？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只能做不能看

為防止十八歲以下人士登入不良網頁，淫審條例諮詢文件提議，要核實瀏覽人士年齡的真偽，規定先輸入信用卡資料，確保已滿十八歲。單憑常識判斷，就知道提議如何荒謬可笑，暴露了官員們對網上生態的無知，對網絡知識的貧乏。

網絡是無邊無際的宇宙，最大特點是不具名，「在電腦另一端跟你對話的，其實可能只是一條狗」，稍有網絡知識的人，都會明白這是常態，根本毋須大驚小怪。睇鹹網的人，都是夜闌人靜，獨處一室，滿足自己的欲望，即使年齡已夠十八，誰會願意將私人資料留下，敲鑼打鼓的告訴全世界，我在此，我來了。如果這個人真的願意這樣做，我懷疑他的神經是否正常。

問題的關鍵不止這些，而在於所謂分級制。香港的分級制，無論是電影、書刊、網媒，或是其他一切物品，都以十八歲劃線。屬於「不雅」的，十八歲以上的才能觀看閱覽，十八歲以下的兒童和青少年，需要受到保護，一律不准進入，又或包膠袋才可出售。

十八歲這條線如何劃出來，根據甚麼標準制訂，大家不甚了了，一直沒有人認真討論。人們可能認為，十八歲才算成年，十八歲以上才夠資格看不雅物品，規定完全合理。

根據香港法例，合法性交的年齡是十六歲，但批准閱覽不雅資訊的年齡卻是兩年後的十八歲。可以做了，卻不准看。做就合法，看就違規。可以明刀明槍的享受肉體的歡愉，但眼睛的刺激卻是犯法的。這等於未夠十八歲，只能關上燈，在漆黑一片裏摸索，因為燈亮了，看見了對方的身體，等於接觸到不雅的資訊，對不起，你犯法了。

整份淫審條例諮詢文件，對如此荒謬的現象，一點也沒有觸及，只在現有的架構下，作出小修小補。

例如參考電影分級制，將物品評級，再細分為IIA和IIB，沒有面對問題的癥結，一點也無濟於事。

甚麼才算淫褻，如何才叫不雅，其實是個深奧的哲學問題，也隨着社會的進退和搖擺，每天都在改變。特區官僚們沒有藉着淫審條例的諮詢，發動社會討論這個哲學問題，只在具體運作上修下補，是他們沒有這個能力？還是他們的知識和視野，根本無法應付如此複雜的哲學問題？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一日

如此大學校長

隨着《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不雅」指控獲得平反，擾攘經年的風波，應該告一段落。往後的時間，社會應就淫審制度的諮詢，踴躍發表意見，為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進一步掃清障礙。

年前風波初起，有道德原教旨主義者向淫審處投訴，中大校方大為緊張，認為這是一起損害校譽的嚴重事件，第一時間向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全體成員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信，首先是跟同學徹底切割，撇清關係：「《中大學生報》是次行為純屬出版委員會之舉，全體成員必須承擔責任。」然後是未審先判，淫審處未有裁決，大學的紀律委員會搶着定論：「《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內容不雅，超出社會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線，令人不安。」「有關刊物影響其他中大同學的利益，並損害校譽。」再來是關門打仔，署理教務長吳樹培向「《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各成員給予嚴重警告」。並勒令「立即停止出版載有不雅及粗鄙內容的刊物，或分發該等刊物。大學亦將禁止該等刊物在校園內發

布」。

但甚麼叫做不雅，如何才算粗鄙，校方沒有給出任何定義，其粗疏淺陋，比高院法官批評的淫審處還要不如。禁止出版、分發和發布，嚴重違反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也沒有上訴機制，比解嚴前的台灣警總，今天內地的中宣部，其手段之粗暴，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法官為《中大學生報》平反，「情色版」並非「不雅」，中大校方對於年前對「情色版」的結論，對學生報同學的嚴重警告，總得應該有個清楚的交代，總要有個明確的說法吧！但學生要求，校友回響，大學袞袞諸公，卻完全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一天，劉遵義校長給傳媒記者逮個正着，記者問，《中大學生報》洗脫「不雅」罪名，校方會否收回警告信，並向學生道歉。劉大校長輕描淡寫，形容發信只是「小事一樁」：「學校無記錄在案，老早就結束咗單案啦。」劉也拒絕與現任編採人員會面：「仲有乜嘢好傾！」看到如此大學校長的態度和嘴臉，我這個畢業了四分一世紀的校友，只想起一個字：「恥」。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

如此大學校長

隨着《明報》副刊〈星期日生活〉和《中大學生報》「情色版」的「不雅」指控獲得平反，擾攘經年的風波，應該告一段落。往後的時間，社會應就淫審制度的諮詢，踴躍發表意見，為言論自由和表達自由，進一步掃清障礙。

年前風波初起，有道德原教旨主義者向淫審處投訴，中大校方大為緊張，認為這是一起損害校譽的嚴重事件，第一時間向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全體成員發出措辭嚴厲的警告信，首先是跟同學徹底切割，撇清關係：「《中大學生報》是次行為純屬出版委員會之舉，全體成員必須承擔責任。」然後是未審先判，淫審處未有裁決，大學的紀律委員會搶着定論：「《中大學生報》情色版內容不雅，超出社會可以接受的道德底線，令人不安。」「有關刊物影響其他中大同學的利益，並損害校譽。」再來是關門打仔，署理教務長吳樹培向「《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各成員給予嚴重警告」。並勒令「立即停止出版載有不雅及粗鄙內容的刊物，或分發該等刊物。大學亦將禁止該等刊物在校園內發

布」。

但甚麼叫做不雅，如何才算粗鄙，校方沒有給出任何定義，其粗疏淺陋，比高院法官批評的淫審處還要不如。禁止出版、分發和發布，嚴重違反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沒有給出任何理由，也沒有上訴機制，比解嚴前的台灣警總，今天內地的中宣部，其手段之粗暴，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天，法官為《中大學生報》平反，「情色版」並非「不雅」，中大校方對於年前對「情色版」的結論，對學生報同學的嚴重警告，總得應該有個清楚的交代，總要有個明確的說法吧！但學生要求，校友回響，大學袞袞諸公，卻完全充耳不聞，視而不見。

一天，劉遵義校長給傳媒記者逮個正着，記者問，《中大學生報》洗脫「不雅」罪名，校方會否收回警告信，並向學生道歉。劉大校長輕描淡寫，形容發信只是「小事一樁」：「學校無記錄在案，老早就結束咗單案啦。」劉也拒絕與現任編採人員會面：「仲有乜嘢好傾！」看到如此大學校長的態度和嘴臉，我這個畢業了四分一世紀的校友，只想起一個字：「恥」。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

黑白是非

「對人可寬容一點，但對事就必須嚴謹，一個人不可以無是非之分；尤其是作為教育機構，更不可以無是非之分。」去年（零七年）《中大學生報》「情色版」遭到投訴，淫審處還未正式評級，中大校方就急不及待去信嚴厲警告學生報出版委員會，處理手法，遭受各方抨擊。後來，「情色版」暫評「不雅」，校董會討論，校方以進入司法程序為由，暫緩處分學生。上面這番金石良言，是校長劉遵義會後向媒體說的。

做人不可無對錯觀念，作為一家大學，更不可無是非之分，這番放諸四海皆準的肺腑之言，相信沒多少人會反對，但問題是，劉校長有否身體力行，是否講得出做得到。

事件發生之初，校方第一時間發出警告信，與「情色版」劃清界線，然後未審先判，再來是關門打仔，築起又厚又高的防火牆，阻止「災情」向校方蔓延。後來，校務委員會又以原學生報總編輯退學，事件與新總編輯無關為理由，決定不予追究，將事件匆匆作結。

今天，法官已平反「情色版」的「不雅」指控，儘管有人不服，指僅為「技術性平反」，但無論如何，「情色版」風波卻仍留下一條長長的尾巴：當初校方對學生報出版委員會全體成員發出的警告信，是否仍然有效？有否需要收回？這黑白是非的問題，總不能含糊其辭，總得有個清楚的說法。

如果校方認為學校對「不雅」的標準與法律不一致，大可堅持警告信的內容，一字一句仍然有效，但必須將學校的理據，拿出來在校園，在社會公開討論，讓真理愈辯愈明。如果校方認為，警告信發得太早了，發錯了，既然「情色版」不再「不雅」，校方應跟隨法律的判決，收回警告信，並向受影響的同學致歉。

劉遵義校長，大學是思辨講理的地方，是民主交流的平台，而不是上尊下卑，君君臣臣的權力機構。

劉校長，向學生發出警告當然不是「小事一樁」，因為這實實在在影響着學生的清譽和前途，你可否對學生的清譽和前途「嚴謹一些」。

「單案結束咗」也不是避談的藉口，因為作為一個人，作為大學校長，作為教育機構，更「不可以無是非之分」。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七日

黑人總統

奧巴馬當選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坊間湧現各種不同的解讀，主流說法是，奧巴馬圓了馬丁•路德•金的夢，打破了黑人宿命，跨過了種族藩籬，使美國實實在在的成為了一個不計膚色只問才能的種族大熔爐。

回顧歷史，這種說法也不無道理。美國內戰後，廢除黑奴制度，但種族平等仍遙不可及。種族歧視，民怨沸騰，瀕臨爆發。上世紀五十年代，黑人女工不肯服從公共汽車黑白分座的法律，被拘坐牢。黑人青年闖入白人酒吧，拒絕離開，引發衝突。黑人學生報讀白人大學，白人州長站在學校門口，阻止有色學生進入校門。馬丁•路德•金發動風起雲湧的黑人民權運動，造就了美國《民權法》的誕生。

《民權法》當然不是萬應靈丹，種族歧視不容於法律和政策層面，仍潛藏在不少白人的骨子裏。在奧巴馬當選總統的勝利集會上，電視鏡頭拍到一位淚流滿面的黑人，他是美國民權領袖傑西•傑克遜牧師，是馬丁•路德•金的追隨者，曾最少兩次角逐民主

黨的總統提名，但連初選的門檻也跨不過。傑克遜在集會上聽着奧巴馬激動人心的演說：Yes We Can，百般滋味，泣不成聲。

對奧巴馬當選，也有完全不同的分析。傳統上，民主黨吸引的是黑人、拉美裔的選票，今次更多少數族裔選民都投給奧巴馬，是因為這位總統候選人的膚色，符合選舉結果。而票站調查顯示，有高達四成半的白人也投了奧巴馬一票，使他壓倒性當選，又是甚麼原因呢？

有一種分析是：競選策略成功，因為奧巴馬從不突顯其黑人身分。

另一種說法是，奧巴馬根本不是一個典型的美國黑人，不是因為他是黑白混血，也不是因為生父來自非洲肯尼亞而不是美國黑奴的後代，而是他的思想形態，奧巴馬只是一個黑皮膚的白人，黑皮白心，是有着白人主流思想的黑人精英。奧巴馬的出身背景、成長經歷，與美國典型黑人沒有太多交集，根本毫不明白黑人兄弟的苦難，正正因為奧巴馬not black enough（不夠黑），主流白人社會才放心讓他當總統。

美國種族問題之複雜，萬里以外的香港固然難以理解，住在唐人街幾十年的金山阿伯，又何嘗不然。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日

失禮街坊

金山阿伯移民美國幾十年，一直住在唐人街。美國人選總統，他卻回港探親。聽到電台討論美國產生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忍不住「烽煙」發表偉論。

「我有投票權，但兩個都冇投。」阿伯以專家口吻說：「本來我想投希拉莉，但佢輸咗俾嗰個黑人。唔會投票畀黑人，我唔想黑人做總統。」

他三番四次「嗰個黑人」，鄙夷得連名字都不想叫。「我住喺唐人街，啲黑人成日用暴力對待我哋亞洲人，今次選咗佢哋阿頭做總統，呢班黑人嘅氣焰豈不是更加囂張，更加會用暴力對待我哋！」根據金山阿伯的邏輯思考，還以為他們選的是黑社會而不是美國總統。我極有耐性地跟阿伯分析種族、社經地位跟犯罪率的關係等顯淺道理，但始終插不上嘴。

金山阿伯的言論當然有人附和。本地師奶跟着說：「我唔明白，美國咁多人才，好選唔選，點解會選個黑人嚟做總統。」「我個女喺外國生活過，佢話畀我聽，啲黑人真

係好衰㗎，有次喺車站追住我個女，嚇到佢失魂……點可以選個黑人做總統㗎！」

金山阿伯和本地師奶或許沒有受過高等教育，只憑直覺。但一位在外國名牌大學畢業的本地名媛，都說擔心「黑人做總統，美國會大亂」。

美國的華人黑幫也相當猖獗，以手段狠辣聞名，槍擊打劫，殺人全家，時有所聞。小布殊找華裔的趙小蘭當勞工部長，按照阿伯、師奶和名媛的邏輯，美國人應該擔心，趙部長會跟華青幫勾結，大量輸入華人黑工，搶走合法居民的飯碗。

如果一天，華人有幸當上總統，受過華人黑幫嘍囉暴力傷害的美國白人黑人、拉丁族裔豈不嘩然：「不得了，佢哋阿頭做咗總統，華人黑幫嘅態度將會更加囂張！」「華人做總統，美國肯定會大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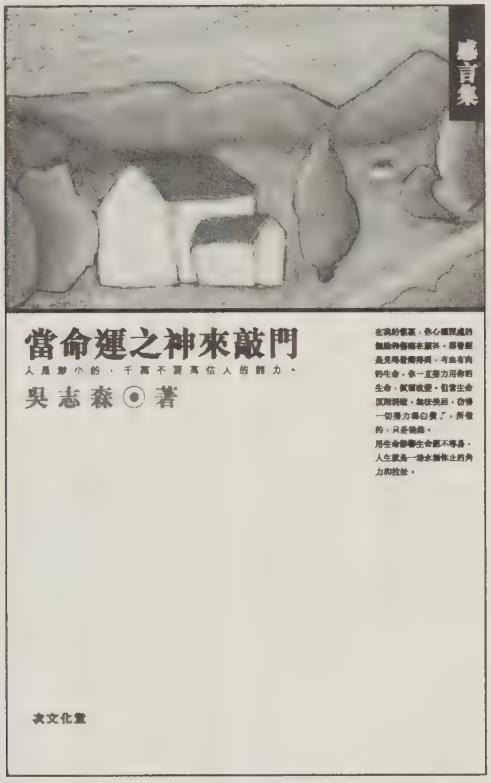
種族歧視種族偏見從何而來，既簡單又複雜，一點親身經歷，加上道聽途說，然後一哄而起齊聲附和，觀念一代傳一代，根深柢固，就像千年污跡，鏟也鏟不掉。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中國人種族歧視傳統，深在骨髓裏血液中。但寧俾人知，莫俾人見，公開面不紅心不跳的大大聲講出來，在這個號稱亞洲國際都會裏，始終讓人有失禮街坊的感覺。

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補購

吳志森◎感言集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人是渺小的，
千萬不要高估人的能力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___ 本（每本港幣 52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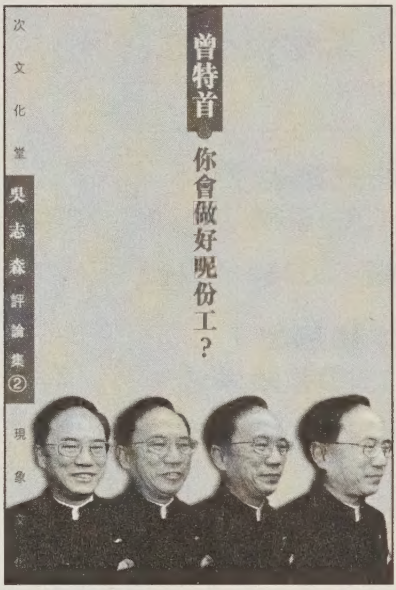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吳志森◎敢言集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寫在曾先生還未腳痛前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___ 本（每本港幣 48 元）（連郵費）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___ 本（每本港幣 56 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天堂沒有豆腐渣

購買地點：.....**區**.....**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吳志森作品

《曾先生，你吹甚麼口哨？》

《曾爵士，你是中國人嗎？》

《曾特首，你會做好呢份工？》

《當命運之神來敲門》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天堂沒有豆腐渣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8569221 8

- 香[illegible]媽媽，跟他們的兒子女兒，住在同一個房子裏，朝夕相對。青春[illegible]蒙分泌到一個程度，突然在某一天，門，不知怎的，就這樣嚴[illegible]了。

- 沒[illegible]育女，人生總有所缺失。沒經歷過，很難明白箇中真意。無論是男是女，起碼要生兩個，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對比，領略造物主的奇妙安排。

- 一千天，是多長的日子？一千天，對不少人來說，是人生關鍵，是命運轉折。一千天，對更多人來說，只是生命瞬間，是人生長河裏最普通不過想也想不來的日子。

- 我們為四川大地震死難的同胞哀慟，為逝去孩子的母親難過。這幾十年來，有多少生命冤死在這不合理的體制中。讓我們用燭光悼念冤死的亡魂，讓公義早點來到這不堪的人間。

——吳志森

www.subculture.com.hk
ISBN :978-962-992-201-6
70
9 789629 922016

次文化
普及文化
時代見証

SCB 487 $70
ISBN : 978-962-992-201-6
Printed in Hong Kong

：原秋白